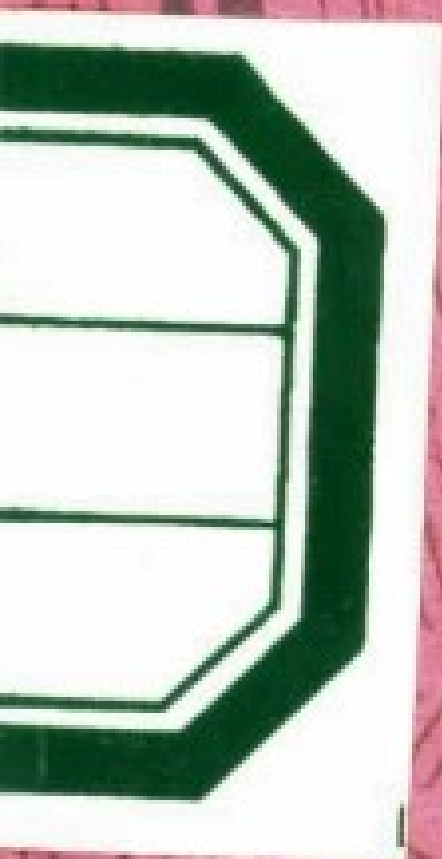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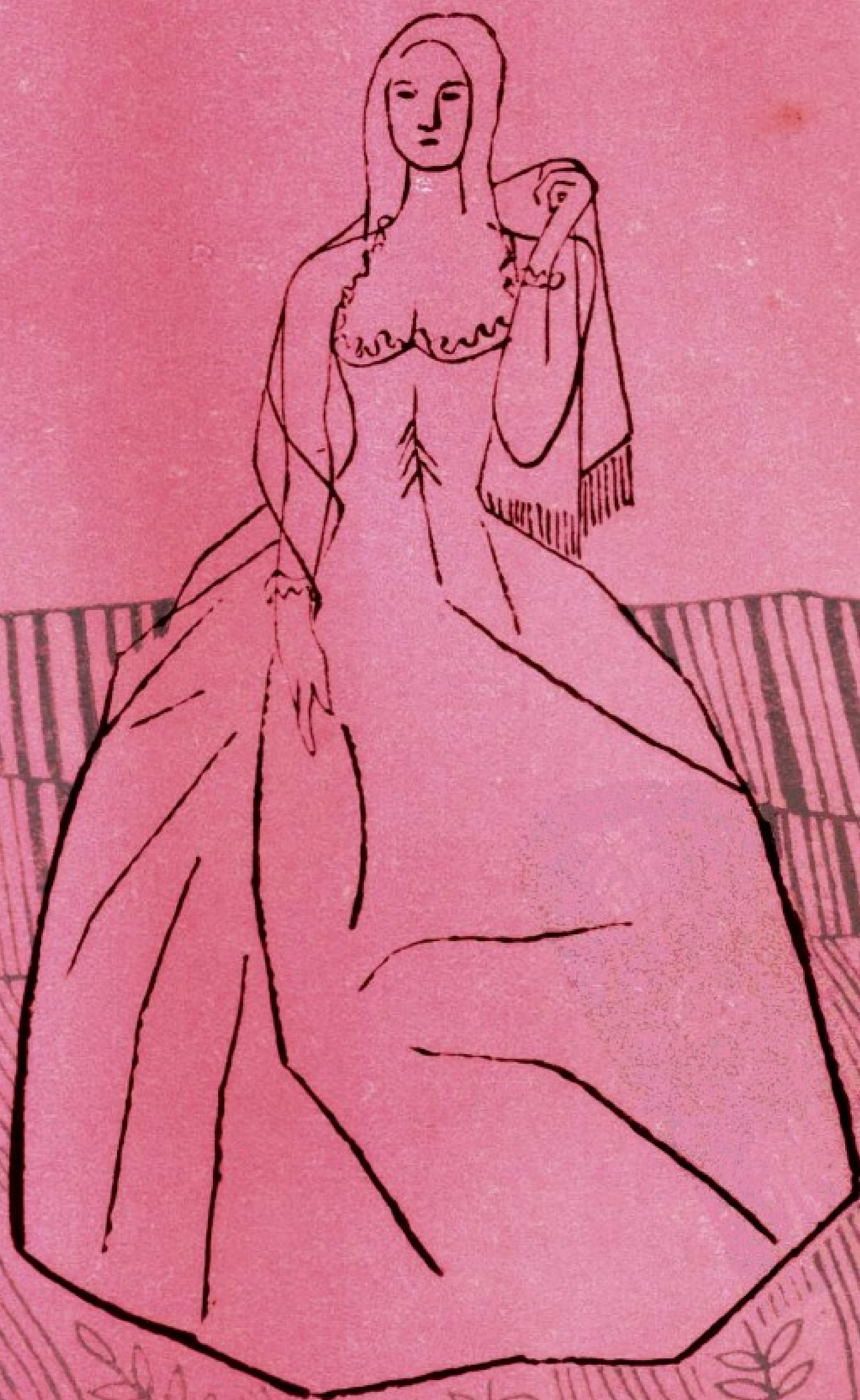


高个儿 胡安妮塔

巴莱拉 著



高个儿 胡安妮塔

〔西班牙〕巴莱拉 著

顾文波 译

李德明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新学社
PDG

Juan Valera
Juanita La Larga

本书根据 Editorial Porrúa, S. A.
México, 1978 年版译出

高个儿胡安妮塔
(西班牙) 巴莱拉 著
顾文波 译
李德明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73,000
1987 年 2 月第 1 版 198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7,000 册

书号: 10188·698 定价: 1.40 元

我的一个朋友，新近当选为议员，他的姓名我不便在此披露。此人对自己的选区，特别是对他势力最雄厚的那个地方，尤感满意。现在，我们不妨把这个地方称作快乐镇。这个镇在安达卢西亚，虽然很小，却很富庶，当时委实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肥沃的葡萄园尚没有让葡萄蚜毁掉，生产的醇葡萄酒一运到赫雷斯，立刻便变成远近闻名的雪利酒^①。

快乐镇不是县城，严格地说来，也并非我朋友选区里最重要的镇子。然而，那地方凡是有选举权的人，对一位有权势的选民竟是如此顺从，都一致投赞成票。而且，象常言所说的那样，对一位大人物指定的候选人，都恨不得投出百分之一百零一的赞成票来。既然选民们都无一例外地投赞成票，快乐镇在每次选举中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就不难理解了。

快乐镇的那位大亨名叫堂安德烈斯·鲁维奥。我们的那位朋友对他一向怀有感激之情，常常把他捧得比天还高，并且经常把他当作例证来提：财神并没有瞎眼，对好心人总是给以好报的；不过，财神也不是没有保留的，就是说，它报以的好处绝不超越受益人生活的天地和表现出来的才能。

不消说，假如堂安德烈斯·鲁维奥出生在公元初，又生活在罗马，肯定会成为又一个马可·奥勒留^②或者图拉真^③的；可惜，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又生活在快乐镇，因此，他就只

以能当大亨,或者说,当上快乐镇的恺撒或皇帝而感到心满意足和心安理得了,因为他手下也统治着一个既单纯又庞杂的帝国,臣民心悦诚服地听命于他,敬重他。

不过,更受我们这位新议员赞颂的还是镇上的另外一个人物,这是因为,假若没有这个人物,就显不出堂安德烈斯·鲁维奥那皇帝般的无限权力。正如腓力二世④、路易十四⑤、利奥十世⑥,以及几乎所有赫赫有名的君主都有一名宠臣长期辅佐自己一样,没有这样得力的左臂右膀,他们很可能一无成就,大概也不会为他们的国家赢得霸权。堂安德烈斯也有自己的宠臣,也有在他权力所及的小天地里的俾斯麦⑦或加富尔⑧。这个人便是镇公所的秘书,名叫堂弗朗西斯科·洛佩斯,不过,人们都称呼他堂帕科。

堂帕科时年已经五十三岁,但身子保养得很好,看上去要年轻得多。他身材颀长,虽然干瘦,但健壮而灵敏,没有几根白发,黑黑的胡须修剪得齐齐整整,全身上下干净利落,一双淡蓝色的大眼睛炯炯有神,洁白整齐的槽牙和门牙都稳稳当当地固定在牙床上,一颗也不缺。

堂帕科生性欢快,谈吐诙谐,不过,你听了他那令人发笑的打趣话语后既不会产生恼怒之意,也不会感到受了刺伤。他又是个故事大王,因为他对生活在快乐镇及方圆二十

① 西班牙赫雷斯生产的一种很有名的葡萄酒。

② 马可·奥勒留(121—180),古罗马皇帝。

③ 图拉真(69—117),古罗马皇帝。

④ 腓力二世(1527—1598),西班牙国王。

⑤ 路易十四(1638—1715),法国国王。

⑥ 利奥十世(1475—1521),1518—1521年任罗马教皇。

⑦ 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和德意志帝国宰相。

⑧ 加富尔(1810—1861),撒丁王国首相和意大利王国首相。

里^①之内的各色人等的事情和传闻、爱情纠葛、谁个吉星高照、谁个福禄临门、谁个一贫如洗，都了如指掌。

我们上面谈到了他那讨人喜欢的性格。在办事能力方面，堂帕科更是一把好手，他是名副其实的总管。镇上虽说有两个法学硕士和三个法学博士，然而，他们才疏识浅，或者说，是些没有真本事的草包，人们有事宁可去找堂帕科。堂帕科虽不是科班出身的法学家，但比起法学鼻祖来，其学识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管多么复杂多么重要的官司，他都能帮助别人或亲自起草起诉书、辩护词。法事书记员身材矮胖，他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这个职位的。如果没有堂帕科的指点和帮助，此人连遗嘱、婚约、租契、购销合同、遗产分配一类的文书都不敢动笔草拟。

由堂安德烈斯·鲁维奥推举或提名的镇长和参事，通常都是些粗俗的庄稼汉，他们对堂帕科十分钦佩，言听计从。由于这些人对行政和财务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法律条款都一窍不通，堂帕科便自然成了支配税收和总揽一切的人物了。另外，他还要操心全镇的清洁卫生，负责保护政府的房产和其它公共设施，维护良好的公共秩序，保证肉食、米面、蔬菜和水果的供应。由于他不分尊卑，一视同仁，说话又风趣诙谐，从而菜农和鲜货商贩们对他不但敬重，而且还给他一些好处。糖渍的无花果，鲜嫩的莴苣，可口的青色洋李，馨香的甜瓜，这类因时节而异的礼品，总是随时有人给他送到家中的。

肉铺老板与堂帕科交情深厚。假如有小牛犊摔断了腿而不得不宰掉的话，脑，舌，背脊肉等这些牛身上的精华，不是出

① 指西班牙里，每里相当于5.5公里。

现在堂帕科女儿的餐桌上，便是摆在堂帕科的餐桌上，而决不会落到别人嘴里。关于堂帕科的这位女儿，我们下文要谈到的。

堂帕科具有惊人的活力，而且这种活力远没有减弱的迹象。他靠着身兼多职发迹了。他开始踏上人生道路时一贫如洗，而现在，他拥有多处庄园。与邻镇相毗连的地段的两块耕地，一块是三法内加^①；另一块虽只有一法内加五塞雷敏^②，但由于那地方原来是一片墓地，土质非常肥沃，结出的鹰嘴豆粒大，油多，味道也很鲜美，在全省可说是优质品种了；如果说有可以与它媲美的，那也只有人们赞不绝口的阿尔法尔纳特子弹头一样大小的鹰嘴豆了。堂帕科还拥有一处十五阿兰萨达^③油橄榄园。油橄榄树枝叶繁茂，几乎年年丰收。由于果大肉厚，再加上堂帕科加工油橄榄的技艺高超，据行家们说，他的油橄榄已经胜过了西班牙作家中的佼佼者洛佩·德·维加^④在《两只互为仇敌的猫》中夸了又夸的科尔多瓦味道最鲜美的油橄榄了。

自然，堂帕科还有一处住宅，他现在就住在那里；家里有酒坊，十个卢塞纳上大瓮摆在其间；一座不大的榨房和一个存放着二十多个大小不等的酒桶的酒窖。为了每年都把这些酒瓮酒桶装得满满的，堂帕科种着一块足有六法内加的美丽的葡萄园。尽管这样，采摘葡萄的季节到来时，他往往还得购进一些鲜葡萄汁，或干脆买些生葡萄回家加工。

① 西班牙面积单位，每法内加约合 6,600 平方米。

② 西班牙面积单位，一般每塞雷敏相当于 537 平方米。

③ 西班牙面积单位，相当于 40 至 50 公顷。

④ 维加(1652—1635)，西班牙戏剧家。

堂帕科的住所堪称快乐镇的头等宅第了，宅子里有鸡舍，母鸡成群；瓷砖铺地的庭院里，摆满了栽着罗勒、假叶树、欧卫茅、凤仙、紫茉莉等各种各样鲜花的花盆。

当然，来他家干活——压榨葡萄，倒汁装酒，加工油橄榄——的人和牲口，都是从鸡舍旁的一个小便门进宅的。总而言之，这么一座舒适的深宅大院，假如不是堂帕科独家居住而是租赁出去，每年净收四百里亚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里应该交代清楚，堂帕科在发迹的征途上始终遇有一个可怕的障碍：他对堂安德烈斯·鲁维奥的依附。他始终无法摆脱这种依附；至少应当说，摆脱这种依附是非常困难的。

不管一个人是多么精明强干，也不管他是否真是无所不能，决不会成为缺少不得的人，对此，我是深信不移的，特别是当他屈身于一个说一不二、权力显赫的人物手下，效忠于此人，听任其摆布时，情况更是如此。堂安德烈斯·鲁维奥成就了——我们不妨把这说成是成就吧——堂帕科，那么，他既然可以成就他，当然也就可以毁掉他。一旦真的如此，他也决不会找不到顶替堂帕科的人。假如一个人不能象他那样敏捷高效地处理他所承担的一切事务，无非多找几个人问题也便解决了。

对于自己应该干什么，能渴望得到什么，甚至对堂安德烈斯·鲁维奥应该提防什么，堂帕科的头脑是一清二楚的。正因为这样，后者便总是怀着感激之情，也带着戒备的心理，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为前者效劳，并想方设法讨他的欢心。

不过，堂帕科并不那么担心失去那优越的地位和令人羡慕的宠信，他除了具有卓越的功绩外，身后还有座稳稳当当的靠山。

二

堂帕科已经鳏居二十多年，如今女儿已二十八岁，当年曾是全镇容貌超群的姑娘，现在，她那妙龄，她那容颜，她那尊贵的地位，使得她这位最有权势、最雅致的年轻太太象正午的阳光一样，光照全镇。

十年前，她征服了镇上富有名望的贵族、享有长子权的堂阿尔瓦洛·罗尔丹，并与他结了婚。婚后，她接连生下七个子女，男的活泼壮实，女的象花朵一般。

这位堂阿尔瓦洛，至今仍过着当地显贵们通常过着的那种奢侈豪华的生活。他的住宅在快乐镇来说是最漂亮的，大门装饰得威严壮观，门两旁是壮丽的科林斯式柱头的花岗岩石柱，上面雕有凹纹；正门上方安置着石刻的族徽，族徽上有狮子、狗、单面鼓、船和塔式战车。精通这种大有用场的纹章学的行家们一眼就能明白，这些图案是这个家族源远流长和门第高贵的确凿无疑的标志。

不管什么地方，总有喜欢散布流言蜚言的人，在快乐镇也是如此。有流言说，堂阿尔瓦洛早已债台高筑，有几处好庄园都被他抵了债，而且现在仍然负债累累。我觉得这些说法纯属恶意中伤，这是因为，他生活得仍然很好，谁也看不出他有负债的迹象。他家里雇用了众多的仆人，有的做长工，有的打短工；另外，他爱好打猎，大猎兔狗，小猎兔狗，短腿大耳狗，各

种猎犬一应俱全；还有两个熟练的猎手常常背上黑色的猎枪陪他外出狩猎。

他家里有个小花园，还有一座偌大的鸡舍，而这座鸡舍委实值得炫耀一番，里面不只是圈着母鸡和火鸡，在隔开的栅栏里，还分别饲养着从摩累那山脉带回的鹿和獐子；此外，还用结实的铁链拴着一只顽皮而凶残的巨型猴，那是堂阿尔瓦洛先生的表兄弟、陆军上尉从摩洛哥给他送来的礼物。

堂帕科的女儿，即堂阿尔瓦洛·罗尔丹的心爱的妻子，她名叫堂娜伊内斯，也有好几样嗜好，时不时需要支付昂贵的开销。她穿着华丽而优雅，这在快乐镇是独一无二的；她养着金丝雀、鹦鹉和喜鹊；她嘴馋而挑剔，非上等肉食和最美的蜜饯绝不入口下咽。她家中每年两次制作的巧克力，在整个地区都享有盛名。

堂阿尔瓦洛·罗尔丹每年大半时间不着家，不是外出打野兔石鸡，就是进深山打大动物，或者光顾安达卢西亚境内的热闹集市。这样，堂娜伊内斯就只好守着空房。不过，除了读些正经书之外，这位夫人也有好些消遣度日的方法。

她宠爱女仆塞拉菲娜，把她视为一颗明珠，或者叫做百宝箱。女仆会奏吉他，又会弹琴；唱起歌来，不管是曲调忧伤的普拉耶拉^①，还是欢快的方丹戈^②舞曲，歌喉都跟百灵鸟一样优美。她的脑子是座宝库，是座档案馆，里面储藏各式各样的民歌，有委婉动听的，也有讥刺辛辣的。有些人送给她纯洁的民间缪斯^③的雅号，不过，她对这一雅号并不总是受之无

①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一种民谣。

② 西班牙的一种古典舞曲。

③ 希腊神话中九位文艺和科学女神的统称。

愧的。

请不要因此就认为堂娜伊内斯是个爱听低级下流闲话的女人。不管是头脑里的还是言谈中的，凡有伤大雅的东西，这位严厉的主妇都是掩耳不听的。不过，在那样一座镇子里，总不免要忍受一下这类闲言碎语，除非装作没有听到。堂阿尔瓦洛·罗尔丹本人说话就很不检点，更不用说跟随他左右的那些人了。这里不妨拿一个小伙计作例子。这个小伙计十五岁，是一个姓卡尔沃的庄园监工的儿子。父亲姓卡尔沃，堂阿尔瓦洛家里的人就管他儿子叫小卡尔沃。堂阿尔瓦洛特别喜欢这个伙计，一直把他留在家里哄孩子们玩。为了让大家了解高雅的堂娜伊内斯是怎样经常为粗俗的言行而痛苦，我在这里还是想介绍一下别人告诉我的有关小卡尔沃的一件事。

罗尔丹夫妇的长子还不满两岁的时候，小卡尔沃竟教会他准确地发出了一个三个音节、其中还有个很强的送气音的单词。教育学上的这个胜利可让小卡尔沃心里乐开了花，他象个疯子似地满屋跑着叫喊：

“堂阿尔瓦洛先生，他说得可清楚啦！少爷说得可清楚啦！”

堂娜伊内斯一肚子不高兴，发了火；而堂阿尔瓦洛却比小卡尔沃还要激动，孩子当着他的面说了一遍那个怪词后，他对学生的进步和早熟以及教师的施教有方极力赞扬了一番，而且，作为奖赏，他立即给了小卡尔沃一个面额合四个杜罗的多乌隆。

堂娜伊内斯广博的学识、优雅的谈吐、精细的思维、巨额的家产，都是当地的贵夫人们望尘莫及的，更不用说当地的那

些农家之女了。正因为如此，堂娜伊内斯的女朋友很少。

因此，能够常常陪伴堂娜伊内斯太太排遣寂寞的，就只有大亨堂安德烈斯·鲁维奥了。受到她的亲切款待，看到她的花容月貌，听到她的机敏言词，堂安德烈斯·鲁维奥常常愣着出神，迷恋不舍。

他们的接触自然为那些热衷于诋毁他人的人提供了制造和散布恶言毒语的机会。不过，在这个世界上，又有谁能完全逃脱恶语中伤和诬陷呢？两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之间柏拉图^①式的高雅情意，小镇上那些粗俗的人又怎能理解得了呢？能够理解这种情意的人寥寥无几，教区神父算是其中的一个。他不仅认为这种情意值得称颂，而且还要把这种情意的存在归功于上帝呢。因为，堂娜伊内斯和堂安德烈斯配合默契，给了穷人和教堂不少施舍和捐赠，使二者都从这种情意中得到了不少好处。

教区神父是圣多明我会的一位还俗修士，在道德上严于律己，对宗教非常虔诚，严守教规，忠于教职，特别注重社会等级。他是个出色的讲道士，在公开交谈、私下谈话以及经常性的布道中，对违背宗教和随处可见的不敬神明的现象，他常常慷慨陈词，愤怒抨击；因为这种现象使富人失去了仁慈之心，穷人失去了忍耐精神，致使恶习、邪欲和怪癖在一些人身上滋长蔓延。

教区神父名叫安塞尔莫，他敬重堂娜伊内斯夫人，视她为虔诚教徒的楷模和高贵夫人的典范。堂娜伊内斯是他心目中的完人，这位贵夫人在各种场合都言行审慎，绝不招惹是非；

① 柏拉图(前427—前347)，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所谓柏拉图式的情意是指并无实际行动的纯精神恋爱。

她又听天由命，对他人的凌辱宽厚忍耐。堂阿尔瓦洛·罗尔丹的行为不端，这在当地是人所共知的。他特别喜欢光顾集市，在那里下庄赌博，就是卡内^①，也要玩上几场。更糟糕的是，他的牌运从来不佳，或者说，他笨拙无能，几乎没有赢过一场。输牌之后只好借酒浇愁，尽管他喝的是柔和的美酒，但身边躺着一个醉汉，对于一位漂亮的贵夫人来说，终归是件头痛的事。更有甚者，这位朝三暮四的堂阿尔瓦洛，身边守着高贵而漂亮的妻子，却常常被恶习牵着走，毫无顾忌地把在集市上结识并产生好感的这个或那个通常都是异乡的妓女带到他的某个豪华的庄园里留住。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堂阿尔瓦洛远不是一个毫无缺陷的男子。安塞尔莫神父对他的越轨行为了如指掌，正因为这样，行事谨慎、逆来顺受的夫人在他眼里便变得更值得尊敬了。

堂娜伊内斯是如此高贵出众，以致她自己的生父身上都有令她伤心的粗俗卑劣之处。不过，堂娜伊内斯时刻将上帝的训诫铭记在心中，并且恪守不违，所以，她对父亲向来是按照常人之规既尊又敬的。为了不失去幻想，她设法对他敬而远之，常常不见他的面。

总而言之，“本质”上能够配得上堂娜伊内斯夫人，并且能够理解她、钦佩她的，只有大亨堂安德烈斯·鲁维奥一个人了。我之所以用“本质”这个词，那是因为安塞尔莫神父尽管也能从本质上理解她，并且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堂娜伊内斯的端庄和美德，但这毕竟只是因为受到上帝帮助和启迪的结果。

① 一种纸牌游戏。

他常常受到堂娜伊内斯的接待，从而有机会同她进行虔诚的交谈。谈话中，他谴责我们这个世纪里令人讨厌的堕落现象，谴责今天已经随处可见并将控制每个人的灵魂的那种亵渎神明的举动。

三

我已经如实地把几个将要在这部小说中出现的主要人物介绍给了我的读者，但是，还有两个人物尚未露面，我觉得有必要先对这两个人物提上几笔。

我们已经交待过了，堂帕科是个学识广博的人物，他多才多艺，精明能干，是那位大亨的得力助手和智囊。因此，那位大亨才得以在当地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

然而，在快乐镇还有另外一个人，如果抛开地位和重要性，只就知识、才干、精明、勤俭而言，完全可以与堂帕科比个高低。

我这里说的是赫赫有名的高个儿女人胡安娜。这位女人，五花八门的事情都敢试一试，乍看起来叫人不可思议。她特别能干，而且成效非常卓著。她有自己的住宅，虽然没有榨坊，没有酒窖，但在其他方面她的住宅几乎与堂帕科家一样宽敞舒适。她家没有橄榄园，没有葡萄园，不过，她的手头很有点积蓄，大家都说，她的积蓄早已超过一万二千里亚尔了，而且还正在象泡沫一样增长和膨胀着，这是因为她把钱都以百分之十的年利率借给一些非常守信用的人了。她不想放高利贷，因为她是一个敬畏上帝、严于律己、心肠慈善的女人。

根据最可靠的估算，高个儿女人胡安娜从多种职业中平均每天能挣到七八个里亚尔，就是说，每年几乎能挣三千里亚

尔，而这还不包括经常得到的赏钱、小费、实物和礼品。话也要说回来，她得到这些额外收入是理所应当的，并不过分。

张罗宰猪，没有比她更合适的人选了；腌火腿，她也有一手非凡的技巧；过油之前，先要准备味道鲜美的调料，将脊肉调拌好，一下油锅，油立即呈现悦目的桔红色，散发出香喷喷的气味来。看到那美丽的颜色，闻到那扑鼻的香味，即使最没有胃口的人也会馋涎欲滴的。胡安娜做的香肠、血肠、腊肠、肉肠，厄斯特列马杜拉的所有食品店制作的这类食品都望尘莫及。她有一双又灵又巧的手，甚至熬油的时候都能炸出人们从来没有尝到过的咸淡合口、吱吱作响的油渣来。所以，当地的富裕农夫、小康之家和有眼力的人都争相请胡安娜在他们宰猪时帮着张罗。

至于做糖果点心，高个儿女人胡安娜的技艺更不在他人之下。几乎一年到头，特别是三个隆重的节日期间，她简直不知道如何应酬来自四面八方的邀请。圣诞节前，有钱有势的骄奢人家常请她去制作一些味道可口的甜食送礼。比如，那一带人喜欢吃的千层饼和蘸着巧克力饮料吃的有名的洋葱西红柿馅饼。本来，莫隆的奶油糖酥饼已是被人们赞不绝口的食品了，然而她做的这种酥饼比莫隆的更香更甜。此外，她还能做螺旋状的酒味蛋糕，各种花色的糖块和饼干。

倘若胡安娜不精通那么多其他手艺，人们肯定会认为她是一位有名的主食厨师呢。那一带有这样一个习惯，即圣周的前些日子要举行热闹的迎神游行，游行中，人们装扮成使徒、苦行者、大卫王^①、以及在《旧约》和《新约》全书里出现的

① 《旧约圣经》中的古以色列国王。

所有先知和其他享受天福的人物，互相赠送油炸食品。所以，教友会的会友们都要请高个儿女人胡安娜到他们家里做松软的面饼、蛋卷和一放到嘴里顿时溶化的味美的蜜炸果。这样，每年一临近圣周，她便忙得不亦乐乎，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采摘葡萄的季节，胡安娜照样不得闲空，照样可以找到施展她才干的天地。她熬的葡萄汁在全省是首屈一指的，熬鲜葡萄泥的技艺也是独一无二。秋天是各类鲜果上市的季节，同时也是割蜜的好季节，这时，胡安娜便利用鲜蜜渍榲桲肉和苹果肉，制做各种果仁糖、松软的松仁糖、黄橙橙的大松子裹上一层搅拌均匀的蜜，色味俱佳。

镇上的权贵或富家举行的家宴，常常是胡安娜大显身手的地方。这些非办不可或可办可不办的宴席，通常都是镇上某位要人举行婚礼或洗礼，或为了款待来镇上巡视的议员、省长先生或主教大人而举办的。

请不要以为胡安娜只擅长家乡风味，她还从远远近近的国家地区引进了不少美味佳肴，从而丰富了当地的菜谱。在这些美味佳肴中，最为突出的是只有埃西哈的修女们才会制做的盛名远扬的饼干，谁也不知道她是通过怎样奇迹般的手腕掌握了这种饼干的传统秘密配方的。此外，她能做出好几种法国名菜，她把错综复杂的菜名全都用西班牙文重新拼写，什么法国排骨呀，什么欧洲鳎鱼呀，加上麻辣酱油的油炸鳗鲡呀等等。

这些还不是她最拿手的。胡安娜除了是全镇最精明能干的厨师和糖果点心师外，还是快乐镇呱呱叫的裁缝。

她手下几乎常年有两个女工为她缝衣服，而她自己只是

剪裁，其手艺和技能与法兰西首都的沃兹和杜塞成衣店相差无几。

为了出席婚礼、逛市场、或参加保护神节在市府大厅举行的舞会，那些阔气的、喜欢穿着入时的夫人小姐都跑到胡安娜的门上，租几件华丽服饰风光一下。

最后还须说明的是，胡安娜不只是在这些使人愉悦的事情上显露出精明的才干，虽然没有经过考核，也没有头衔，但在重要的社会事务中也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不管哪个女人遇上了多么危急的难产，既内行又灵敏的胡安娜都能慷慨相助，很多女人都信得过她，把自己的性命交给她，因为她接生时没有一个小生命夭折过；而且，只要母亲的身体原来不很羸弱，分娩后六七天即可不需要她的照顾，自己就可以下地走路，很多人还自己跑着去望弥撒；如果赶上机会，还会跳上一两场舞呢。

由于胡安娜具有这么多手艺和超人之处，在快乐镇备受喜爱和尊敬，以致她年轻时的一次失足，或者说是过失吧，连严厉的社会上层都原谅了她。

四

在我们开始讲述这篇真实故事的时刻，胡安娜已经是四十开外的人了，尽管她至今还明显地保留着一些二十岁时的秀逸风姿。她那时很穷，既没有发现也没有显露出自己的才干，她的长处也不为人所见，所以，总没有遇上令她欢心的意中人，也就一直守着单身。

说来话长，那时，有个骑兵军官跑到那一带选购军马，此人相貌出众，性格活泼，说话诙谐。他爱上了胡安娜，并且博得了她的欢心。她是不是已经跟他私定终身，这已经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是确实的：当巴斯克地区所属各省内战的炮火点燃起来时，那位可怜的军官不得不奔赴战场。卡洛斯军队的一粒子弹打穿了他的脑壳，钻进了脑浆里，结束了他的性命。

于是，胡安娜成了半个寡妇；而且，叫遗腹子也好，不叫遗腹子也好，反正她生了个可爱的女儿，在举行洗礼仪式时，给她取了个与母亲相同的名字。后来，当地平民百姓又在她的名字后面加上了诨号，于是，将要成为我们这个故事的女主角的人，从那时起就被称呼为高个儿胡安妮塔了。

胡安娜精心抚育女儿。她从来没有隐瞒或掩饰过那就是她的女儿，当然，她也没法掩饰，当地谁都知道她生了个女儿。所以，胡安妮塔是她大大方方地奶大的。而胡安妮塔，从会说话的那天起，就爽朗地叫胡安娜妈妈了。

镇子上作风严肃的人都把这看成是一件丢人的事，他们常常慷慨激昂地指摘这件丑闻，说这是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可是，渐渐地，大家也就都习惯了；而且，数年之后，似乎没有什么比胡安妮塔是胡安娜的女儿更天经地义更合法的事情了。事情还不止于此，竟然有不少人开始为胡安娜抱不平，他们或据理力争，或凭自己的热情夸夸其谈，然而都一致赞赏胡安娜对女儿的温柔和疼爱。每当母女俩受到中伤，他们总是拿她跟那些佯装忠厚贤慧、甚至狂妄得自比圣女的女人们相比。人们私下里有根有据地议论说，这些女人也曾经有过没有受过祝福的私生子，只不过被她们抛弃了，或者送进了育婴堂，或者采取只有上帝和魔鬼才知道的方法处置掉罢了。

把“高个儿”这个绰号移到胡安妮塔身上，这可不仅仅是承袭，也应该说是力争的结果。

胡安妮塔长得真快，十六七岁时已经是镇上身材最高、体型最匀称的姑娘了。她身上有着那位骑兵军官的血统，从小没有管束，自由自在地成长，这培育了她的敏捷和果敢，使她变成了具有男人风度的姑娘。走起路来，那样子既雄健又洒脱；跑起来就象一头雄鹿；抛掷石子打麻雀时，能百发百中；不管多么野性的马或难以驾驭的骡子，她纵身一跳，准能稳稳当当地坐在牲口的脊背上。她从来不跨骑，因为她认为跨骑有失她的端庄和自然美；她一向坐在马背上，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呀！要想让马儿跑起来，用脚跟刺激一下牲口；如果手中握着缰绳，便用绳头抽打一下。没有缰绳，没有笼头，她照样能坐在马背上疾驰，并且毫无惧色。

少女时代，胡安妮塔生活艰辛，因为当时她母亲还没有享受到后来那种惊人的荣誉，也没有我们上面说过的那么多财

富。胡安妮塔没有进过学校，但是，她从母亲那里学会了一手缝纫和刺绣的好技艺。学校有位老师非常喜欢她，利用空闲时间免费教她读书和写字。

从九岁起，胡安妮塔就成了母亲的得力助手，因为她母亲是很久之后才有钱雇用女仆的。

打扫庭院，拖擦地板，洗碗刷碟，粉刷房间和墙壁，胡安妮塔样样能干。她家的住房，是全镇粉刷得最洁白最干净的一家。她还常常操起瓦罐，跑到公用地里的泉口那儿去打水。这眼泉水喷出的水柱，象彪形大汉的胳膊一样粗，水源特别充足，不知有多少菜园都靠它浇灌。快乐镇四郊之所以有那样郁郁葱葱的秀丽景色，散发出那样沁人心脾的芬芳，小镇之所以得这样一个美名，都是跟这眼泉水分不开的。经过附近几座小山的岩石的过滤，泉水清澈洁净，甘美可口，含有多种有益健康的矿物质。此泉的水还具有几种神奇的特性，因而镇上人都称之为上等“香醋”和“泡麦水”。来快乐镇采购味道浓烈的中坛醋的脚夫们，只要在皮袋里装上三分之二的醋就可以了，因为第二天一早上路前，再往皮袋里注入些泉水，这样经水稍稍冲淡一下，浓烈的味道就变得口味适中了。即使按采购价格出售，脚夫们也还能净赚三分之一呢。

泉水之所以又被称作“泡麦水”，那是因为它还具有一些罕见的特性：小麦要出售之前，用棕榈条帚在麦粒上洒上一层水，然后放到太阳底下晒干，表面上虽然水分消失了，麦粒里却吸进了水，这样，显得颗粒肥大饱满，份量也加重了。当然，泡麦子这种事做起来比较困难，而且需要做得隐秘。

这眼泉水还有另一好处，具有宝贵的效用。因为，除了有个大水塘供驮畜、耕畜、公牛、奶牛、黄牛饮用，一个地势低洼

的水坑供羊、猪饮水外，还把泉水源源不断地送到一处有围墙遮挡、行人看不见的蓄水池。女人们常常去那里洗衣服，把裙子撩到大腿，站在齐膝的水中，即使严冬也是如此，这已成了那里的一种习俗。躯干高大、枝叶繁茂的黑杨、青刚柳和松树，环绕在泉眼四周，在那里投下了一块惬意的绿荫。舒适的绿荫下，放着石凳和土凳，绅士和太太们外出散步时常常在那里落座歇脚。差不多每天傍晚都有人在那里聚会，传出阵阵欢声笑语。聚会的常客有法事书记员、药店老板、我们的堂帕科以及教区神父。祷告的钟声一响，这位神父便念诵起 Angelus Domini^①，在座的其他人摘下礼帽，一边划十字一边应和。

来汲水的姑娘们总是围在水池四周谈天说地，她们带着各自的水罐，而且往往扮演利百加^②的角色，引去数目相当的脚步夫充当以撒^③。这些以撒去水池那里不是饮骆驼，就是饮骡子或驴子。离开水池一定距离的地方，有欧洲黑莓、石榴、忍冬等植物组成的天然栅栏，围住和保护果园，同时，洗好的衣服又可以搭在上面晾干。有了这道天然屏障，姑娘们就常常聚集在水池里或水池边，尽情地说呀，笑呀，打呀，闹呀。不单是小伙子，连成年男人也象麻雀见到麦粒一样被吸引去。

① 拉丁文，意为“上帝的天使”。

②③ 都是《旧约圣经》故事中的人物。

五

我们在上面已经交待过，高个儿胡安娜靠着整天手脚不停，弄得井井有条，又会勤俭持家——在这些方面都得到聪颖的女儿的热心帮助——，改善了她的地位，经济状况也大大好转。她雇用着一个很能干的女仆，打扫卫生，洗洗刷刷，样样都干；同时，在女主人们的指点下，还能下厨烹调，这样，两位女主人便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有钱有利的工作了。胡安妮塔的主要工作是缝纫和刺绣，她在这方面的才能已经远远超过了她的母亲。

胡安妮塔完全不必去做下等活儿，不过，也许出于天真纯朴的献媚，也许是想炫耀她美丽的身姿——尽管她自己还没有觉察到这是一种欲望——，也许她需要活动活动身子，显示自己有充沛的精力，她就是在年满十七岁以后也还总是喜欢到公用地段里的泉口去打水；当时，她和母亲的境况已不同于先前，但如果要洗考究一些的衣服时，她总是害怕或装作害怕衣服被女仆粗糙的手损坏，亲自到水池那里去洗。

对胡安妮塔来说，到泉口和水池走走，的确并不是什么苦事，而是一种消遣和娱乐。她说话俏皮风趣，常常逗得姑娘们格格大笑。她在姑娘们当中很有人缘儿，大家都喜欢她。

胡安妮塔已经出落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漂亮姑娘了，繁杂的家务劳动没有损伤她那细嫩的双手，风吹日晒也没有使她

那漂亮的面孔变黑；反射着蓝色光芒的黑亮秀发梳理得干净利落。她不用甜巴旦杏仁，也不用任何其它护发油，为了梳洗方便，只是用有香味的野草汁。她把头发梳得很高，一个由两个等边三角形组成的发髻高高地隆在后脑勺上，两个三角形各有一个角重叠在头顶上的同一点。

胡安妮塔的说法是，头发俏，不戴罩；所以，她去泉口时几乎从来不戴头巾，那是为了显示她梳理的发型的漂亮利落和颈项上的脑袋的优雅动人；再说，这样还可以让人欣赏到用长发梳理发髻之后遗留在脖子上的短小髻发。由于头发都梳拢到了后边，胡安妮塔露出了光滑、窄小但端正的额头；两边的太阳穴上，用发卡吊挂着当地称为“蜗牛”的大发髻；发髻之下是轻柔的鬓角。胡安妮塔不象其他姑娘那样用亚麻籽或榅桲树籽熬浆把鬓角粘贴在脸皮上，而是让鬓角上的髻发自由飘动，很能招惹男人们的注意。

象鬓角上的髻发自由飘荡一样，胡安妮塔是自由自在长大成人的，不管是有益的劳动，还是象男孩子一样的玩耍，经常性的消耗体力的活动使得胡安妮塔一直没有考虑过婚姻大事，尽管她对这事并非一无所知；她也不象别的大姑娘那样深居简出；不少小伙子都接近她，讨好她，追求她，不过，都被她巧妙而果断地拒绝了，并迫使他们对她敬而远之，就是那些胆大妄为的小伙子，在她面前也只得规规矩矩。

大家都知道她喜欢一个小伙子，这种感情是从小建立起来的，而且始终如一；但是，就她本人而言，这种感情与其说是爱情，毋宁说是兄妹间的情谊。这个小伙子名叫安东努埃洛，他是铁匠的儿子，那位大亨的外甥。大亨在那个镇上也是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亲戚的。安东努埃洛使胡安妮塔产生了那

种感情，并与她同享其乐，不过，他不象胡安妮塔那样，感情易于外露。

安东努埃洛相貌英俊，体格结实，很讨人喜欢。尽管他生来笨拙，却好高骛远，特别是在追求胡安妮塔上不遗余力，象是被迷住了一样，敬爱她，尊重她，一切言听计从。

六

堂帕科一心扑在繁忙的事务上，非但没有考虑过再婚的事，连风流韵事也没有干过。退一步讲，假如他干过，他也会守口如瓶，以致快乐镇里无人知晓。果真如此的话，那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呢。因为，在快乐镇这地方，几乎没有一个人，特别是象堂帕科这样重要显眼的人物，说什么话或做什么事能躲过他人耳目的。如同思想家不大掩饰和隐瞒自己的思想一样，在快乐镇，一个人想些什么，都会有人猜测，传播，评论。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堂帕科没有发生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要有也只是烟云过眼般的情意；在鳏居期间，这种事他几乎连想都没有想到过。

然而，堂帕科识别和赞赏女性风姿的能力却是准确得出众的。几个月来，他在泉眼旁的石凳上与法事书记员、药店老板及其他绅士们聚会时，都是不知不觉，甚至情不自禁地注意上了高个儿胡安妮塔，充满爱情和欣愉的眼神一刻也离不开她。因为胡安妮塔那时常常带着水罐去泉口汲水，一边排队等候，一边与姑娘们说笑。

看来，堂帕科对胡安妮塔已经产生了难以抑制的爱慕之情；但是，出于种种考虑，好长时间没有让这种感情表露出来，而是艰难地憋闷在心中。

他感到自卑，老老实实在地估量一下自己的身份：他意识到

自己已经是五十三岁的人了，比胡安妮塔足足大三十六岁，一位年轻的姑娘是不可能爱上自己的。对于他表示的爱，姑娘很可能不予理睬，也可能只是出于利害得失的考虑而违心地应允。他又想到了别看胡安妮塔表面上自由自在，其实，母亲对她看管得极其严格。而且，母女俩的生活也颇宽绰，所以，不能不令人想到，如果他确实有那种罪恶的想法，她们能否答应他还是个问题。当然，她们很可能跟着神父到教堂里，在教会面前答应他的要求。

一想到结婚，堂帕科心中不寒而栗，这绝不是因为他厌恶结婚，而是因为他的亲生女儿堂娜伊内斯夫人既讨他喜欢，又令他惧怕，她既专横，又泼辣；他想到，他如果给女儿娶来一个后妈，特别是一个社会地位如此卑微的后妈，她一定会暴跳如雷的；她现在已经有了七个孩子，看来还要生下去，如果给这些孩子找一个后外婆，那么他们便失掉了继承权，什么葡萄园呀，油橄榄园呀，房产呀，以及在他活着时分享父亲靠各种技艺挣得的可观财产呀，都将落到别人手里。

一想到会招惹女儿大动肝火，堂帕科便全身发抖。尽管他气得全身发抖，还是考虑到他这样做在其它方面会导致怎样严重的后果。

十分清楚，在他所从事的职业中，那个镇子上没有一个人能有效地顶替他，甚至几个人合起来也抵不上他一个。但是，世界还没有荒芜到连一个人才都找不到，本地不行，在外地也完全可以找到顶替他的人。他心里也很清楚，他女儿虽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但的确牢牢地控制着世俗和宗教的两大权势。

安塞尔莫神父把她看作是女圣徒和学识广博的人，只要

是从她嘴里说出来的话,不管是什么,他都一律当成《福音书》和《使徒书》里的经典论述。只要堂娜伊内斯有话,安塞尔莫就敢把某人革出教会。至于世俗方面的权威,那就更明显了,堂娜伊内斯可以随意行事,她想惩治谁就能惩治谁。

我们不能否认,堂帕科是个温存平和、性格软弱的人,但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还是事先考虑了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假如他向胡安妮塔求爱并且得到了对方的同意,一切灾祸会从堂娜伊内斯的心中一涌而出,就象从潘多拉^①的盒子里跑出来一样。

堂帕科反复揣摩着这些想法,由于他意识到自己隐藏在心底的对胡安妮塔的爱越来越强烈,所以他设法,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决定强迫自己避免再见到胡安妮塔;不经过她居住的那条街,这样,呆在门楼里或探身窗口的胡安妮塔也就不会见到他了;他决定不再去黑杨树下的石凳那里聚会,省得眼巴巴地看着胡安妮塔在公地的泉水边同姑娘小伙子们聊天,或背着水罐一摇一摆地顺着小山坡上坡或下坡。小山坡从泉水那里一直伸展到镇上。

然而,不管他如何极力回避,总有一股超越他意志的力量把他牵向胡安妮塔的前,甚至一天要去好几次;当他得知胡安妮塔跟着母亲去教堂望弥撒、作祷告时,他会立刻赶到教堂;几乎每天傍晚他都去黑杨树下聚会。

对于整天闷在家里绣花、做衣服的胡安妮塔来说,傍晚时分去泉口打罐水,是消遣和散步的好借口。母亲看到一家人

① 希腊神话中的第一个女人,她貌美性诈,擅自打开宙斯让她带给厄庇墨透斯的一只盒子,于是盒子里装的疾病、疯狂、罪恶、嫉妒等祸患一齐飞出。现用“潘多拉的盒子”比喻灾祸的来源。

已经有了渴望已久的富裕、舒适而体面的生活条件，女儿也由一个小丫头出落成一个容貌出众的大姑娘，总觉得女儿再象平民家里的小女那样亲自去打水太失身分和脸面。

可是，胡安妮塔偏偏喜欢干这种活儿，而且她生就了一副桀骜不驯的性格，把母亲的规劝全当成耳旁风。她常常和母亲亲昵撒娇，说服母亲放弃反对意见，驱散母亲脸上的怒容。不管母亲怎么说，胡安妮塔照常去泉边打水。

七

五月的一天傍晚，胡安妮塔在泉口那里和姑娘们谈心，谈了很久，谈得很开心。

夜幕已经拉开，胡安妮塔背着满满一罐子水爬上斜坡，那时，路上就她一个人。

春夏两季，到黑杨树下聚会聊天的人一般到晚祷时都要散去，各自回家吃饭睡觉。

那一天，堂帕科一直努力克制着自己，或者换句话说，极力让自己坚定起来，不去泉边聚会，也不去看望胡安妮塔。理智的意志和对胡安妮塔的爱之间展开了一场长时间的斗争。最后，意志屈服了，虽说时间比往常迟了点，他还是不顾一切朝泉口走去。

事情也真凑巧，就在堂帕科急步走下来的时候，胡安妮塔朝上坡走去——这一点我们已在上文交待过。

天已经黑透了，天空晴朗无云，但是月亮还没有出来。偌大的天宇，虽说有无数星斗在闪烁，但投射到地面上的光线终究非常微弱。他们相遇的时候，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路两旁密密麻麻的黑莓和其它灌木早已被夜幕吞噬了。

胡安妮塔心不在焉，一边走一边在想着她的恶作剧。堂帕科也心不在焉，不知道在想什么。再说，他视力不佳，这样，两个人对面走来时，谁也没有发现谁，也没有听到脚步声，于

是碰了个满怀，而且撞得不轻。

“喂，活见鬼，”胡安妮塔说，“您走路也看着点儿，别瞎走。看您，差点儿把我的水罐撞翻了。”

堂帕科从声音听出是胡安妮塔，于是，操着甜滋滋的声音回答说：

“请原谅，我的姑娘！伤着了没有？”

胡安妮塔也立即认出了堂帕科，笑着说：

“您还想伤着我呀？怎么，我是糖稀做的，那么娇嫩？”

“不是，姑娘。你很结实。如果说你有点象糖稀的话，那不是因为你脆弱，而是因为你甜香。”

“那么说，我是阿利坎特的果仁糖了，又甜又硬。”

“我看是挺硬的。”

“如果您知道它硬，那么您说它甜只是您的推测啦？”

“怎么，难道我就不能尝尝啦？”

“堂帕科，您已经老了，牙咬不动啦。”

“这你就错了，我还没有老到这种地步，我的牙口齐全，也还结实，要说咬东西，我连石头也敢碰。不过，跟你，我不想动用它，我只想向你表示我柔情的爱。”

“呵，堂帕科先生，快走开！您都可以给我当爷爷了，还跟我讲什么情呀爱的呢。”

堂帕科仍然站立在胡安妮塔面前，拦住她的去路。后者继续说道：

“好了，让我走吧，别象个稻草人似的站在那儿不动。黑天瞎火的，要是人家看见您缠着一个姑娘献媚，会说什么呀？会说您疯了，不配当镇公所的秘书，也不配当堂安德烈斯的顾问。”

堂帕科闪开路，让胡安妮塔过去了。不过，他并没有向泉边走去，而是转过身来，跟着胡安妮塔朝镇上走去。

“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呀？怎么不去泉边聚会啦？教区神父，药店老板和法事书记员都还在呢，快去和他们聊聊天吧。”

“已经晚了，他们都快回家了，我不想去那儿啦，还是跟你同路回去吧，一边走一边谈谈。”

“我们有什么好聊的？我不象您那样识文断字，只会天南海北地说一通；跟您这样的大人物谈我母亲怎么做饭，我怎么刺绣和做衣服又不合适，我真不知道跟您说什么。”

“你跟安东努埃洛单独闲聊时说什么就跟我说什么好啦。”

“我不知道闲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跟安东努埃洛闲聊过，我只知道我跟他说的话是不能告诉您的，我的阁下。”

“你都对他说了些什么呀？”

“看来您想知道的事还不少呢。可是，连我的忏悔神父安塞尔莫都从来没有这样问过我呢。”

“你跟安东努埃洛说话一定非常有趣非常秘密，所以你做忏悔时都不敢和安塞尔莫神父说。”

“忏悔时我没有跟神父说，是因为那不是罪过；如果是罪过的话，我是会忏悔的。既然跟神父说不说都无关紧要的事，对您来说就更无关紧要了，我也就没有必要说给您听了。”

说话间，两个人已经快步走上斜坡，来到了小山岗，再往前便是小镇了，眼前是教堂和镇上最边缘的几幢房舍。

“阁下，放开我吧。”胡安妮塔说，“您不要低三下四地来陪伴一个背瓦罐打水的穷姑娘。要是骄傲的堂娜伊内斯知道她

的父亲陪伴着一个不是象她那样的公主，而是一个干粗活的姑娘，少不了会大发雷霆的。”

“她不会说什么的。我就说我是在委托你办点事。”

“哪有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委托人办事的呀；再说，委托什么事也得找我妈妈说去呀。您有什么事要办就去找她吧。”

胡安妮塔说着加快了脚步，并用命令的目光向堂帕科使了个眼色，让他走上一条大街——他应该走那条路。而她自己，走上了一条同堂帕科走的街互成直角的街。

八

堂帕科不时地玩味着同胡安妮塔的谈话，细心地琢磨着每一句话的份量和含义。

胡安妮塔把堂帕科称作爷爷，可她说那话时脸上是挂着可爱的微笑的。男人们，爷爷也好，孙子也好，常常被美好的幻想牵着鼻子走，对自己所追求的女人所说的每一句话，几乎从来都是往有利于自己的一面考虑和解释。

正如数学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不容怀疑一样，堂帕科完全可以当胡安妮塔的爷爷这一事实也是不可怀疑的。堂帕科这样计算了一下：

“我现在五十三岁，十七同五十三之间相差三十六；我如果十九岁时得一女儿，那么，这孩子早已成婚，并且一定有了一个象胡安妮塔这样的十七岁的女儿了。”

接着，堂帕科又用加法算了一遍：

“十九岁加上十七岁，再加上胡安妮塔的十七岁，是五十三岁，正是我现在的岁数；可不，我百分之百地可以当上那个漂亮姑娘的爷爷了。”

“Eppur si muove①！”他这样想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堂帕科还是个知识渊博的人哩。他懂一点儿意大利语，因为以前听过很多歌剧，知道不少出自加里略之口的名言，甚至能背诵但丁的一些警句，比如：Chi va piano, va sano, e va

lontano^②。

第一个警句用在他身上可以这样理解：从年龄上讲，尽管他可以做胡安妮塔的爷爷，但他还是希望并且有可能同她建立与爷孙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关系。堂帕科记得滚瓜烂熟的第二个警句的意思是：应该小心谨慎，看准了再迈步，绝不能操之过急。因为萨莫拉不是一个早上就能攻下的^③；再说，通过和胡安妮塔接触，他看到那姑娘还是容易接近的，很可能有一副软心肠，对他也不象对年轻小伙子那样冷若冰霜。堂帕科心中满怀的希望火花远没有熄灭，而且越烧越旺，他认为：如果不能做胡安妮塔的情夫，就更不能做她的爷爷了。为了证实这个令他心花怒放的想法，堂帕科站在平时刮脸用的镜子前仔细端详起自己的面容来。那镜子虽然不大，但还是能够照出他的全身模样来。他看到自己后，立刻象维吉尔诗中的牧人科里唐^④或洛佩笔下的马拉马吉斯^⑤那样惊呼道：

“天哪，我长得并不难看哪！”

的确，堂帕科并不难看，也不显得很老。

堂帕科觉得胡安妮塔的最后几句话是最令人兴奋的，这姑娘很可能比他想象的要容易搞到手。

既然胡安妮塔告诉他找她妈妈谈委托她做衣服的事，这不再明确不过地表明了姑娘想跟他建立某种关系吗？尽管这种关系不是在私下，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并且是在母亲默许的情况下进行的。

① 意大利文，意为“尽管如此，还是要打动她的心”。

② 意大利文，意为“路平脚稳，不怕道远”。

③ 西班牙谚语，意为一口吃不成胖子。

④ 科里唐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作品中的人物。

⑤ 马拉马吉斯是维加的《两个互为仇敌的猫》中的人物。

不管怎么说，堂帕科被胡安妮塔迷上了，他决心克服一切障碍，沿着那条路走下去。然而，他毕竟是个谨小慎微的男人，暗暗提醒自己不能贸然行事，眼下还不能说事情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这里有两方面的情况不利于堂帕科同胡安妮塔建立正式关系，更不用说获得一个完美的结果了。首先，胡安妮塔同铁匠的儿子安东努埃洛的关系太亲密了，这一点非常令他沮丧。第二，堂娜伊内斯一旦得知他和胡安妮塔有了暧昧关系，几乎可以肯定她要大发雷霆的。堂娜伊内斯令她父亲望而生畏，只要一见她怒容满面，他就象面对向他砍来的一把宝剑那样逃之夭夭。

不过，犹如一匹骏马纵身越过挡住它去路的障碍物一样，堂帕科对胡安妮塔的一片痴情已经使他把一切不利因素都置于脑后了。

总之，堂帕科被两种互相矛盾的感情煎熬着，他既不想放弃先前模模糊糊地想到要做的事情，同时又得谨慎小心，事事都要用点脑子；不过，这种事情终究不象他在镇公所做事那么容易，再说他这个人也不精明。

堂帕科一边这样瞻前顾后地想着，一边把自己的白色衣服都抖搂出来。一看只有六七件衬衣，而且十分破旧，到处是补丁。对于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来说——他每周换洗三次，这在一个无名小镇实属少见——，这么几件衣服是太少了，因此，他决定请人再做六七件衬衣，这怎么说都是在理的，他太需要新衬衣了。而且，快乐镇的哪位裁缝能比胡安妮塔更心灵手巧呢？哪位裁缝能比这姑娘的母亲更会裁剪衣服呢？胡安妮塔的母亲如同左手握着炒锅把手，右手操着炒铲的特级

厨师一样，使起剪刀来手同样灵巧，不管什么布料，往桌子上一铺，用笔或粉块横竖划上它几道就大功告成了。

堂帕科拿定了主意，第二天一大早就到了高个儿女人胡安娜家里，请她做六件漂亮的马大普兰细布衬衣，袖口和胸饰都要丝线缝制的，当即议定每件收费三十里亚尔。为讨取胡安娜母女俩的欢心和好感，堂帕科还给她们带去了满满一篮当地极少见的草莓。为了不让别人看见，他用布把篮子包得严严实实的。更能显示他慷慨的是，他又从平日穿的宽松的厚外套口袋里掏出了三大包香甜的巧克力。这是堂娜伊内斯制作的，送给父亲十几包，每包足有四盎司重。

嘴馋而又收惯了别人礼物的胡安娜，欣然收下了堂帕科的礼品，并表示了谢意。可是，她这个女人不仅身材颀长，还有敏锐的洞察力，或者说穿了，她脑子反应快，嗅觉灵敏，当即嗅出和看穿了堂帕科的用意，而且在那之前，她早就有所猜疑了。

九

常言说，名和利不能兼而顾之。高个儿胡安娜为了抹去人们对她年轻时失足的不良印象，严守贞操，重新获得了好名声。而且她还是个头脑清醒、做事谨慎而机敏的家庭主妇。她明白，上面提到的那则谚语常常失误。在我们刚刚把她介绍给读者时，她认为名和利非但能够兼而顾之，而且没有名就不可能有利，有了好名声自然会带来利益。

如果胡安妮塔随随便便地让男人爱上自己，那她就要冒这样的危险：葬送自己的好名声，从而受到人们的恶毒攻击，同时，永远无望找到一个好丈夫。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几件小东西或不值钱的小礼品。当然，如果胡安妮塔能够不采取生硬态度，不让追求者生气，也不远远地躲开他——但是，在神父通过教堂为二者的爱情发放通行证，用法律把这一爱情转化为义务和负担之前，胡安妮塔也不给对方任何重要的许诺——，堂帕科完全有可能铤而走险，设法冲破堂娜伊内斯和其他人设置的重重困难，硬是把胡安妮塔抬高到在快乐镇仅次于大亨堂安德烈斯·鲁维奥的最重要人物的夫人的地位上。

胡安娜一边在脑子里这样想着，一边用手解开小车上的带子，同时，很有分寸地跟堂帕科攀谈着。胡安娜对他嘴甜如蜜，虽然告诉堂帕科不必亲自来她家试穿制作的头一件衬衣，等绷好线之后给他送到家里去试穿，可是，她却邀请堂

帕科——如果愿意的话——在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好做时，可以利用晚上九点到十一点的时间到她家玩上一会儿，因为她和女儿胡安妮塔都不喜欢早睡，尽管家中只有母女二人，也总要熬到十二点才上床。胡安妮塔不是做衣服就是绣花，不过，干这种活儿有一双手就足够了，用不上舌头，而她又特别能聊，话比鹦鹉还多。

“我呢，”胡安娜接着说，“因为眼神儿不好，到了晚上不做衣服也不绣花，总是干闲着，要不就数着念珠祷告。您如果什么时候高兴，咱们一块儿玩儿把四K^①。我知道您喜欢玩四K，我也喜欢，不过，我手气不佳，家境也不富裕，每把只能赌一个里亚尔。尽管这样，如果不顺手的话，一个晚上也要输掉二三十个里亚尔的。”

堂帕科当然接受了这一邀请，开始去胡安娜家里聚谈了。开始，三天两头去一次；过了不久，他就每晚必到了。他几乎到了那里就玩四K，但没有赢过一次。堂帕科每天要输掉一个比塞塔，不过，他认为这钱派上了好下场。

衬衣很快就全做好了，堂帕科非常满意，他一生中还没有穿过那么合身的衬衣呢。

即使巴黎最为人称道的裁缝大概也做不出这么漂亮的衬衣。光洁的胸口，一道皱褶也没有；衣领挺括，穿在身上，俨然一副外交官的派头；袖口很好看，还有一排最时兴的钮扣。为了答谢堂帕科赠送的许多礼物，胡安娜回送他几颗精致的镀金银扣。那是她在木尔西亚人商店买到的。这个商店货源非常充足，据那一带的人说，凡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东西，人类工

① 一种纸牌。

业能够设想、制造、编织和加工的东西，如纸牌，火柴，丝绸，毛棉织品，香料，干酪，鹰嘴豆，菜豆，芝麻，茴芹籽，等等，应有尽有。这个店只缺少牛羊肉和味道鲜美、种类繁多的猪肉制品。

堂帕科跟胡安娜聊天也好，玩四K也好，胡安妮塔很少停下手上的针线活；不过，她常常一边做衣服、绣花，一边开心地插上几句话。除了安东努埃洛，谁也不来参加他们三个人的聚会。堂帕科对安东努埃洛本来就存有很大戒心，他这一去更令他恐惧和不悦了。

堂帕科越来越感到沮丧，因为在玩四K、胡安娜兴致勃勃地对他谈东说西时，安东努埃洛总是跑到胡安妮塔身边，紧挨着她坐下，嘀嘀咕咕地说个没完没了，声音低得堂帕科连一个字也听不清。他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心里忐忑不安，痛苦的表情想掩饰也掩饰不住。这样一来，堂帕科的牌打得更糟糕：往往K和同花牌就在手里，却忘记亮出来；有时，胡安娜出一张大牌，他手里明明握着A，却偏偏捏着不肯出手。所以，只要安东努埃洛到胡安妮塔家里去，堂帕科就不但兴致大落，而且不是输一个，而是两个，有时甚至三个比塞塔。

不管安东努埃洛去不去那里，胡安娜终归是在场的，堂帕科总是找不到机会和胡安妮塔单独交谈，也没法子象安东努埃洛那样，把她母亲撇到一边，独自和她窃窃私语。

堂帕科有时也试探着和胡安妮塔小声说上几句，可后者总是大声大气地回答他，这样说什么大家都能听见，毫无秘密的色彩了。

安东努埃洛每次来聚会时，堂帕科都想把事情颠倒过来，让安东努埃洛陪着胡安娜说话，玩牌，可是，这个小伙子却说不会玩牌，并向堂帕科暗示，他跟胡安娜没有什么话好说。

堂帕科离开胡安娜家时，常常又气又恨，下决心不再登她的家门，至少要渐渐地减少次数，最后不再在那里露面。然而，他已经养成了该死的习惯，一到晚上非去那里不可；如果稍稍迟了些，也就是到了晚祷的时间，他便坐卧不宁，腿脚不听他的支配，心里想的是东，脚却往西迈，象是有一股魔力硬是把他牵向胡安妮塔的家。

十

堂帕科每天晚上去胡安娜家串门的消息很快在全镇传播开了，街坊邻居没有不知道的。但是，由于安东努埃洛也三天两头去，而且堂帕科和胡安妮塔的年龄又相差得那么悬殊，人们私下议论说，安东努埃洛是胡安妮塔的未婚夫，而堂帕科却同胡安娜有爱情关系，或者企图同胡安娜谈情说爱。胡安娜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家里家外不停地操劳，以前生活又遭受过不幸，可是如今连一根白发也没有，动作敏捷，身段匀称；虽不丰满，可是看上去很结实，皮肤细嫩，肌肉富有弹性。

自从年轻时那次失足之后，胡安娜多年来一直过着落落寡合的生活。但是，现在她却无法摆脱众人的非议。人们都说她到底又被拉下了水，什么都不顾及了。大家看到堂帕科和安东努埃洛晚上九点钟走进胡安娜母女的家门，一直呆到十二点才离去，虽说他们的聚会气氛实际上很健康，但谁都不这么看，都说那是两个男人各得其便，分头谈情说爱去了。

堂帕科的几个朋友得知此事后，用玩笑着着实刺激了他一下。

尽管他没有权利问东询西——不管转弯抹角也好，遮遮掩掩也好——，他被刺激以后，一看到安东努埃洛不在场，便壮起胆子要胡安娜母女解释解释，或直接了当地问起安东努埃洛为什么来她们家那么勤，和胡安妮塔一起嘀咕些什么。

胡安娜母女依然故我，本来嘛，事情是再一般再简单不过了，所以，她们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给堂帕科讲了，并且强调指出，胡安妮塔和安东努埃洛年龄一般大，而且从小在一起长大，亲如兄妹。

她们还补充说，安东努埃洛是个顽皮、放荡不羁的小伙子，常常惹父亲生气，父亲担心他会惹出大祸来；所以，他根本不配作胡安妮塔的未婚夫。不过，胡安妮塔并不忍心最后摒弃安东努埃洛对她的一片友情，也没有拒绝他来访，当然也一直没有放弃规劝他，批评他。这些就是他们嘀嘀咕咕的话题。

听了这一番解释，堂帕科好象心绪平静了下来，其实心里依旧忐忑不安。胡安妮塔的淑女美名太令他神往了，于是对姑娘暗示说，尽管那一切都符合道德规范、非常清白，但为了避免人们说东道西，还是少让安东努埃洛来访为好。

堂帕科出于维护胡安妮塔尊严的这番道德规劝，不能说没有一点效果。安东努埃洛的来访渐渐少了下去，她同安东努埃洛的窃窃私语也简短得多了。最后，无论是耳语，还是来访，都少得微乎其微了。

堂帕科这下子精神为之一振。他觉得看到了胡安妮塔对于他的善意责备是甘心接受的，于是又鼓起勇气在另一件事情上发表起他的看法来。

堂帕科很想看到胡安妮塔在泉边交谈，把水罐挎在腰间，或者，用优雅的头顶着刚刚洗过的衣服走上山坡。她比林中的仙女更俊美，比瑙西卡公主^①更尊严。瑙西卡公主也洗衣服。在黄金时代，那些公主尽管很高傲，却经常自己洗衣服。

① 希腊神话中淮阿喀亚王阿尔喀诺俄斯和阿瑞忒的女儿。

我们已经说过，堂帕科很有美和爱的鉴赏力，常常心醉神迷地观看胡安妮塔走路的样子：她不象粗俗放荡的女人，步子很小，臀部令人作呕地扭来摆去，显出一副轻佻的模样，而是迈着大步，姿态是那样平静和优美，大概，狩猎女神狄安娜^①或者维纳斯^②本人在迦太基附近的森林里在安喀塞斯^③的儿子面前显现时，也一定是迈着那样的脚步的。

在快乐镇这个地方，女人们都喜欢穿胸衣，甚至连胸衣做得最好的胡安娜也不例外。可是，性情倔强的胡安妮塔却不肯穿这种苦行衣，把身子箍得紧紧的。她说那种衣服一点用途也没有，而且使身子失去了自然美。她只是在轻便外衣和衬衣、白色的衬裙之间套上一件不带束腹的紧身坎肩。这样就足以把纤细的、处子的腰部束紧了，身体笔直而结实的部分没有必要用什么支撑或依托，任其自然好了。

堂帕科已经不满足于看着胡安妮塔去泉边打水或者从蓄水池返回家门了，他觉得，黄金时代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再去模仿瑙西卡公主就未免显得粗俗不雅了。不知有多少次他以巧妙的理由劝说甚至阻止胡安妮塔去泉边打水，姑娘的母亲也总是站在堂帕科一边。最后，胡安妮塔终于让步了，她不仅不再去泉边和蓄水池，而且还从其他不适合闺秀小姐干的粗活中解脱了出来。

① 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

② 罗马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

③ 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王。

十一

堂娜伊内斯·洛佩斯·德·罗尔丹远不是一个粗俗平庸的村妇，而是恰恰相反，她是位极其高雅的太太。她身上有那么多引人注目的女性美，或者说身材是那么匀称苗条，我们完全可以把她比作列文斯^①笔下的公主或者雷卡米埃太太^②。她并不虚度年华，她的精力几乎全花费在慈善事业上，努力使自己的劳动结出硕果来。她对穷苦人的乐善好施有口皆碑，而且在这种举动中得到了教区神父和堂安德烈斯·鲁维奥先生的帮助。然而，她并不因此而忽视家务；尽管家里有七个孩子，最大的才八岁，可是家里弄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不过，由于房屋非常宽敞，她把五个大孩子交给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可靠的老妇，住在房子的一端，而她自己则住在另一端，这样，任凭孩子叫喊，也不会影响她独自祈祷，看书，读报，同安塞尔莫神父、大亨或来访的某位要人交谈。

夏天的晚上九点，冬天的晚上八点或更早一些，堂娜伊内斯把孩子们打发去睡觉。从这个时候到十一点，有时还要更晚一点，是她与客人们聚谈的时间。参加聚谈的人都压着声音低声耳语。罗尔丹先生极少出席这样的聚谈，他不是一个谨慎的人。他妻子的机敏言词令他惊愕，令他骄傲，同时又使他昏昏欲睡。

堂娜伊内斯家务繁杂，并且还要掌管全家的财务——她

认为丈夫没有这方面的才能——，可是一得到空闲，便常常拿起书本来阅读。她用读书来安慰自己，陶冶精神情操；不过，她很少阅读小说，说这类作品枯燥无味，有伤风化，淫秽。她对诗歌兴趣不大；她对柏拉图的作品不摸不碰，因而不知道柏拉图对此早有了教诲，但是她几乎把所有的诗人都当作道德规范的破坏者，当作敌视真正宗教和秩序井然的共和国里应有的和平气氛的敌人从她家、从她亲人的行列里驱除出去了；不过，堂娜伊内斯却喜欢读西班牙和其他各国的历史，对祈祷书的兴趣尤为浓厚。神父对这位夫人非常敬重，每当听到她讲起神学时，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她那肩搭披肩、头戴教士帽的形象。

堂娜伊内斯的精力是那样充沛，别看她整天忙这儿忙那儿，还有时间去深入了解本地的当代历史，这种历史比起世界史、远古史和遥远国家的历史来，对她更富有吸引力。

为详细了解本地的当代史，更严肃地评论发生的各种事件，堂娜伊内斯不惜动用了各种手段，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克里斯皮娜。她是负责送信的老女仆，整天跑东跑西；使女塞拉菲娜很敬佩和崇拜克里斯皮娜。

由于克里斯皮娜带回的消息源源不断，镇上谁在谈情说爱，谁有男女私情，谁家发生了打架吵嘴，哪些人交往甚密，哪些人变成了冤家对头，谁人谁家讲究穿戴，这一家欠了多少债，那一家有了新进项，甚至谁吃什么，堂娜伊内斯都了如指掌。谁家吃得好谁家吃得差她都清清楚楚记在心里，她说吃得好的人家贪吃嘴馋，铺张浪费；说吃得差的人家吝啬小气，

① 列文斯(1607—1674)，荷兰画家。

② 雷卡米埃(1777—1849)，法国一个银行家的女儿，以聪明和漂亮著称。

是穷光蛋，饿死鬼，活受罪。

正因为这样，堂娜伊内斯很快知道了父亲在外面的事情。她知道了他经常光顾胡安娜母女的家门，并在那里玩牌聚谈。堂娜伊内斯大为震动，对父亲那种粗俗卑劣的行径非常恼火。但是，她佯作不知，一直克制了好多天没有对父亲说什么。堂娜伊内斯早就盼望的第八个孩子已经孕育在身了，身体甚是虚弱。为了不使希望落空，不致早产，不给自己身子带来任何损伤，她一直非常当心，极力不为任何事情动肝火。尽管眼下堂娜伊内斯什么也没有跟父亲说，但一直把事情紧装在心里，她一边察颜观色，一边通过克里斯皮娜进一步了解情况。她认定，父亲追求的，或者说是讨好的，肯定是胡安娜，而不是她的女儿胡安妮塔。

这种想法把堂娜伊内斯的气恼打消了不少，因为她不相信父亲堂帕科会看上高个儿女人胡安娜而准备第二次结婚的。她所不满的是，一个五十三岁的老头子，而且很快就要当第八个外孙的外祖父了，竟然还在那里追花逐柳，这实在有点不道德和让人耻笑。堂娜伊内斯生气的另一个原因是，她父亲追求的竟然是一个地位十分卑微的女人；如果他贪恋的是个门第相当、端庄可敬的贵妇，那么，事情虽说不值得鼓掌庆贺，至少还是可以原谅的。照堂娜伊内斯看，这样的贵妇在镇上还有那么两三个呢，她们都在等着高攀，都在眼巴巴地等着堂帕科，只要他去敲一下门，不管哪一个，都不会叫他吃闭门羹的。堂娜伊内斯心里一直在责怪父亲的那种卑劣行径。还有一件事也让堂娜伊内斯痛苦：从克里斯皮娜得到的消息中可以看出，父亲给胡安娜送了好多礼，花销远远超过了他的收入。

“那么说，他是跟她玩四K了？”

“是的，太太。”克里斯皮娜回答说，“有时候也装作打得很认真，有时候着了魔似的，象一只半死的绵羊，直勾勾地望着胡安娜出神。所以，胡安娜总是叫他输得精光，一个晚上总能赢十一二个里亚尔。这还不算，堂帕科送的礼物，瓢泼大雨似地进了胡安娜母女的家。有时送去一只火鸡，有时送上十几根血肠，有时送水果，甚至连您送给他的巧克力他也送去了好多，那可是专门从科尔多瓦请人来家制作的呀！”

堂娜伊内斯听说堂帕科把她的巧克力也拿出一部分送给了胡安娜，委实动了火；她认为那是对她的最大污辱，简直恼羞成怒了；不过，一想到自己的处境，那时孕期已满九个月了，她还是把气和恨咽到了肚子里，她如此克制和小心不是没有好处的。

六月二十九日，也就是使徒圣彼得节那一天，堂娜伊内斯一大早就感到肚子开始阵阵作痛，当天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她喜出望外。对使徒彼得异常敬仰的罗尔丹先生和堂娜伊内斯一合计，决定给孩子取名彼得，以纪念那位杰出的使徒。堂安德烈斯·鲁维奥许诺说，他要抱着孩子去受洗；医生也说，婴儿很壮实，不会发生任何危险。于是，他们把孩子的洗礼推迟到了七月中旬，因为堂娜伊内斯那时已经可以下床，并能参加为欢迎主教先生举办的活动了。主教先生要来访一事早已宣布，他来快乐镇除了要给没有受洗的孩子举行洗礼外，还要为小彼得举行洗礼仪式。

主教先生要在快乐镇逗留三四天，将住在罗尔丹先生的家里。堂娜伊内斯想到有各种准备工作要做，要设法把欢迎仪式搞得隆重些，还是把对胡安娜的气恼压了下去。事情是

那样重要，她只好把对胡安娜的仇恨暂且放到一边，准备利用她的一技之长。

堂娜伊内斯分娩那天就请了胡安娜，因为她知道，在她所认识的人当中，胡安娜是再好不过的接生婆了。

再者，在堂娜伊内斯认识的人当中，胡安娜是操办大宴席的最合适的人选。所以，她早就跟胡安娜打了招呼，在主教来快乐镇的前两天，她就不能回家，而是住在堂娜伊内斯的家中，指挥大家做宴席的准备工作。胡安娜满口答应了，并且兴致勃勃地那样做了。

十二

主教大人预计七月十五日到达快乐镇。七月十四日那一天，即主教到达的前一天，也就是卡门圣母节的前夕，胡安娜非常卖力，又是制作美味佳肴，又是准备糖果点心，旨在大张旗鼓、隆隆重重地迎接和安顿主教大人，同时还要把在坚信礼和洗礼结束后分送给镇上所有显贵们的冷饮和细点也准备停当。在举行仪式时，堂娜伊内斯可要给主教先生增添不少麻烦，因为她有七个孩子还没有受过坚信礼，一个还是“摩尔人”。在安达卢西亚地区，人们把所有没有到教堂受过洗礼的孩子都称做“摩尔人”。

七月十五日这天晚上，天气热得出奇。九点左右，堂帕科又照例到胡安娜家里去聚会，可是那时候胡安娜还在他女儿堂娜伊内斯家中干活儿呢，只有她女儿胡安妮塔和女仆在一楼栏杆旁纳凉。

堂帕科一见到胡安妮塔的面，不是朝门口走去，而是上前和她搭话。胡安妮塔呢，象平时那样打过招呼以后，便对堂帕科——他希望姑娘给他开门——说：

“我妈妈还没有回来呢。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一个人在家，不便开门让您进来。人们已经风言风语地说我们了，如果开门让您进来，还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呢。您还是走吧，请原谅我不能接待您。”

胡安妮塔的话句句在理，堂帕科不好反驳，只好说：

“既然你不让我进去，那你也别离开铁栏杆，咱们就这样说会儿话吧。有人看见，又能说些什么呢？”

“人家会说您来这里不是和我一块祈祷的，会以为是我故意挑逗您，引诱您；人家还会指着鼻子骂我，说我可以给您当小孙女，却想做您的未婚妻、情妇。人们这样一猜测，还不把我的皮全剥了拉成皮条呀；而且，假如您的女儿，我那个尊贵的夫人堂娜伊内斯·洛佩斯·德·罗尔丹和其他人知道您在这儿和我谈情说爱，别看她身体那么虚弱，还在恢复阶段，照样会跑到这儿来，不把我们的脑袋开了瓢也得剥了我们的皮；这是退一步讲，不然，她会让侍童带着锅和洒圣水掸子陪着神父来的。他来可不是为了给我们证婚，而是要用凉水浇我们，让我们清醒清醒，把身上的魔鬼赶走。”

“好了，胡安妮塔，别这样，胡说八道些什么呀。狮子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凶恶。假如你对我有一点意思，我的话非但不使你烦恼，反而能叫你高兴的话，什么流言蜚语呀，我女儿气恼呀，神父驱魔呀，你就不必担心和恐惧了。”

“您知道不知道，我何尝不想跟您聊上一会儿呀？很少有什么东西能比听您谈话更令人开心的了。而且，听您谈话，我总能从中学点什么，有所收获。我这人没有学识，笨手笨脚的。不过，假如我的自尊心没有欺骗我的话，我觉得我还不至于是个傻子。所以，我还是能够懂得和理解您每句话的情趣和分量的。”

“那么，你怎么又不爱我呢？”

“咱们索性打开窗子说亮话，您说的是哪种意义上的爱呀？”

“男女间的爱情。”

“那可就另当别论了。如果您说的爱跟安塞尔莫神父对他祈祷书的爱，跟堂娜伊内斯对宗教书籍的爱，跟您对法律或您所研究的条文的爱是一样的，那么，我的爱是毋庸置疑的。我对您的爱，同你们这些人对书本的爱是一样的，我听您讲话，同你们读书的兴趣是一样浓厚的。”

“可是，胡安妮塔，你真会捉弄我，你一方面恭维奉承我，一方面又在伤害我。我不想在知识方面给你以启迪，而是真心实意地爱你。我不想成为你喜欢的书本，而是要作你的未婚夫。”

“天哪！我的堂帕科，您这是疯了吧？这样的爱情除了是一场大灾难外，还能有什么好结果呀？如果我们真的结了婚，到时候闹得满城风雨，您能忍受得住吗？假如到头来结不了婚，我会被当成勾引老头子的坏女人逐出镇去的。那时，我哪里还有脸见人哪？”

胡安妮塔一口一个老头子，堂帕科听了极为不快。于是，显出要离去的样子，用扫兴的语调气冲冲地说：

“看来，你很担心发生这样或那样预想不到的事，我不愿意你为我冒那么多的风险。好了，再见，胡安妮塔。”

“堂帕科，您等一等。您可不要带着一肚子气走呀。难道您还看不出我真心诚意地喜欢您，看到您和跟您谈话是我最大的幸福吗？我这个人心直口快，待人诚恳，我不想用虚无缥缈的东西欺骗您。如果有一天您指责我欺骗了您，那可是要刺痛我的心的呀。所以，我现在明确地告诉您，从爱情意义上来讲，我是不爱您的，而且，我认为我永远不会爱您的。可是，作为一种友谊，您尽管放心好了，不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

之间的友谊会长存的。有了这种友情，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您为什么一定向我要求我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给您的东西呢？如果我们两个人建立恋爱关系，一旦被人家知道，全镇不闹得沸沸扬扬才怪哩。”

堂帕科鼓起勇气说：

“为什么我们恋爱就非得让别人知道呢？”他这话说的很不是时候，也不大审慎。

“那种事情是可以瞒人耳目的，不过，请问，您为什么要我这样做呢，您把我当成什么人啦？只有不怎么体面的事才遮遮掩掩呢。所以，即使事情可以不让人知道，我也不去隐瞒它。话说回来，倘若我下决心做您的未婚妻，那是我看您这个人人品好，忠厚老实；那样，我非但不把事情当做丑事掩盖起来，还要满街去宣传，让大家都知道。这样做是因为宣传这种事比让人看我的珍宝还令我高兴，我感到骄傲的事绝不躲躲闪闪。您对我的思想方法了如指掌，我们没有必要多说了。现在，我再说一遍，请您走开，让我清静清静。让人家说三道四，终归不是好事；特别是无缘无故地让人家说三道四，更没有必要。”

堂帕科消了火，他找不到合适的话回答胡安妮塔，于是垂头丧气地告辞离去了。

十三

过了几天，主教如期来到了快乐镇。

没有受过洗礼的孩子们的父母象净界^①的先师那样急切盼望着主教大人的到来。主教为那些被称作“摩尔人”的孩子们施了洗礼，给未受过坚信礼的人施了坚信礼。施坚信礼的人数以百计，其中有些早已长大成人了。

堂娜伊内斯把主教留在家里住，并且热情地招待了一番。主教离去时，对在镇上受到那样盛情的接待表示感谢，赞不绝口。

堂娜伊内斯从盛大的接待工作解脱出来以后，把注意力完全转到探讨当代史上去了，并且，在克里斯皮娜提供的全部情况的启迪下，凭借她那颗聪颖的脑袋，终于弄明白了，她的父亲堂帕科所追求的不是胡安娜，而是她的女儿胡安妮塔；于是，她怒火中烧，不过，她并没有发作，既没有旁敲侧击地数落父亲，也没有不冷不热地讥讽嘲弄他。对那种事可不能开玩笑，也不能遮遮掩掩一带而过。当堂娜伊内斯完全证实父亲的疯狂举动以后，满肚子的怒火是一定要发泄出来，表露在外的；到时候，她将把问题严肃地提出来，让父亲不要再疯下去了。

那时，堂帕科尽管没有给人们的背后议论提供更多的口实，但比任何时候都更痴情于胡安妮塔了。他想到她那种不

失柔情的倨傲态度,对这种态度进行了思考,象病人忧伤地看着自己的伤口,或癌症患者眼睁睁地看着病情发展、濒临死亡那样,察看和回忆着自己心灵上的创伤。

纵观堂帕科的一生,很难想象有他那样作风正派、很少浪漫情调的人了。那种早在他心灵深处产生、此刻令他倍受煎熬的感伤之情,不仅使他感到可笑,同时也使他万分痛苦。他一人独处时常常暗自笑起来,不过,那是一种苦笑,最后往往是引起神经紧张。

堂帕科不再每晚都去胡安娜母女家了,也看不到胡安妮塔单独一人去泉边了,那是他本人劝导姑娘不要再去的;不过,他无法摆脱胡安妮塔对他的吸引力,不管是醒着的时候还是在梦乡的时候,胡安妮塔的形象总是在他眼前移动。

幸运的是还没有什么吃醋的事来烦扰他。胡安妮塔对追求她的小伙子一律拒之门外,尽管态度有时文雅些,有时生硬些。就拿安东努埃洛来说吧,他也已经很少登胡安妮塔的家门了。据当地人们猜测,他在邪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常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下酒馆,彻夜纵酒作乐,胡作非为。对他的英雄壮举来说,快乐镇已经不是唯一的舞台了。不管他父亲怎样告诫和训斥——往往是非常严厉的——,他照旧经常结伴跑到乡下或附近某个地方去胡闹,有时一连两三天不着家门。

这就是说,堂帕科没有一个情敌了,看起来他是这一情场上的主人了。但是,情场的四周构筑着坚固的壁垒,堂帕科也同样无法进入,只好和其他追求者一样在场外徘徊。

① 天主教里为天国和地狱之间的境界,圣人和未受洗礼的不懂事的幼儿死后的住所。

堂帕科并没有因此而打消晚上到胡安妮塔家去的念头，只是不天天去罢了。

堂帕科象往常一样跟胡安娜玩四K，也象往常一样与胡安妮塔进行一般的交谈；胡安妮塔呢，也跟往常一样和他说话，专心致志地听他说东道西，表示她是他的彬彬有礼的朋友、忠实的钦佩者。但是，堂帕科火一样的目光和难以掩饰的叹息，也跟平常一样，要么没有引起胡安妮塔的关注，象是遇到了冷冰冰的铁块；要么效果适得其反，与堂帕科的愿望相反：胡安妮塔不是露出一副严肃的表情，就是怒容满面，把他的兴头一下子打下去，满面的春风顿时烟消云散。

事情就在这种既不恶化、也不好转的状态中持续了好些日子，不知不觉已是七月底了。

天气热得令人难以忍受。白天，小鸟儿找不到阴凉处来躲避，便热死了。入夜，就相当凉爽了。在宁静晴朗的天空中，月亮和星星交相辉映，它们不是把天空裹在黑色的幕布里，而是把天空着上蔚蓝色，镶上闪光的银线和金绣。

胡安娜母女不再在客厅而是在庭院里接待堂帕科了，院子里凉爽宜人，夜间的紫茉莉浓香扑鼻，花坛和花盆里的罗勒和香草、素馨和安达卢西亚地区俗称小花的攀缘玫瑰花，也都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芬芳。小花玫瑰顺着胡安妮塔和她母亲的一楼卧室的墙壁攀缘而上，在铁窗栏上交错盘结，构成了绿色的帷幕。

胡安娜和胡安妮塔在这样一块简朴而迷人的地方接待堂帕科。在那里，堂帕科借助亮晶晶的枝形铜吊灯的烛光在一张小桌子上玩四K，不过，兴致不如在屋里那样旺盛。除了耍牌，就是吃东西，以此来消磨时光。精明强干的胡安娜常用一

只小型旅行水壶制作冷饮。不过，他们吃得最多的还是松子、巴旦杏仁、炒鹰嘴豆，还有炒玉米花——胡安妮塔可是有这方面的好手艺——，白羽扁豆，棕榈芽，后者是脚夫们从马拉加省带来的，因为科尔多瓦本地不出产。

这种风味小吃不愧为堂弗朗西斯科·格雷戈里奥·德·萨拉斯在他著名的《观察站》中竭力夸赞的那种食品，堂帕科觉得比特里马尔西翁^①或阿皮西奥^②的古式晚餐，比巴黎的金色饭店或英国咖啡馆的现代晚餐还要可口；那些粗糙的食品比奥林匹斯山^③上诸神食用的食品还要甜美，那是因为，胡安妮塔的嘴巴一贴近这些东西，这些食品就有了天堂和神界的风味。他们每个人在聚谈前都已吃过晚饭，既然胡安娜母女和堂帕科能够大口大口地吃这些美味，没有什么不良反应，这正表明我们这三位英雄的胃口都是世界上最健康、消化能力最强的铁胃。

一天晚上，正当两位女人同堂帕科亲切、热烈、友好地交谈时，堂帕科鼓起勇气拿出了一件礼物。这东西他早就想送给她们了，但担心她们不接受。

他终于打消了顾虑，说道：

“再过八天就是八月四日了，那一天是镇上的盛大节日，将有迎神游行，有集市，有晚会，有宗教仪式和布道，安塞尔莫神父将讲述和赞颂我们的守护神圣多明我·德·古斯曼的生平和灵验。我有一块绸子，细柔好看，样子就象人们说的那种

① 特里马尔西翁，古罗马作家彼特罗尼奥《讽刺者》中的主角。这里指他摆的盛筵。

② 阿皮西奥为古罗马四大厨师的统称。

③ 希腊神话中诸神的住所。

泡泡纱，也有人叫它马尼拉披巾布。是暗绿色的，只是没有绣花，是我的在菲律宾财政部当职员的外甥哈辛蒂科几个月前给我寄来的。用它做一件漂亮的女式服装，时间还来得及。要是胡安妮塔接受这件礼物，穿在身上保证比谁都漂亮。料子很适合做连衣裙，只要你们快点做，时间是绰绰有余的。”

母女二人对堂帕科的美意千恩万谢，但表示非常为难，不好接受，她们怕人家说闲话。她们认为，镇上人看到胡安妮塔穿上这么华丽的衣服，会猜到那是堂帕科送的，准会哄起来。这样他们就会弄得满城风雨。

她们说得很在理，堂帕科无言以对，不过，他的举动却是具有说服力和更能打动人心的。他从椅子上拿起精心包起来的布包，打了开来，把绸子拿到烛光下让胡安娜母女观看。

看到那块美丽的绸布，两个女人啧啧称赞，说它是巧夺天工之物。她们的眼睛和心都被绸子征服了。一句话，母女二人已经无力抵御那件珍品的诱惑，便接受了下来。胡安娜还想表露出有些为难，然而胡安妮塔却抢先收下了礼物。

大约十二点钟的时候，堂帕科起身离去了。他刚走出门，胡安妮塔就对母亲说：

“这料子太讨人喜欢了，我哪能拒绝不收呢。我最喜欢它质地柔软，不象别的绸子那样硬，穿起来肯定很贴身，裙摆也会轻盈飘动，优雅多姿。唉……我是中了邪了。圣多明我节我去参加宗教仪式时，人家看到我全身盛装，异常漂亮，那些嫉妒的女人什么话说不出来呀，还恨不得把我生吞下去呀？妈，到那天你披那条绢纱绣花披巾，把绣着草莓的那条借给我，或者干脆送给我，披上它，宛如红花配上了绿叶。我从箱子底下翻出来对着镜子试过好几回了。法事书记员的两个女儿看见

我打扮得这么漂亮，还不把肚子气得鼓起来呀！别看她两个长得丑陋，还总是摆出一副神气的样子，貌似侯爵小姐。”

“你说得对，孩子，妹妹瘦成那样子，活象一条长蚯蚓；姐姐又矮又胖，象个皮球。她一结婚，有了孩子，再一发胖，就没了女人的样子了，不变成丑八怪才怪哩。算了，那是人家的事，管它干什么，我何必去操那份心呀。我们会招惹别人嫉妒的，骂得我们连立足之地都没有。”

“管它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这么着了。别人能说我什么？说我是堂帕科打扮的？那好吧，我也打扮打扮堂帕科……礼尚往来嘛。妈妈，你看，明天，我拿我的积蓄去商店买一块塔拉萨^①呢子，或者更好一点的布料，给他做一件长礼服。你算算，需要几巴拉^②。他有高筒帽，可是他的长礼服，尽管一年穿不上几次，可破得已经穿不出去了。我们悄悄地给他做一件长礼服，你昨天接到的马德里寄来的《华丽时装画报》上就有好样子。你的手巧，又知道堂帕科的尺寸，用不着叫他试，穿起来肯定合适。这样，迎神游行时他穿上新礼服，走在镇公所的那些老爷绅士中间会显得多神气。这样，在那个隆重的宗教节日里，穿新衣服的不止我一个，他也穿新衣服了。”

“可是，孩子，你可知道，你这样做，火非但不会熄灭，反而是火上浇油。如果说看见你穿新衣服只有一个人说闲话，那么，再看到堂帕科也穿上了新衣服，就会有两个人说闲话了。”

“那就让他们说去好了。我之所以想送给他一件长礼服，

① 西班牙地名。

② 巴拉，西班牙长度单位，每巴拉合 0.8359 米。

除了表示我的一点心意外，主要的还是不想叫人家说我白穿人家的衣服。”

事情就这样说定了，第二天就买回了呢料。胡安娜几剪子就把堂帕科的长礼服和胡安妮塔的连衣裙裁好了。母女二人在两个裁缝的帮助下加紧赶制，终于在八月三日，即圣多明我节的前一天把两件衣服都做好了。

十四

那天晚上，堂帕科来聚谈时，胡安娜母女俩给他拿出了长礼服，他不禁大吃一惊。

堂帕科几乎都生气了，但又感激得泪如泉涌。

他没有进屋，就在庭院里试穿了起来，绕着院子走了四五圈。两个女人发现，堂帕科穿上长礼服显得格外有神；不过，长礼服的作用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因为当时堂帕科跟平时一样，只戴着圆顶帽，没有戴高筒礼帽，而圆顶帽和长礼服是不十分协调的。

三个人兴致大增，心欢眼笑，堂帕科说：

“我真不明白，你们母女俩总是蛰居家中，不喜欢交际。今天晚上，广场上肯定特别热闹，人们会倾城而出，去参加狂欢晚会，看烟火，据说，今年的烟火特别漂亮。十一点整开始放花，还有很多爆竹，两三个太阳花和烟火轮，最后还要放大的彩色碉堡，接着将发出一声可怕的巨响。游艺项目那么多，半夜过后才能结束。人们都希望在节日到来的那一刻听到那声巨响，盼望保护神能够在天堂听到响声，知道受他保护的人在向他欢呼庆贺而感到高兴。你们为什么不下决心去看看这一切，享受一下节日的快乐呢？我们一起去吧，我陪你们。”

“我是想去，”胡安娜回答说，“可是，我担心，人家看到我们几个在一起，会指着脊梁骨骂的。”

“妈妈，谁愿意骂就让他骂去好啦。我打心眼里想去，没有必要前怕狼后怕虎的，说去就去，天塌下来怕什么！不会有事的，我们放心地去转转好了。”

三个人没有再商议下去，立即出发去广场参加狂欢晚会和游艺会了。数不清的小灯笼和舞台花灯把广场照得光彩夺目，游人熙熙攘攘，把广场几乎挤得水泄不通；那里，人群乱哄哄的，简直象个蚂蚁窝。

上了岁数的人或身份高些的人，都拿把椅子坐在自家的阳台上、窗户前或门口，观看节日胜景。

广场上和与广场相毗连的街道上摆满了流动货摊，姑娘们要么东游西逛，要么停下脚步仔细观看陈列的商品。

玩具和娃娃货摊围观的人最多。节日里，谁家的父母或父母的亲朋好友不给孩子买件小礼物，比如口哨呀，小号呀，小鼓呀什么的。孩子们得到这些玩具，新买的乐器，立刻施展起各自的音乐才能来；尽管音调七零八落，广场上却是一派欢快威武的气氛。卖洋娃娃的货摊上也出售独弦琴，不倒翁，木头或者黄铜制成的马刀及步枪；特别是大小不等、颜色艳丽的圣多明我泥塑像，更是应有尽有。这些泥塑像销售最快，因为全镇居民对这位保护神非常敬仰。

广场上充满了油炸香味。吉卜赛老婆婆和姑娘们开设了十五六个油煎小饼的小吃店，她们不停地油炸和出售松软的油饼，有的人就在饼铺外就着烈酒或巧克力吃，有人用一根又长又软的绿色灯心草把饼穿成串带回家中。

广场上也有水果摊，鲜水果芳香扑鼻，孩子们最喜欢朴树果，因为这种果子除了令他们馋涎欲滴外，还为他们提供了练习瞄准的好机会。买朴树果的孩子同时买一节芦苇管，啃完

果子上薄薄的一层黑色果肉后，把又圆又硬的果核放在管子里吹出去，果核飞行时象激战中的子弹一样，也发出嗖嗖的响声。除非那些笨手笨脚的孩子，否则玩这种游戏是不会碰伤别人的；如果万一没有瞄准，果核打到了谁的眼睛上，受害者非成独眼龙不可。当然，这种偶然事件极少发生，所以，行人们经过这种“射击场”时，都不显得惊慌。

此外，游艺晚会上还有七八处果仁摊贩，两三家糖果店，糖果店里卖得最多的是蛋黄酥，螺状蛋糕和蜜渍甘薯。

据说，有个乡下来的漂亮的小伙子，特别爱讲排场，他想给未婚妻，或者说陪他前来的姑娘买点礼物，于是，走到糖果店主人面前，让他称点蛋黄酥和蜜渍甘薯。

“您要多少？”店主人一边问着一边朝一侧称盘里放了一枚四分之一磅的砝码。

“再加一枚砝码。”小伙子回答说。

店主人于是放上一枚半磅的砝码。

“再加一枚砝码。”小伙子就这样连着说了好几遍，店主人不断加砝码，最后几乎把所有的砝码都加上去了。而那位一向娇气并且忸怩作态的姑娘却在一边喋喋不休地吵闹着，说是买那么一大堆糖果，根本没法往家里背；她还说一两个星期都吃不完，最后非得变酸变干发霉不可。姑娘说的句句在理，小伙子虽然开始说姑娘是个矫揉造作的贵妇，最后还是服输了。不过，他不是直截了当地向姑娘让步，而是一点一点软下去的。姑娘说个没完没了，小伙子渐渐服输，他不时打断姑娘的话，对店主人说：

“去掉一枚四分之一磅的砝码。”

这样，盘里的砝码慢慢减掉，最后只剩下一枚四分之一的

砣码了，甚至只有两盎司了。

为了给狂欢晚会增光添彩，还请了一支军乐队。这个军乐队是由于堂安德烈斯·鲁维奥的操心 and 关照才得以从民团时代保留下来的，当时，堂安德烈斯任民团司令。军乐队共有八个乐师，他们每到演出时都庄庄重重地穿上那套为保卫我们自由而战的民团古式制服。他们都是从最聪明能干的手艺人和短工里挑选出来的，吹奏得很是不坏，镇公所给他们的酬金也相当可观：每人七八个里亚尔。这样，快乐镇也就没有必要聘请当地称之为“坐吃盛宴”的乐师了，因为按照以前的老习惯，只要有文艺活动就得从附近的城镇把那些人请来。

堂帕科带着他的两位女友在游艺会上转来转去，他们没有预料错，这招惹得人们议论纷纷。

胡安娜母女比起短工们来要高雅得多，所以，他们谁也不敢凑上去和她们搭话；可是，她们的地位比那些富有的农民、财主和官太太又要低下，因此，贵族一层的人都瞧不上她们；胡安妮塔为非婚所生，这使得她更加孤寂无伴。现在，胡安妮塔一个知心朋友也没有了，小伙子们——她蔑视过他们中的许多人——，穷家子弟，或者被她侮辱过，或因为生性腼腆，都不敢接近她。如果胡安妮塔是个轻佻的女人，那些纨绔子弟一定早已争相去她家拜访了，可是他们不愿在公开场合陪伴于她，因为那样会失掉他们的身份。安东努埃洛是唯一乐于陪着她的小伙子，不过，他在邪道上已经走得很远了，此刻正不知在附近的什么地方游逛呢。

经常去泉口打水的姑娘和赶牲口去饮水的脚夫、牧人和猪倌觉得胡安妮塔自从不去打水那天起就摆出了贵妇之态，他们哪里再敢跟她打招呼呀。

如果不是小学教师堂帕斯库亚尔中途加入他们的行列的话,那么,整整一夜,说得确切一些,直到深夜一点烟火结束时,除了堂帕科外,胡安娜母女二人在广场上就没有第二个人相伴了。

堂帕斯库亚尔是个年逾六旬的单身汉,他体瘦身虚,个子矮小,但是聪颖过人,性格温和。

胡安妮塔年满六岁时,堂帕斯库亚尔就爱上了这姑娘的机伶和活泼,并开始认真教她读书、写字、算账和一些基础知识。

胡安妮塔一向非常钦佩这位给她以教益、执教认真的小学教师,因为他虽然不是一位家庭教师,但待她还算诚恳,而且不用开支学费。

还好,胡安妮塔给她的老师脸上增添了不少光彩,尽管她只是利用学校的假期和放学以后的时间去上课,然而她的成绩却是那样突出,几乎所有正式注册的学生都望尘莫及。

语法概论和里帕尔塔^①的教义问答谁也没有她理解得那么深透,四则运算她也掌握得最纯熟。

胡安妮塔也学了一些史地知识。到了九岁的时候,便能抑扬顿挫地朗诵好些古代歌谣,绘声绘色地讲述萨马涅戈^②的寓言故事了。

堂帕斯库亚尔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去看望胡安妮塔和她母亲了。

起初,安东努埃洛经常去胡安妮塔家拜访,这很使他惊恐;后来,听说堂帕科天天光顾母女俩的家门,他更避免去那

① 里帕尔塔(1536—1618),西班牙耶稣会首领兼作家。

② 萨马涅戈(1745—1791),西班牙寓言家。

里了。这位好好老师也许是这样想的：有安东努埃洛和堂帕科到她们家就足够了，他去就是多余的了，成为两对男女的障碍了。

那天晚上，堂帕斯库亚尔偶然从胡安妮塔身边经过，这姑娘转过身来，对他说：

“晚上好，老师。我们怎么惹了您了，那么摆架子，把我们忘得一干二净啦？”

连珠炮似的一大串洋溢着热情的恭维话，把老师头脑中会成为障碍的顾虑扫除得一干二净了，于是，整个狂欢晚会期间，他一直陪着胡安娜母女，成了那个小小游艺队中的第四个成员了。

无论是在广场上游逛，还是坐在广场的石凳上，两个男人总是置身于胡安娜母女中间，只是偶尔轮流着变换一下位置罢了。

堂帕斯库亚尔和堂帕科都想买点糖果送给母女俩，可是这两个女人不肯让他们破费，胡安娜为了不使堂帕科难堪，便让他买了一大捧花生和地栗，装在口袋里边走边吃；胡安妮塔跟维吉尔牧歌中的人物阿玛里莉斯一样，爱吃栗子，叫堂帕斯库亚尔买了四分之一磅栗子，也边走边吃，丝毫没有羞涩之意。

胡安妮塔拿一颗栗子作为礼物送给堂帕斯库亚尔就足够了，因为这位老先生的牙齿已经掉光，既不能咬也不能嚼，含在嘴里整整一个半小时也没有能把顽栗软化。栗子的坚硬和便宜一定使他想起了人们为什么又把烤干的栗子叫作硬糖块。

他们这样愉快地度过了整整一个晚上，应该说，他们在游

人中是玩得最开心的了，连晚会最后燃放的十分艳丽的烟火也没有放过。

将近午夜一点的时候，两个男人一直把胡安娜母女陪送到家门口。

常言说，夜深鸟入林，快乐镇狂欢的人们各自返回家中，都想快快睡上一个好觉，准备第二天一大早收拾停当，去参加盛大的节日活动。

十五

八月四日这一天，天一放亮，钟声就响个不停，节日气氛顿时变得隆重了。

镇上的人，还有从附近地方赶来的人，真是人山人海，在街上流动；有的涌向广场，那里仍然象前一天夜里一样有许多临时货摊；有的聚集在迎神游行将经过的大路两旁。迎神队伍将从教区所在地的圣多明我教堂出发，在主要街道雄壮地周游一圈后再回到教堂。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铺上了高莎草和鹰爪豆。门楼里，露台上，窗栏前，也都挤满了人，等候观看迎神队伍经过。阳台和窗户的栏杆上，挂着醒目的绿、黄色锦缎，也有的挂着印有大花、饰着花边的棉罩单。

全镇人无不盛装在身，男人们把鬓角和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因为节日的前一天各个理发店都一直忙到深夜十二点才打烊。要人和阔老们，凡是能用“堂”这个尊称的人，都穿着长礼服，戴着高筒帽，甚至还有两三位穿上了燕尾服，法事书记员便是其中的一个。短工们个个衬衫干净利落，把最漂亮的衣服穿了出来；年轻一点儿的，不穿外套，但都手持牧羊杖，或者操着一根长长的椴树、或油橄榄树、或白蜡树的枝条；年纪稍大些的，为了在众人面前显得体面些，都披着披风，这在快乐镇可是万万少不得的礼服呀，尽管太阳热得烤人，似乎存心要把人类烤糊煎焦。

女人们，不管她们的社会地位是高是低，都穿出自己最漂亮的衣服来增加节日气氛。没有一个女人头上是光着的；有的戴着披巾，有的裹着薄薄的毛料大披巾，即使没有毛料披巾，也要包一块特别光洁的仿绸细布头巾。贵妇们身穿黑色、深色的塔夫绸，也有的穿马拉加哗叽，或精纺毛料，或细纺毛料的衣服；她们的女儿，那些高贵的小姐们，穿的是麦斯林纱，或又软又薄的布料衣服，但没有一个不戴披巾的，不管那披巾是绢纱绣花的，还是加泰罗尼亚或曼恰的丝织的。这些姑娘们把头发梳得很光洁，玳瑁压发梳旁，整整齐齐地插栽着素方花、罗勒、香草和红、黄、白色的玫瑰花和石竹，宛如高塔脚下的一簇簇花草。

快乐镇的花草繁多，那是因为它有充足的水源，可以浇灌果园、花圃和花坛，除了其奇妙的特性我们已经称颂了的那眼泉之外，邻近的山石间还有多处水源丰富的泉眼，戽水车和淡水井也不少。

透过建筑考究的宅第的铁栅门，可以看到庭院里盛开的鲜花。有些院落里还生长着橘树和洋槐，投下令人惬意的绿荫。攀缘植物顺墙而爬，给一楼的窗户拉上了一层厚实的窗帘。

有的庭院中央，喷泉把水洒落在红色斑纹的大理石池塘里，院内空气凉爽；有的院中耸立着一座花盆垒成的金字塔，里面长着密密麻麻的花草。

蜻蜓和闲不住的蝴蝶在花草周围飞舞，黄蜂和蜜蜂发出嗡嗡声，忙着在花丛间采蜜。

快乐镇周围，或者说，快乐镇所属的地段，是清一色的旱田和尚未开垦的荒原，没有果园，没有橄榄园，也没有葡萄园。

如果能在那里看到一点绿色的话，就如同在深山沟偶然见到一席瓜田那样。在那个季节里，无论是下过种的耕地，还是留着庄稼茬的大田，或是休闲地，都是一片麦秸样的黄色。这时，地里的麦茬象导火线一样易燃，农夫们通常都就地烧掉肥田。

那里，长得最高、投下的绿影最多的是世纪树、向日葵和质地坚硬、呈树状的铁兰。再有，那一带的人家用动物身上的东西烹调，这不仅产生热量，还发出香气，这香气随风飘荡远达八九里之外，有时人们还没有进镇，只远远地望见地平线上的钟楼时就闻到了迎面飘来的香气。

天刚刚放亮，朱顶雀、麻雀、燕子和其他形色各异的欢快的小鸟便纷纷离巢，飞向原野，去寻觅赖以生存的种子、蚱蜢和其他小动物了。这些小鸟的窝都筑在快乐镇，外出奔忙一天后返回。在外面时，或者在灌木丛中和背阳处栖息片刻，或者在河边溪旁饮清澈的水，或者唱呀，跳呀，使那片绿洲充满了欢乐气氛。

那天，天气格外炎热，不知小鸟们没有外出觅食，还是早早地回了窝，当斑鸠和白鸽在镇内镇外咕咕叫着唱着欢迎保护神时，它们也跟着啼鸣和啁啾。

为了把节日的快乐镇打扮得更加美丽多姿，人们用长满绿叶的树枝搭起了六个凯旋门。

上午八点整，迎神游行队伍排着整齐的行列从教堂出发。教堂司事和几个侍童举着旗帜、教堂十字架布罩和两个银制十字架——它们分别置于布罩的左侧和右侧——，走在最前面，为队伍开路。接着是数不清的蜡烛，也就是说，人们举着点燃的蜡烛，排成两队缓缓而行。队伍中间，间或抬着六个泥

塑或木雕，然而都是五彩缤纷的圣徒像，第五个便是圣多明我。他表情严肃，面容俊美，富有灵感的前额上有颗镀金银星闪闪发光。他举着右手向人们祝福。他的脚下有一条塑得异常逼真的小狗，狗嘴里衔着一个看上去象是真在燃烧的火炬。根据圣胡安娜·德·阿萨梦中所见，正是这把火炬，用上帝的爱和理智点燃和照亮了尘世。之后，又是举着点燃了蜡烛的两列队伍；最后，是安放在月牙尖角上的漂亮的圣母像。这颗月牙，同上天至圣圣母头上的桂冠一样，都是光闪闪的白银制作的。

圣母的披饰是天蓝色的缎子，用银线刺绣的，开支之大那是不消一说的。圣母用左手把可爱的圣婴耶稣搂在胸前，圣婴手上托着地球，并把一个十字架高高地举在头上。圣母的右手拿着披巾。

两个当地人称作“胡梅翁”的助祭，穿着达尔马提亚袍，端着香炉，走在圣母像的前边。

在“胡梅翁”中间，大摇大摆地走着教友会的长友，他在燕尾服外面罩着蓝绸长衫，手里握着一根长长的银拐。这个角色少不得由堂阿尔瓦洛·罗尔丹先生，也就是堂娜伊内斯的丈夫、堂帕科的女婿来担任；圣母像和圣多明我像都是他的一个祖先花钱在蒙塔尼亚塑制的，快乐镇的居民都以此为荣。

安塞尔莫神父穿着豪华的主祭服跟在圣母像之后，他的周围簇拥着好几位神父，他们有的是本地人，有的是外乡人，但都身着短袖祭服和白色祭服。有的神父便步行走，可是有六位神父却举着银白色的长竿，擎着一顶讲究的华盖，华盖下走着我们描述过的教区神父，他大摇大摆，装腔作势。

以镇长为首的镇公所的头面人物紧跟在神父的后边。镇

长穿一身绣有花边、饰着金色流苏的罗缎礼服；秘书官堂帕科就在他的身旁，穿着崭新的长礼服，显得分外典雅，引得显贵们都投去嫉妒的目光，因为这些人的长礼服或燕尾服，不是式样已经过时，就是破旧不堪，有的还打上补丁，绽线裂缝，蛀了虫眼，染上油污。那油污跟熙德在堂贝尔穆多修士的祭服上发现并指责的斑渍同样显眼。

堂安德烈斯·鲁维奥这位大亨没有参加迎神游行，这更显得他是个重要人物了。

在一群小伙子的簇拥、包围下，快乐镇的大力士举着旗竿长得出奇的圣像旗，这面旗帜是由一块五颜六色的塔夫绸拼成的，色泽鲜艳。如果有足够的空间，大力士可以用它打开精彩的场面，因为旗帜至少有四巴拉见方。如果擎旗人按与地面平行的方向挥动旗子，向四周旋转，小伙子们，甚至成年男女都要弯下腰去，得到它保护和降福。旋转旗帜和奉献庇护这一行动总是有阵阵急促的鼓声伴随着的，击鼓手往往就是专门干这种差事的教士。

没有任何真正的部队为迎神游行队伍压阵，这是因为自从民团解体以后快乐镇除了两名治安警察就没有士兵了。不过，取代以往从外地请来的“坐吃盛宴”的乐师的本地的乐师们，却还总是穿着过去的民团制服吹奏乐曲。

快乐镇的居民们并不以此而满足，他们模模糊糊地觉得或认为，保护神有些武士的特征，因而希望在那一宗教节日里多一点军事气氛；他们也真能想出好主意来：在圣周里出来迎神的罗马士兵的胸部别上一枚红色天鹅绒十字，把他们从基督的迫害者变成异教徒和犹太人的迫害者，即基督的死敌；那些属于不同时代的犹太人让犹太人在圣周也出来，或者把他

们变成受保护神的朋友们控制的异教徒。扮成罗马士兵的人化装得维妙维肖，因为快乐镇有个圣徒就是军人出身，生前属于底比斯军团。他的塑像是和从墓穴里找到的一条长骨同时从罗马运来的，这样，他的服装用来化装罗马士兵就再标准不过了。

至于犹太人的服装，式样十分怪诞，用在什么时代的犹太人身上似乎都合适，它豪华精致得只有家存万贯的纨绔子弟才能做得起。正因为这样，扮成犹太人的人要比扮装罗马士兵的人少得多。不过，犹太人并没有因为人数较少就完全顺从，他们时不时地挥舞起棍棒，跟佩戴十字的罗马士兵打成一团，进行妙趣横生的小规模冲突，或者模拟战斗，象独幕喜剧或迎神游行喜剧一样，引得人们哄堂大笑。

这里，我们应该指出的是，别看这些犹太人穿得那么华丽，戴的面具都非常吓人。面具的鼻子做得老大，青紫色，挂着肉赘，活象个紫茄子。这是因为古代的犹太人比现在的犹太人难看得多，尽管那时候他们拥有金山银海，穿戴非常豪华。

虔诚的人群并不是默默地恭候迎神游行队伍经过的，他们狂呼大叫，万岁声此起彼伏，其中时而可以听到异教那甚至狂热到亵渎神明的欢呼声，诸如：“我们的令一切魔鬼心惊胆寒的总主教万岁！”“我们的使所有圣神自惭形秽的保护神万岁！”

为了更好地表示敬意和欢快，不少年轻人都背上了猎枪和大铳，虽然射击时不用子弹和铅丸，但是，塞子把火药压得那样紧，发出的爆炸声震耳欲聋。

迎神游行队伍里一应俱全，人们莫不心满意足。

十六

十点钟，在一架对当地来说音质很好的风琴的伴奏下，唱起了大弥撒，据说托西那和安达卢西亚南部其他地方举行弥撒时没有风琴伴奏，而用吉他伴唱。也许这纯属诬蔑；我们对此不想反驳。我们之所以交待一笔，那是因为我们听到过这种说法。

圣母像又放回到主祭坛的原来的位置上，祭坛的装饰屏直达教堂屋顶，这一金色木雕是楚利拉盖风格的大胆发挥：画面上弯弯曲曲的枝条，繁茂的树叶，水果，武器，魔鬼的象征物，圆花窗——圆花窗里探出天使和六翼天使带翼的小脑袋——，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复杂的迷宫。

主祭坛右侧还有一个祭坛，它的上方便是保护神入座的神龛。

两个祭坛上都用花束，爱神木、月桂树和柠檬树编制的花环装饰一新，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的蜡烛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神殿的四壁刚刚粉刷过，一片洁白，毫无瑕疵。有的地方覆盖着大红锦缎，当然，真正的锦缎很少，大多是仿锦的印花波纹毛织品。

神殿里挤满了人，大殿中央全是女人，她们有的屈膝而跪，有的席地而坐，几乎个个都在摇扇取凉。五颜六色的扇子不停地挥动着，不禁使人眼花缭乱。男人们围在殿堂四周，大

多站立着，只有镇公所的几位官员和没有参加迎神游行但来望弥撒的堂安德烈斯这位大亨坐在几条胡桃木靠背长椅上。

在场的人都用惊愕的目光望着那位大亨。那一天，他第一次在胸前佩带上了金质徽章，钻石，红宝石和闪闪发光的十字勋章绶带，这绶带是政府为表彰他供职期间的卓越贡献刚刚授给他的。

胡安娜母女也没有参加迎神游行，因为她们的家就在大路边，在家门口观看了游行的盛况，弥撒快开始时，她们来到了教堂。母女俩一走进教堂，男人们都情不自禁地低声赞叹起来。女人们又气愤又嫉妒，嘴里不停地嘟囔着什么。胡安娜走在前面，用胳膊肘打开道路，女儿跟随在后，她穿着一件漂亮的中国丝绸做的连衣裙，搭着草莓色的披巾，黑发象贝壳一样在头顶高高隆起，压发梳旁边插着一大堆石竹花；她宛如光芒四射的太阳，在神殿里放出了奇光异彩。由于连衣裙下部较高，她没有配戴其他胸饰，匀称而俊俏的身姿全然展现了出来。胡安妮塔简直成了一位高贵夫人，神殿里的皇后。她的同伴们几乎不敢相信她就是不久前还背着水罐到泉边打水的那位少女。她步履矫健有力，同时又庄重适度。

胡安妮塔手中拿着一把大扇子，并且优雅地扇动着。她那只手仿佛没有干过笨重粗糙的家务劳动，而是象珍宝似的一直保存在棉花中的。

她走进教堂引起了极大惊异，以致本来秩序井然、安静无声的教堂慌乱了足有三四分钟。博学多识、对歌谣集倒背如流的那位小学教师，立刻记起了歌谣中描述的一幅情景。他咬着镇议会的一个成员的耳朵说，有一次，一位塞维利亚姑娘突然走进了僻静的圣西门教堂，侍童和教堂司事都被她弄得

神不守舍了，他们甚至把祷词中的“阿门”说成了“爱情”。

面对胡安妮塔突如其来的成功，堂娜伊内斯却没有怎么惊慌。她早已得知胡安妮塔从一个健壮粗俗的姑娘变成了贵夫人一样的女人；而且，通过克里斯皮娜的了解和探询，她也早已知道，胡安妮塔那一天要穿一件快乐镇及其方圆几十里都不曾见到过的最时髦、最华丽的连衣裙。不过，她万万没有想到胡安妮塔打扮得这么出众，这不能不引起她的担忧。她尽管接二连三地生了八个孩子，而且依然保持着美貌，然而在内心深处却感到自己的容貌已大大逊色于胡安妮塔了；她痛苦地发现，胡安妮塔比她会打扮，并且典雅不俗；而她，堂娜伊内斯，虽然自命超群，还是醋意浓重，不得不承认胡安妮塔在这方面已胜她一筹。一个出身卑贱、家境贫寒、没受过什么教育、几乎象没有脖铃的奶牛一样在大街上长大的黄毛丫头，突然间成了如此引人瞩目的女郎，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罗尔丹夫人几乎一无所知。

胡安娜看到女儿奇异的容貌引起那样的惊叹，她自己 also 倍感骄傲和洋洋得意了。她没有找偏僻处同女儿跪下去，而是挑了个最显眼的位置：母女两人立刻走到镇公所要员、堂帕科和堂安德烈斯坐着的长背靠椅旁边的一小块空当处，那本来是其他女人出于尊敬和谦恭而留下的空当，堂娜伊内斯就在那附近。自然，这位夫人把胡安娜母女的突然出现视为放肆无礼，恨不得马上狠狠地给两个女人一点儿颜色看看。

这情况已引起了安塞尔莫神父的警觉，他对胡安妮塔，对胡安妮塔的母亲极为不满。

安塞尔莫神父的心肠并不坏，也不是个无知之辈，对教理神学和伦理学都知道得不少，头脑机敏，具有雄辩的口才。但

是，他性格固执，一旦接受了什么看法便坚持到底；但是，对世俗的事情知道得很少。他已经深情地爱上了堂娜伊内斯，这位夫人在他心中唤起了崇敬和爱恋，她成了他心目中的偶像。这是常常渗入和潜入老人们贞洁心灵的诚挚的感情：没有欲望没有邪念的爱，所谓柏拉图主义大概指的正是这样的爱，这种爱是巴尔塔萨·卡斯蒂略内^①伯爵在他的《宫廷侍从》精彩的末尾几页中用明白无疑的文字描述过的那种半神化了的感觉，是一种微妙、缥缈、纯洁的爱。

安塞尔莫神父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没有也不可能沉醉于这种甜蜜的爱中去；不过，尽管他没有意识到，实际上已经把堂娜伊内斯当作天使或女神一样敬仰了。他对堂娜伊内斯身上的缺点和罪恶视而不见，只看到她身上的美德：审慎明智，仁慈，深居简出和对宗教的虔诚。在安塞尔莫神父眼里，堂娜伊内斯是已婚女人和母亲们的楷模，是学识广博的贵妇们的榜样。

有关胡安妮塔的事情，堂娜伊内斯对安塞尔莫神父已说过不少，这位神父从中认识到堂娜伊内斯的目的无非是提醒他，对镇上正在议论的丑事和出现的恶劣行径要设法避免和制止。

受堂娜伊内斯的提示，安塞尔莫神父特意针对实际情况为那天准备了布道，其内容是他一贯喜欢涉及的：他对本世纪的堕落以及与这种堕落互为因果的可恶表现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他说，宗教信仰的淡漠导致了道德的沉沦，这正如大厦的地基被挖空了一样。过份追求舒适安逸和穿戴打扮必然会使

^① 巴尔塔萨·卡斯蒂略内(1478—1529)，意大利作家。

灵魂脱离严肃修炼，偏离永恒的幸福，无法控制地转向一时的低级乐趣，激起人们获得和享受这种乐趣的可憎欲望。

这就是野心、贪婪和好色，即撒旦布下的罗网，撒下的诱饵，勾引我们上钩，最后把我们拖走吞掉。不信神明，转信异教，是贪图安逸和讲究排场的后果，并借助野心和贪婪到处泛滥，传播，毒化人们的灵魂。

神父引经据典阐述他的教理。圣多明我在西蒙·德·蒙福尔^①的帮助下使阿尔比人皈依之前，这些阿尔比人曾沦为可怕的异端邪说的俘虏，因为他们完全迷醉于漂亮的服装、富丽的宴席和邪恶的情欲了。一个勾引马丁·路德的坏女人，导致大半个欧洲转信了新教；阴险的安娜·博莱娜^②成了魔鬼征服英国人的工具，而这些英国人以前都是热心的天主教徒。然而，贪婪比淫欲更可恶，因为，尽管一切异教或不敬神明的革命都起因于体育运动，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和背叛习俗，但是，使革命成功的却总是贪婪，因为它把革命变成了一种爬杆取物的游戏，而竿子顶端放着的恰恰是教堂的财富。

“也许，忠诚老实、待人平和的人，”神父补充说，“会以为教会很穷，没有什么财富好掠夺，因而革命的年代就已经结束。但是，这些人大错而特错了，这太令人痛心了！教会没有了财产，那木竿子顶端放上了或将要放上富人的私有财产，这样一来，他们更会肆无忌惮地去霸占，而‘霸占’，正象人们所说的（我在这里想使用这个词，而不想用另一个恰如其分但分量过重的词了），并不是亵渎神明。”

① 西蒙·德·蒙福尔(1208—1265)，即英国莱斯特伯爵。

② 安娜·博莱娜(1507—1536)，跟亨利八世结婚，后被休弃。她因与人私通被处死刑。

神父又谈到了社会主义，他严厉谴责了这个学说，竭力论证社会主义是乌托邦，是黄粱美梦，是胡言乱语。依据他的看法，世界上总是有穷富之别的；他说，如果社会革命取得胜利的话，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即现在的富人变成穷人，一些胆大能干的穷人可能变成富人；可是，穷人的数目却有增无减，他们将更加穷困不堪，因为大量的财富将由于罢工、骚乱和内战而消耗和毁掉。相反，假如已经建立起来的稳定的秩序能够保持下去，并避免让任何人在触犯刑法的情况下发财致富，让大家辛勤劳动，以正当手段富裕起来，物质和财富必然会迅速增加，富人更富，富人也会越来越多；穷人的家境也将得到改善，这样，将来终有一天，穷人的日子比现在的富人还要优越。然而，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社会阶级和等级都长存不变，而且，这种差别应该得到尊重，因为即使天堂也存在着等级差别呀。

说到这里，神父慷慨陈词，批评当今有许多人并没有建立重要的功勋，却处心积虑地想摆脱自己的阶级地位，挤进上层社会。店铺老板只是因为发了财就想当侯爵；高利贷者想当公爵；军曹还没有上过战场就想当将军；不知羞耻的姑娘，竟然想当太太和贵妇。对所有这些流弊，特别是对女性的奢华和由此产生的种种恶果，神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激烈程度不亚于闪电雷鸣。

神父把注重打扮、以面容漂亮而自负的姑娘的躯体比喻成魔鬼的蜂窝。他说，这个蜂窝里的蜜汁甜化了毒剂，蜜蜂和带着锋利蜇针的雄蜂从那里飞出，那是一个放荡、罪恶、愚蠢的可恶的蜂群。

讲究排场和注重打扮不仅会毒化空气，把来教堂望弥撒

的男人们的灵魂也搅得不得安宁，影响他们的精神的升华，而且，还必须花费掉远远超过自己正当工作的所得，这样一来就必然要接收追求者的礼物，骗取追求者的钱财。穷家寒舍的姑娘一旦开始沿着滑坡走下去，就要打扮得花枝招展，就会很容易地走上偷窃的道路。神父说，当英明荣耀的天主教徒堂娜伊莎贝尔女王在塞哥维亚的庆典中几次看到有人狗胆穿丝挂绸时一定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她明令，除贵族和富家女子，一律不得身着丝绸。这命令非常英明，非常符合道德准则。

总而言之，那一天神父的说教雄辩感人；他斥责了恶习，却没有指摘当事人；他没有点任何人的名，也没有影射任何人。

堂娜伊内斯煽动起来的充满恶意的嫉妒开始悄悄地传染给了每一个女人。她们用侮慢的目光盯着打扮入时的胡安妮塔。大家本来就认为她是非婚所生，现在更坚信她是个罪恶在身的女人了。她们各自在心中记起了民间的格言或警句，来说明罪恶是通过血缘关系遗传给下一代的；有其母，必有其女；是狗改不了吃屎；遗传，遗传，无法遮掩；长尾狗，变不成纯种犬；女儿的长相，妈妈的模样；蒙头盖面，改不了你的原样。

胡安娜和胡安妮塔并没有因为羞怯和惊恐而不能自制，但是，无声的风暴骤然打到她们身上，使得母女俩的确难以抵御。表面上，母亲受到的震动更大，胡安妮塔似乎并没有失去沉着和平静。她很自豪，她确信自己并没有犯什么严重过失，因此，她一直能支撑着。但是，平白无辜地遭到侮辱，既使她感到痛苦，又令她义愤填膺，她的脸顿时涨得火红。她垂下眼

帘，注意用眼皮和长长的睫毛遮掩住自己的目光。她无力控制，两颗泪珠润湿了眼睛。

弥撒结束了，母女俩避免被别人察觉，悄悄离开了人群，向家门急速走去。

十七

胡安妮塔有气无力地倒在一张大扶手椅上；胡安娜象头关在笼子里的母狮，在小客厅里来回踱着大步。

“竟然如此放肆！”她叫喊道，“他妈的……这群女流氓，母……母猪！要是现在还禁止进口丝绸，那她们不走私谁能穿上这种布料？但愿上帝给我们造就些体面的贵妇和阔太太。法事书记员的两个女儿，哪个不穿丝绸？哪个不是里穿罗外挂缎的？可是，俗话说，即便遍体绫罗，母猴终归是母猴！她们的面孔比阴沉沉的天空还要难看。她们有什么高贵的地方？谁不知道她们是弗拉斯基塔——感谢上帝宽恕了她——的女儿。法事书记员追逐弗拉斯基塔并娶作老婆时，这个女人还是堂安德烈斯磨坊里一个小伙计的遗孀呢。他为什么娶她作妻子？还不是为了摆脱困境，因为弗拉斯基塔养了一大群鸡，一只雏鸡到她手里几天就长得膘肥肉胖，从而积攒了一大笔钱。她平时从不声张，不招惹人注意，但大家都叫她机灵女人。那女人的一双手，好灵巧，好厉害呀！买鸡的时候，她在可怜的鸡群摸呀找呀，然后手一伸，象钳子似地把鸡紧紧抓住，十个十个地分好，在她手里没有死过一只小鸡。她喂的鸡又肥又大，卖的价钱很高。我倒要问问安塞尔莫神父，难道这样残忍的行当也是阔妇们的得体职业？”

胡安妮塔很快排解了心中的郁闷，说：

“妈妈，你别跟我唠叨法事书记员的两个女儿了，我并不把她们看得很坏。她们惊恐无礼地看我，那是她们愚蠢。”

“可是，我的孩子，我真不明白，她们究竟怕什么呀？妹妹瘦得象条小虫子，谁能看上她呀；姐姐穿红着绿，花枝招展，胖得圆滚滚的，活象一个长着两只脚的大西红柿。再说，她脸皮可也真厚！她的未婚夫还象迎神游行时犹太人那样一副打扮，就跑到教堂望弥撒来了，并且还一直陪伴着她，迎神游行时也是紧挨着她。佩比托只不过是马鞍匠的儿子，他有什么高贵的！他父亲不该给他买那么高贵的衣服，做个马鞍给他背上也不错嘛。他在格拉纳达混了几年，弄了个法学硕士回来了，可是，还跟去那里以前一样粗鲁愚笨，只不过象驴叫似地讲几句拉丁文和法律术语罢了。可是，孩子，还是你说得对，我们不应该抱怨这些人，都是那个该死的安塞尔莫神父惹的祸。”

“不要说神父的坏话，”胡安妮塔说，“他是一面圣洁的镜子。他在布道里说的很多话都是非常在理的。他有些话是言过其实了，可我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说。伊莎贝尔女王之所以明令禁止穿用丝绸，那是因为那个时候人们看问题的方式同现在大不一样；再说，当时丝绸一定贵得要命，不倾家荡产谁能穿得上。一句话，我不明白女王为什么要禁止穿用丝绸；没准儿她压根儿就没有下过这道禁令呢。不过，是否确有其事，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我不埋怨女王，也不埋怨神父，应该恨那个人面兽心的堂娜伊内斯，是她编造那套东西来陷害我的。这笔帐我一定要找她算，我对天发誓，一定要跟她算帐！”

说到这里，胡安妮塔站起身来，朝母亲走去；她双眼冒着火星，同时祷告似地划着十字，一本正经地说：

“我对这个十字发誓：我一定要报仇，不是让她倒霉一辈子，忘不掉我的厉害，就是我被从地球上除掉。”

“对，孩子。”胡安娜说，“报仇，一定要报仇。谁碰上这种情况都要这样做的，不过，千万不要胡来，特别注意不要骂人，这样做在道德上是犯罪的。仇是要报的，但不要骂人，要谨慎从事，要狠下一条心。”

“放心吧，我会谨慎从事的。我要尽可能地不露声色，做得要比那个混帐女人更隐蔽。至于是下狠心不下狠心，我告诉你，我的心是善良的。”

说到这里，母女二人听到从大街上传来可怕的呼叫声，口哨声和奔跑声。她们赶忙跑到窗前，从窗缝向外观看；两个人刚刚站稳，就看见一团慌乱的人群和一条发怒的母牛飞速而过。那母牛拴着一条又粗又长的绳子，由十四五个人身强力壮、动作机敏的小伙子牵拉着，后面还有些青年人用龙舌兰的茎和葶抽打牛，刺激它，让它发怒。

胡安娜母女俩没有继续观看大街上发生的事情，因为在客厅里，就在她们眼前出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女仆开门把堂帕科让了进来，他手里抱着一个红色球状物。她们立即认出了那个球状物是法事书记员的大女儿，她已经不省人事，脑门上有个大肿块。脸上和鼻子上抹着粘乎乎的黄东西，招来不少苍蝇。起初，她们不知道那黄东西是什么，不过，很快就明白了，原来是一层薄薄的蛋黄酥。

堂娜妮科拉西塔把未婚夫买的一包蛋黄酥拿在手里，后来摔了一跤，但是没有碰破鼻子，只因为在倒地时鼻子受到了蛋黄酥的保护。

妮科拉西塔和父亲、妹妹都去了广场，她的未婚夫佩比托

陪伴在旁。他头上戴着面具，打扮得同他的未婚妻一样招惹别人的注意。佩比托买了不少甜食分给大家吃。妮科拉西塔沉浸在同未婚夫的谈情中。她和自己的亲人都忘记了保护神节的庆祝活动还包括用绳子牵拉斗牛，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这次用母牛代替了公牛。

他们成群结队地从胡安娜母女家住的大街上奔驰而过时，突然听到一片嘈杂声，并且看到人群乱哄哄地背向母牛四处逃跑，直到那时他们才意识到大难临头。

法事书记员根本顾不上他的女儿，穿着燕尾服就扶着铁栏爬上窗户躲起来。他的小女儿也许由于瘦小和泼辣，轻快地爬上了另一个铁栅，象只猴子似地呆在上面。

佩比托表现得十分豪爽，他读过司各特^①的小说《拉马摩尔的新娘》，想要学习书中的人物埃特加多。可惜，母牛并不理会他的英雄气概，狠狠地顶了他一脑门，把他撂倒在地。幸运的是，母牛没有再理会他，也没有伤害他，因为对它最具有吸引力的是在它前边奔跑、裙子迅速摆动的那个大红球。街面上铺着高莎草和鹰爪豆，迎神队伍走过时又滴下了不少蜡油，所以，路面很滑。这样，堂娜妮科拉西塔脚下一滑，跌了个嘴啃泥也就不足为奇了。多亏了那两磅蛋黄酥，没有使她面部同街面直接接触，可怜的姑娘才没有受什么伤，只是脑门上磕了个大疙瘩。不过，她丧魂失魄，顿时失去了知觉。开始，在疯狂奔逃中，她以为牛角狠狠地一会儿从这里一会儿从那里插进了她柔嫩的肉体里。她是那样恐惧，在失去知觉之前全身痉挛，裙子抖动得很厉害，这就更加吸引了母牛的注意力，

^① 司各特(1771—1832)，英国诗人，历史小说家。

它直向她奔去。

小伙子们那样拼命拽住绳子，才把母牛拽住，使那天避免了一场灾难，宗教节日没有演成一场悲剧。

正从那里经过、准备去看望胡安娜母女的堂帕科，一看到堂娜妮科拉西塔晕倒在地，便把她抱起来，送到胡安娜母女家里。

胡安娜母女得知事情经过后，把气恼忘到了一边，热情地照应起病人来。她们用浓醋刺激被母牛撞伤的妮科拉西塔，使她恢复了知觉，随后在醋中加水稀释，把敷布沾湿，放在肿块上，用一块白手帕包好。堂娜妮科拉西塔简直变成了一个丘比特^①。最后，母女二人又给她洗了脸，擦净了她脸上的硬壳和蛋黄酥污渍。

心地善良的胡安娜母女忙个不停，堂帕科一直在她们身边帮忙。

法事书记员、佩比托和伤者的妹妹从惊愕状态中恢复过来以后，跑到胡安娜家门前来叫堂娜妮科拉西塔；这时，后者也恢复了过来，没等他们进门，便迎着他们走出去了。

堂娜妮科拉西塔急忙走出屋，那些人又没有进门，这完全可以看作是他们感到羞愧；然而，妮科拉西塔离开时非但没有道谢，反而面色冷淡。本来就存有戒心的胡安娜和胡安妮塔认为，那是他们看不起她们，怕跟她们接触有失他们的身份和玷污他们的名声。

于是，胡安娜怒从心头起，趁女儿上楼去房间不在场的机会对堂帕科说：

^① 罗马神话中的爱神。

“堂帕科先生，今天他们这样羞辱我们，您一定看得一清二楚了。而挑起事端的，是您的女儿，我的那位贵妇堂娜伊内斯。她以为是我们用甜言蜜语奉承您，骗取您的钱财。这您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我女儿接受了您的衣料和一些小礼物，这不假，可是，我们是还了情的。如果说还礼不重，起码是礼尚往来呀。您身上的长礼服与我女儿今天穿出去的丝连衣裙价钱是相当的，而这件连衣裙把我女儿坑得好苦哇。我们母女是您的好朋友，对您有真挚的感情，可是，我们的这种感情还没有达到甘心情愿作您的牺牲品的程度。如果我们以后让您继续来我们家，人家会说我们是道德败坏的女人，甚至会把我们赶出快乐镇。您来和我们聚谈很使胡安妮塔开心，可是，我是不欢迎那种毫无意义、甚至让我们付出高昂代价的聚谈的。所以，我不得不忍痛对您说，不过我没有任何恶意，请您离开这里，再别来我们家，至少情况变化之前您不要来。如果以后情况有变化，另当别论，假如没有变化，就请永远别在这里露面。”

听了胡安娜这席话，堂帕科感到内疚，他怔怔地呆了半天，找不到合适的话回答她。他吞吞吐吐地想说些什么，但是，性格果断的胡安娜没有让他说出来。没等女儿回来， she 就把堂帕科推到门口，赶到大街上去了。

十八

堂帕科本来就被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搞得茫然不知所措，现在又被胡安娜赶了出来，更觉得六神无主，不知何去何从，只是情不自禁地朝家里走去。他要好好反省一番，检查检查自己的灵魂。他首先发现自己是问心无愧的。他爱上了那个可以做他孙女的姑娘尽管有点离奇，但并不是什么罪过。至于几个星期来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去胡安娜母女家，他并不认为那有什么不检点，也不应该受到指摘。他对胡安妮塔有时，甚至同时有几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仿佛胡安妮塔的心底隐藏着某种神秘莫测的东西。他知道得很清楚，胡安妮塔之所以还没有接受他的爱，那是因为他没有正式向她求爱。但是，她开玩笑叫他老爷爷，想用巧妙的法子不让他咬着耳朵和她说话，避免和他单独在一起，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胡安妮塔无意认他作未婚夫，作情夫。然而，莫非这是女人为了迷住男人和令男人产生渺茫的希望而惯用的心计和本能？堂帕科还记起了胡安妮塔同安东努埃洛窃窃私语的情景，于是，心中的醋意油然而生。

会不会是胡安妮塔爱上了安东努埃洛，但又觉得他配不上她，因而正考虑甩掉他，下决心把堂帕科作为自己最理想最合适的对象呢？她母亲肯定会给她出主意的，莫非她是在自己的心上人和她母亲为她选择的情人之间犹豫不决？不管是

哪种情况，反正胡安妮塔的形象已经深深印在堂帕科的脑海里，而且，他觉得她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可爱。他清楚地意识到，无论是姑娘本人还是她母亲，都从来没有流露出要发他的不义之财。她母亲也许想把他当做女婿，可是她本人却是另一回事了，直到那时还没有表示出对他的爱慕之情，更不要说把他作为情夫和丈夫了。他已经技穷力竭了。人们之所以对胡安娜母女那样怒目而视，过错全在于他；而挑起众怒的，毫无疑问，是他女儿堂娜伊内斯。接着，堂帕科想了想，又感到豁然开朗和心花怒放了。退一步说，胡安妮塔不爱他，可是她喜欢听他说话，听到他的俏皮话朗朗发笑，对他的机敏拍手称好，听他说话时全神贯注，聚精会神。在他刚刚被赶出的那幢房子里，他曾受到了诚恳而友好的接待，而那两个女人正是为此——也许还有其他原因——方才承受了恶意的侮辱，他觉得做点让她们高兴的事，已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了。

想到这里，堂帕科的心一下子激动起来，他决定去看望他的女儿，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坦率地讲给她听，同时也要她说说她为什么对胡安娜母女那样心毒手狠。

堂帕科要迈出这一步，该拿出多大的勇气呀！堂娜伊内斯严厉而固执，这令他望而生畏；但是，羞怯之情使他战胜了恐惧，他竭尽全力壮起胆子来，摆出一副果敢的神情，兴冲冲地向堂娜伊内斯·洛佩斯·德·罗尔丹夫人家里走去。他知道，午睡时刻女儿一定是单人独处的。

那时，堂娜伊内斯家是两点吃午饭。堂阿尔瓦洛如果不外出，饭后立即上床休息。他吃得很饱，喝自家酿制的比赫雷斯的雪利更醇和的美酒喝得更多，所以，恕我直言，他头一着枕头便鼾声大作，一觉就睡到四五点钟。

午间休息时，女佣塞拉菲娜和伙计小卡尔沃把孩子们带到宅第的另一侧去，免得他们吵闹影响父母。这样，堂娜伊内斯便独自呆在她的客厅或房间里，有时算帐，有时潜心祷告，有时读祷告书，有时读点历史。

堂安德烈斯这位大亨和镇上的其他要人只在晚间出来走访和参加聚谈。那些造谣中伤的人可以随意说三道四，居心不良的人也可以编造出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来。但堂娜伊内斯是个举止端庄、作风正派的女人，所以，安塞尔莫神父说得对，她是天主教的好信徒露克莱西娅^①一样的女人，她善于以非凡的本领实践着那条有名的法则：“如果你不是贞洁的女人，遇事就应该三思而后行。”在这一点上，堂娜伊内斯是完全可以昂首挺胸的，对她的贞洁有一点点怀疑的任何话都可以被看作恶意的诬蔑和攻击。

塞拉菲娜进去通报堂帕科来访时，堂娜伊内斯正饶有兴趣地阅读圣多明我的传记，虽然那天是基督教历的新年，但一大早就去参加宗教仪式，没有能象往常一样阅读此书。

出入女儿家，堂帕科是有充分自由的，但塞拉菲娜还是通报了一声，为的是让她的女主人有点准备。所以，从女仆通报到堂帕科进门问好，只有一分钟。

“午间好。”

“午安，父亲大人。”堂娜伊内斯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毕恭毕敬地走过去吻父亲的手，并且请他入座。堂帕科在女儿对面的扶手椅上落了座。

“看到您我真高兴。”堂娜伊内斯接着说，“都记不得有多

^① 露克莱西娅是古罗马的一位夫人，因被侮辱而自杀。

少星期您没有来这里了，您在忙些什么呀？什么事把您拖住了，连晚上都抽不出一两个小时来看看我，跟我聊聊天？我很高兴您和光临我家的安塞尔莫神父和别的先生一块儿玩玩牌，聊聊天。”

从堂娜伊内斯柔声细语的这些怨言中倒听不出有什么用意，因为话语中充满了父女之情；然而，对堂帕科来说可是严酷无情的审问，对此，他不得不作出认真的答复，敷衍搪塞是无济于事的。他必须坦率地回答女儿的问话。于是，堂帕科鼓起勇气这样答道：

“孩子，你这样抱怨我不是没有道理的。我有好长时间没有来你这儿参加聚谈了。你是怎么想的呢？我可能老糊涂了，性格古怪了起来，我去参加了另一处的聚谈，它比你这里的清静，也不怎么讲究排场；不过，我要直率地告诉你，它对我有着特殊的吸引力。”

“天哪，父亲大人！我早就听说了。不过，要不是听您亲口说，我还不相信呢。象您这样有地位、有知识、严肃庄重的人，竟然降低身份，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跟胡安娜母女那样门第低微、不大有教养的女人闲谈，这确实使我感到惊奇。而且，更令人惊奇的是，和她们母女聚谈的不仅仅是您一个人，几乎每次都有铁匠的儿子安东努埃洛在场，他可是咱们镇上年轻人中最粗鄙的小无赖呀。好一个聚谈会！你们也是难得的一对呀！事实是……人家跟我谈起这件事时，我真不知说什么好。有的人说安东努埃洛是胡安妮塔的未婚夫，鬼才知道是什么关系呢！这些人还把您同胡安娜挂上了钩；另外一些人说您在追求胡安妮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那位大名鼎鼎的安东努埃洛又去干什么，他充当什么角色呢？难道你

们是情敌不成？您应该承认，您是发疯了，做糊涂事了。尽管胡安妮塔不是个正派姑娘，又一身男子气，或者说象一匹放纵的母马，但是，我并不否认她长得漂亮出众。可是，即使她是女神维纳斯，您也不该（请原谅，父亲大人，我这样说完全是为您好）下贱到每天都朝她家里跑呀。您象受宠的胜利者一样独自一人去那里已经是一种罪过，是行为堕落的表现了；还要去那里和安东努埃洛争个高低，那我更不知道该怎么说您好了。往轻里说，您是失去了理智。您清醒清醒吧，别再去那两个女人了。让我们，镇上所有的人，也设法把您直到现在还只是徒劳地追求胡安娜或者胡安妮塔因而常去她们家当做没有那么回事罢了。即使说您只是有过这种邪念，那罪恶也不很轻了；相反，这种事即使不出在虔诚的教徒身上，而是出在普通的世俗人身上，那也是够丢人的。您不要生气，我想直言不讳地告诉您，非常痛心地说：人家都在耻笑您啊！”

堂帕科本来鼓足了勇气想跟女儿谈谈，批评批评女儿的行为，然而，此刻那勇气早已在罗尔丹夫人的脚下烟消云散了。女儿不容辩驳的训诫象一块块晶莹的冰凌打在他的身上，冰尖直扎进他的心窝。从富有诗情的一面看，一切都令堂帕科心花怒放。胡安妮塔是个正派、贞洁、聪明、庄重的姑娘，而且，她象斯巴达处女一样美丽动人，象猎狩女神狄安娜一样体态丰满健美，她身材匀称、结实、灵巧，具有最贞洁、最优雅、最年轻的美女的种种诱惑力。不错，不成器的安东努埃洛的确经常去找她，而且对她分外亲热，可那只是因为他们自幼一起长大。她在纯洁的心里把他当作亲兄弟看待和爱护，她是想让他改邪归正，不坠入万丈深渊。

至于胡安妮塔的母亲，不错，她年轻时曾有过那一带人

称为失足的过错，但她后来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用那维持自身及抚养不幸爱情之果的正直劳动洗涤了那个罪过。仅仅这一点就足以把堂娜伊内斯的眼光驳倒了。不过，如果撇开这富有诗意的一面，用平常人的眼光来理解的话，堂娜伊内斯确实有充分的理由。在快乐镇大多数居民看来，胡安妮塔只不过是个提罐去泉边打水的姑娘，是高个儿女人胡安娜的私生女。她直到八九岁之时还满街乱跑，同那些小无赖混在一起呢。以后，她又一直与安东努埃洛保持着那种可疑的亲密关系。大家都一致认为安东努埃洛是个放荡的二流子。

这样，象堂帕科这样上了年纪，举止严肃、地位显赫的人做出那种不光彩的事来，从表面上看来只能给人这样的印象，要么他是安东努埃洛的情敌，要么象她说的，一个去讨母亲的欢心，另一个去追求女儿。然而，在他从堂娜伊内斯严厉说教给他造成的沮丧中恢复过来以后发现，女儿猛烈的进攻已经把他置于一死胡同中，正如常言所说，他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了。于是，堂帕科放开嗓门，这样说道：

“随人们去说好了，我只能认为他们可笑，因为他们说的全然是荒谬绝伦的。表面看，似乎我是有过错的；其实，我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存在什么过失和缺点，更没有污斑。我的女婿也许是位很高贵的人，而我可不是；我和出身卑微的人打交道就是和我一样的人打交道。你们可以要求我同正派的人打交道，可是，谁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断言胡安娜母女不是正派人。看到胡安妮塔，和她聊会儿天，我心里感到高兴，所以我才每天晚上到她家里去。我的年龄比你大，比你知道的多，会掌握自己的行动，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不需要别人指手划脚，你说的那一大套，我可不想听，也忍受不了。安塞尔莫神父今

天也许出于好意说的那些话，已经够我受的了；而你和那些心怀嫉妒的女人还要添油加醋，火上浇油。”

“我的上帝啊！”堂娜伊内斯打断他的话说，“天大的冤枉啊，我哪有那种坏心眼呀。您丧失理智，也不该达到这种程度，竟然怀疑我嫉妒那么一个母亲的……女儿呀！事情本来就很简单，那个不要脸的姑娘跑进教堂里，不穿适合她身份的普通衣装，而是象大城市招惹男人的高级妓女那样，穿着豪华的服饰。她的衣服是从哪儿来的？镇上人谁不知道那是您送给她的！”

“我不否认是我送给她的。她收下我的礼物是为了不使我扫兴。再说，作为礼尚往来，她给我的衣服比我给她的衣服更值钱呢，谁也不能说她穿了我白送的衣服。胡安妮塔穿好穿坏，都是靠她用正当的劳动得来的。今天，禁穿丝绸法和其他类似的法律都早已失效了。只要胡安妮塔有钱，又愿意打扮自己，别说穿丝绸，就是穿金饰银挂珍宝，你也管不着人家呀！”

“若不是我对您应有的尊重堵住了我的嘴的话，”堂娜伊内斯反驳说，“我真敢说您是精神失常了。象童话中讲的那样，那么一个丫头片子，一夜间竟然变成了公主，这丑闻早已闹得满城风雨了；可是，您还竭力辩护呢。您说那长礼服是她送给您的，那可是天大的笑话，她迟早要向您收大钱的。她缝缝补补，她妈妈做香肠血肠，这样赚得的钱远不够做长礼服、用豪华的连衣裙和草莓色的披巾打扮自己的。人们说得好，在马德里，有钱去看斗牛的只有高贵的夫人和讲究排场的姑娘。说不定哪一天，别说穿讲究的衣服，就是糊口度日的钱那母女俩恐怕也挣不上。到那时，她们就会找上您和其他男人的家门

去讨钱，你们总不能把长礼服退给她们吧，如果事先不付钱的话，到时候鬼知道你们该给她们什么呢。”

“不该给的，以前不给，将来也永远不会给。”堂帕科失去了常态，大声喊叫起来，“我要告诉你，只要胡安妮塔同意，我就毫不迟疑地娶她，而你就必须把她当作母亲来尊重。”

“耶稣啊！圣母啊！要我尊重那个破烂货……您要是真的干出这种蠢事来，我可就没脸去见人啦！”

“事情只有胡安妮塔能决定了。我们再谈下去，非得大吵大闹起来不可。所以，我还是走吧。再见，孩子。”

“父亲大人，愿上帝保佑您，保佑您别再这样一味糊涂下去了。”

堂帕科满腔愤怒，急匆匆地离开了女儿家，而堂娜伊内斯的火气也不见得比他小。

十九

安塞尔莫神父的布道讲过之后，快乐镇的人们议论纷纷，都认为那是针对胡安娜母女说的。那天晚上，在俱乐部里，除了小学老师，谁也没有为她们说句好话。

有些地方，这种俱乐部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初级游艺场所和文学社址。

一般地说，比如在快乐镇吧，俱乐部设在一间位于药店后面的比较宽敞、舒适的厅堂里。

人们去那里读书看报，抽烟，聊天，玩九点^①，三人牌，同花顺，四K；有时也下象棋，玩多米诺骨牌和跳棋。

快乐镇的药店老板堂波利卡波热情招待客人，当地差不多所有重要人物都喜欢到他那儿去，只有女人们例外，因为她们都是信教的，而药店老板身上非但没有圣气，相反，倒颇有点令人羡慕的反教会和唯物主义者的名声，因而女人们对她深恶痛绝。堂波利卡波一直是单身，他那张嘴，毁起别人名声来，比斧子还厉害；他那张居心叵测的面孔，活泛而有点斜视的眼睛，鹰钩鼻子和讥讽的瘪嘴巴，都透出他那辛辣尖刻的性格来。

镇上人把堂波利卡波的理论 and 科学知识说得神乎其神，许多人认为，他所说和所做的一切并非都出自人的固有才能，很大一部分是出于灵感和魔鬼的协助；对此，堂波利卡波谈到

自己时曾这样宣称：如果宗教裁判所依然存在的话，他早就不在人间了，非被活活烧死不可。他的理论是，一切事物都是相同的，它们之间实际上的差异小于表现出来的差异，内含的差异小于外表的差异；产生这种差异的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存在于事物之中，并在其间运动，它掩盖了其存在的根源。根据它的不同效应和作用，这种力量或叫作热量，或叫作光，或叫作电，或叫作磁力。事物的改变与转化，生存与死亡，都是由此产生的。这种力量就是堂波利卡波的上帝。他为自己中魔似地附在这个上帝身上感到自命不凡。

堂波利卡波并没有魔杖，来利用这位上帝和以这位上帝的名义创造奇迹；可是，他右手的小拇指上却留着尖利结实的长指甲。平常他拿这根指甲当牙签用。女人们见到这根指甲，就如同看到魔王的指甲一样害怕。据说，药店老板能从那根指甲排出磁流来，随心所欲地将一个人磁化，使他昏昏沉沉，固定不动；他用脚在一块狼皮上迅速一磨擦，便能使一切带电，同时指甲又能喷出束状或冠羽状的蓝色电火花；还有人对天发誓说亲眼看见过，当他身上充了电并且到了极限时，他只要把指甲靠近一下，就能点着油灯，或者使专门用于这种试验的一个很漂亮的小管子冒出火花。

这些说法是否包含着夸张成份，我无法断言；但是，不管怎么说，尽管他由于相貌丑陋而遭到女人们的厌弃，却不失为一个天性欢愉、热情好客的人。

到他那里聚谈的人，哪天晚上也不下八九个。教区神父是不会去的，因为那里谈起话来对上帝不恭不敬。但是，医

① 九点，和下文的三人牌，同花顺，四 K，均为西班牙的纸牌游戏。

生，镇议会的两三个成员，甚至镇长先生本人，几个年长的人和小学老师堂帕斯库亚尔却都是那儿的常客。

说起那天的布道来，堂波利卡波尖刻而诙谐地议论了一番，用讥讽的语气说神父说得蛮有道理。

“他说得对，先生们，”他说，“教会已经没有财产可供瓜分了。教会的财产分配得很不平均，只有少数人发了大财。所以，未来的革命就是要占有另外一些财产，而且要尽可能平均地分配给所有穷人。”

小学老师是个利己的自由主义者，他这样回答道：

“说革命不公正地剥夺了教会的财产是不确切的。如果说教会的财产被剥夺了，那它是得到了赔偿的。为了公共利益，国家采取赔偿的办法剥夺教会财产；不过，即使不赔偿，情况也跟您说的不一样。任何一个团体都不能拥有它的成员所拥有的法律规定的绝对权利。国家是个至高无上的团体，其他一切团体都必须服从于它，和国家对抗的团体是不能存在的。既然国家能决定一切团体的存亡，为什么不可以支配它们所拥有的财产呢？我认为，我们的文明远非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越来越应该扩大和保证个人的利益。今天，如果不是神经错乱的话，谁敢说一个政府或一位国王，不管这个政府和国王是多么受人敬重和权势在握，能够草菅人命和支配人家的财产呢？”

“您别在我们面前诡辩了。”药店老板打断他的话，说，“如果说加入团体的每个人都具有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利，包括集会结社的权利；如果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剥夺一个人的财产，处置一个人的生命，这就是说，先前存在于每个加数里的东西，就不再存在于这些加数之和里了，这如何加以解释呢？”

小学老师陷入了窘境，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反驳药店老板的论点；但是，他最后还是找到了理由，如果说这理由不甚有说服力的话，起码是尖刻的。

幸好，在座的客人差不多全是富裕的产业主，其中有好几位买过教会的财产，所以，他们觉得堂帕斯库亚尔的推理比梭伦^①和利库戈^②还要英明，便都站到了他的一边，药店老板孤立了，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弄得他茫然无措，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堂波利卡波没有轻易被说服和吓住，但是，大家都争吵得精疲力竭，嗓子也都喊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激烈交锋之后，无神论终于同意了虔诚的天主教的论点，双方进入了休战状态。平静了好大一会儿，大家又谈起了那一天的布道，女人们为什么打扮得花枝招展，胡安妮塔的穿戴如何华丽。

对此，小学老师同样驳斥了神父的布道，为胡安妮塔进行了最热烈、最坚决、最有说服力的辩护。

“胡安妮塔，”堂帕斯库亚尔说，“是个谨慎、正派和勤劳的姑娘，天生的一副美人模样。我认为，她不仅有权利，而且也应该把自己打扮一番，从而把上帝赋予她的美完全显露出来。如果不这样做，就辜负了上帝的一片心意，是对五枚银币的寓言故事的蔑视。我很奇怪，你们这些人刚才还站在我这一边为私有财产辩护呢，怎么现在又站到堂波利卡波一边反对我，谴责起私有财产来了呢。你们看，只要胡安妮塔有钱，为什么不可以痛痛快快地花一花，把自己打扮得象个王后呢？她哪

① 梭伦(公元前约 638—前约 559)，古雅典的立法者、政治改革家和诗人。古希腊“七贤”之一。

② 利库戈，古希腊斯巴达的立法者。

一点配不上当王后或女皇？”

药店老板心中生出个坏主意，其他人在各自妻子的仇恨与嫉妒的驱使下，不管堂帕斯库亚尔说什么，他们都厚着脸皮——如果说不是振振有词的话——连讥讽带挖苦地大加驳斥。

高个儿女人胡安娜被宣布为刁钻的女人；胡安妮塔那姑娘已经走上歧途，正在腐蚀和败坏着良好风尚；堂帕科那老头子神经错乱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被胡安娜母女俩置于一种难堪的境地，她们将吸干他的钱财。

大家正在争论得最热闹的时候，堂帕科走进了药店；他在走进后堂之前，已经听到和明白了屋里在争吵着一些可怕的事情，感到快快不乐。

大家一下子静了下来，谁也不愿意当面羞辱他。但不管怎么说，创伤是已经造成了。人们立即扭转话题，谈论起了别的事情。堂帕科尽量克制自己，佯装没有听到他们说的话，尽力避免把话题拉回那个让他如此气恼的事情上去。

为掩人耳目，他极力装出平静和愉快的样子；他谈起了政界的新闻；对堂安德烈斯·鲁维奥刚刚获得一枚大十字勋章，成为一位非常尊贵的人物表示祝贺；最后，又跟小学老师甩了几把四K。

他开玩笑似地对药店老板说，他不相信他的手指甲上有电流；而药店老板为了说服他，答应他专门找一天，准备准备，再叫他亲自去，他当着他的面用指甲把油灯点亮，让小试验管冒火花。

堂帕科把痛苦和恼恨藏在心里，尽量克制自己。但是，他刚一回到家，苦恼便使他老泪纵横，恼恨得握紧拳头，象是敌

人就站在他的面前，他非要给他几拳头不可。

然而，他对付不了全镇，他女儿是罪魁祸首，他最恨的是她。

他左思右想，除了向胡安妮塔求婚并且和她结婚外，他找不出更好的法子来报仇，来惩罚他的女儿；要想对抗所有的人而去保护胡安妮塔，也只能使用这种不得不使用的权利了。

那样的话，啊，即使胡安妮塔每天换一件新的丝绸服装，有谁敢说她的坏话呀！

考虑成熟后，堂帕科又反问自己的心灵，这颗心告诉他，他已经痴情地爱上了那个姑娘。

于是，堂帕科没有再犹豫和思索，他走到写字台前，给堂娜胡安娜·古铁雷斯太太（他没有用“高个儿女人”这个绰号）写了一封严肃的信，正式向她的女儿求婚。

信写好后，堂帕科立即把那个又是镇公所信差又是他仆人的手下人叫来，嘱咐他第二天一大早把封好的信当面交给高个儿女人胡安娜。

把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他才象一个刚刚完成一项重任的人，象一个历尽千辛万险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的人那样，上床躺下，带着一种比较宁静和愉快的心情进入了梦乡。

二十

早晨七点钟，胡安娜便收到了信。她虽然识几个字，但读起来困难却很大，无法一气读完，黑压压的字令她不时停下来，不过，她心里充满了快乐。

胡安娜生来不爱动脑子，又缺乏远见卓识。她没有考虑许许多多的难题。在她的内心世界里，洋溢着她和女儿取胜后的喜悦。她兴冲冲地跑到楼下客厅，把消息告诉了正在那里做针线活的胡安妮塔。

母亲不知道如何评论这件事，只是大声地说道：

“这可是了不起的胜利！那些草狗和母猪知道了，还不把肺气炸了！”

“喂，妈妈，”胡安妮塔平心静气地说，“我可不想让人家把肺气炸，我看最好别张扬出去。”

“孩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假如我们，我，你，他，做事不当的话，气炸肺的可就是我们啦。堂娜伊内斯不会容忍；教区神父，那位大亨，教会，国家，世俗的，天国的，都将劈头盖脑地向我们猛扑过来，把我们搞得头破血流，说不定把我们一脚踢出快乐镇。到了另一个地方，谁知道你能不能博得你现在的声誉，这么多的主顾；我还能不能揽到这么多针线活，堂帕科能不能获得主要依靠他本人的能力，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堂安德烈

斯的庇护和支持才拥有的今天这样的权力和影响？即便能够如此的话，谁知道要经过多长时间呢？”

“孩子，你这些不祥的预感是从哪儿来的呀？”

“反正不需要预言家和算命先生给我这些预感。再说，我并没有爱上堂帕科，他也不一定爱上了我。草草率率地结婚，有什么好处？他向我求婚，那是对我献殷勤的一种表示，这你还不不懂吗？他这样做，我非常感谢他；他珍爱我，这也令我愉快；但是，我只限于感谢和愉快罢了。他经常到我们家来聚谈，又送给我一条连衣裙，这引来了街谈巷议，由此他便想用跟我结婚的办法消除坏影响。所以，出于这样的动机，他也可以跟你结婚，因为，别人也在说你和他的闲话；而我倒应该跟铁匠的儿子结婚，因为对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人们的闲话比对我跟堂帕科的关系多得多，难听得多。不行，妈妈，那么做太愚蠢了。或者，你如果愿意听听我的话的话，这只是证明了，好心的堂帕科即使不象他女婿那样，族徽上有狮子、巨鸟和其他饰纹，但也是一个百里挑一的男子汉。”

“孩子，既然你承认堂帕科是个尽善尽美的男子汉，为什么不嫁给他呢？”

“因为我不想为了钱决定结婚或不结婚；因为，即使我可以为了钱财决定的话，那么，眼下我自己也还没有考虑成熟；尤其是，我用不着利用这个男人豪爽的绅士风度，来抓住他的话柄，满足我的虚荣心和野心；因为我对他并没有爱情。我乐于同他交往，赞赏他的机敏，喜欢听他谈话；但是，我远远没有成为他的妻子、跟他结婚的想法，我们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不想一步就超越这个距离。他来我们家时，我有时也曾想往这条道上走，朝那个方向努力。如果不发生这些意外事情，

谁知道我会不会走上那条路，反正，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朝那个方向移动一步。”

“唉，孩子，事情拖了这么久，到现在又抛出这么一大堆打退堂鼓的话来，真叫我扫兴呀！堂帕斯库亚尔的学问可真大，把你教得聪明过头了。你说的这些话都象是你从他给你读的书本里摘下来的。可是，说来说去，我们怎么回答堂帕科的信呢？你说好了，一切照你说的办，因为事情对你说来比对我更关系重大，再说，你比莱贝^①的学问还大呢。”

“还怎么回答呀？向他表示感谢，告诉他事情不行就完了呗。”

“那么，谁来写这封信？我看，还是我来写吧……要把话说得婉转些。在文字上雕琢，我还没有这个本事，你肯定行。你慢慢说，我来写，别看我的字写得七上八下的。唉，现在我更提不起笔来了。自从你爸爸在战场上死在卡洛斯分子手下后，除了记帐，我再也没有动过笔。”

“不管字写得好还是写得坏，这封信得由您来写，我来口述。”

“不过，今天还用不着写。干嘛这么急呀？谁催我们了？这可是重要的一步呀，在决定之前可是得考虑考虑，三思而后行呀。再过一两天写也不算迟，今天就不写了。明天，假如你还是坚持现在的意见，不管我愿意不愿意，你说什么我就写什么。”

胡安妮塔心想，不管考虑多长时间，她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不过，她对母亲的请求还是让了步，同意等到第二天。第

^① 莱贝，西班牙十五世纪的一位以智慧超群而著称的主教。

二天，母女二人根据说定的分工，写好了信。由于此信对这个真实而简单的故事情节进一步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我们还是一字不漏地抄录于此。

信是这样写的：

堂帕科先生：

我刚刚收到您的信，您在信中对我和我女儿说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话，对此，我们母女感到无上的光荣。我们对您的一腔感激之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我女儿喜欢您，更尊敬您；但是，她郑重地对我说，您提出的那件事她不能也不应该接受。她认为，她那天打扮得象公主一样去听神父布道是她本人举止不慎，因为那更激起了本来就想咬她一口的人们的嫉妒和憎恨。现在，全镇都沸腾了。举行婚礼不是好的补救办法，那等于火上浇油，更会闹得沸沸扬扬。您的女儿肯定会出面大闹特闹的。届时，我们将无法忍受，我们三个人将被迫去外地藏身。堂帕科，总而言之，胡安妮塔认为结婚是个愚蠢的想法。另外，她说，她内心深处也不同意此事；你们年龄相差悬殊，尽管她对您怀有真挚的情谊，但并不爱您。她认为，随便承认您的慷慨，草率同您结婚，以满足她的虚荣和野心，这是极不光彩的；她说，凭着良好的主观愿望结婚是不可取的，更何况这个愿望没有什么基础。还是明智些吧，你们最好不要结婚，您在此事上迈出的这一步也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如果我们接受您提出的要求，堂娜伊内斯会对我们怀恨在心的；如果得知我们没有接受您的要求，会认为我们是无缘无故地摆架子，看不起她的父亲，她会跟

我们闹得更凶。请您切记，对此事要守口如瓶。我把您的信寄还给您，请您连同我的信一起撕毁，免得留下字据。但愿我们母女在您脑海中留下良好的印象。我们深情地感谢您，请接受您最热情的女友和忠诚的女仆的良好祝愿。

胡安娜·古铁雷斯

二十一

堂帕科读过信后悲喜交集，他觉得信中措词很有分寸，同时也看得出，那是胡安妮塔口述的。

假如胡安妮塔接受他的求爱，堂帕科当然会高兴的；但是，她在堂帕科心目中的份量同此刻拒绝他的求爱时的份量相比，要轻得多了。他模模糊糊地觉得，是他给胡安妮塔提供了公开拒绝他的机会。他一方面因为胡安妮塔声明不爱他而感到极端痛苦，同时也不得不钦佩姑娘说话的坦率。堂帕科完全同意信中阐述的不宜结婚的理由，客观形势使他变得理智了，他已经预感到结婚将导致一场灾难和亲人的不快。

所以，堂帕科读完信时，既因为胡安妮塔拒绝他的求爱伤了他的自尊心而感到痛苦和内疚，同时，对姑娘的举止谨慎又深感钦佩和赞叹。胡安妮塔十分坦率地解释了不能接受求爱的各种原因，并且尽量把话说得委婉不伤感情，这更加深了堂帕科对她的爱慕。

堂帕科也认识到，他求爱和遭到的拒绝是不宜外传的。不过，他尽管没有勇气把他的信和胡安娜的回信撕掉或烧毁，还是把两封信藏进了写字台里最隐蔽的地方。

同时，堂帕科设法摆脱痛苦心情，努力把胡安妮塔忘掉，或者，如果还想继续爱她的话，至少要冷静些，自制些，耐心地等待上帝扭转时局，因为，在人的一生中，希望总是伴随你到

最后一刻的。

或许为了尽快忘却胡安妮塔，或许想在他那颗燃烧的心上泼点水，堂帕科决定暂时不再登胡安妮塔的家门，并且尽力避免在大街上、在教堂里、在广场上与她相遇。

胡安妮塔呢？由于她不习惯于孤独，又非常爱听堂帕科的谈话，整天为孤寂而苦恼，为不得不作出这种牺牲而痛惜。当她独自与心相伴时，她常常在内心深处用她那观察事物的非凡聪颖和冷静来认真地反复地思考发生的一切。在这里，我们设法把她的思想用自白的形式记录下来：

“我这是自作自受，至今我一直穿戴随便，没有认真打扮过。我母亲（如果我触犯了她的话，但愿上帝原谅我）缺乏理智，当然她很可能出于对我的溺爱而丧失了理智。我们母女俩确实干了一些蠢事，为此付出代价是理所当然的，对此我不该有任何抱怨。首先，我已是个到了婚龄的姑娘，如果说我还没有什么地位的话，将来还是想有所进益的，我不该去泉边打水，不该去蓄水池洗衣。我应该自重。我过去没有这样做，就想在一个早上变成贵妇，使镇上的阔太太们一下子黯然失色，惊愕不已，激起她们的嫉妒和愤恨，这就更加荒唐了。如果我事先能够赢得具有权势的尊贵的堂娜伊内斯·洛佩斯·德·罗尔丹太太的欢心，我的这种突然转化本来会是有成功把握的。可是，我非但没有那样做，还使她生了气。不错，同堂帕科交往令我欢心和愉快，但我从来没有想到同他结婚，因此我对我的另一个愚蠢行为深感痛心，我和母亲不该那样缺乏慎重考虑。我们为什么要堂帕科天天晚上来我们家里聚谈？有时他独自一人来，更糟糕的是，他有时还和安东努埃洛一起来。我们这样做，完全出于我们真诚的愿望，没有顾及我们是

穷人，而穷人的愿望又是难以实现的；另一方面，为了不致招惹严厉的惩处，又必须屈从直至死去也难以得到圆满的结果。我们的聚谈是清清白白的，完全可以认为比堂娜伊内斯家的聚谈还要健康。然而，在那个爱传闲话的克里斯皮娜——她到处刺探，刺探不到就编造——的挑唆下，怎能叫堂娜伊内斯不知道，甚至不相信那么多的丑闻陋行呢？克里斯皮娜肯定开始是说安东努埃洛是我的男朋友，堂帕科是我妈妈的男朋友；后来，又说同时占有了两个男人，一个是为了满足我的欢心，一个是为了有钱花；她还会告诉堂娜伊内斯，我在吃着堂帕科赠送的美味，其中包括她自家制作的香美无双的巧克力。我知道堂娜伊内斯会暴跳如雷的，特别是当她怀疑堂帕科可能跟我结婚时更会怒不可遏，这是因为堂娜伊内斯想继承或者她的子女们继承堂帕科慢慢积蓄起来的财产和庄园。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阻止堂帕科结婚；如果要结婚，那就找一个能为他增添光彩、但已过育龄不能生育的门第高贵的寡妇，但愿亚伯拉罕与撒拉^①的喜剧不再重演。”

如果我这里用的不是原话的话，那么，就内容来说不会有出入的，胡安妮塔确实是这样独自暗想的。她又继续想道：

“我现在应该迷途知返，让理智支配我的行动，使之同常理相合拍。我必须具有双倍的理智，既为我自己考虑，又要为我母亲考虑。既然我纯洁得如同白鸽（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就不该把安塞尔莫神父布道时多次宣讲的福音警句的另一半忘掉。所以，今后我必须象蛇一样狡黠和机敏。对我来说，那

^① 亚伯拉罕和撒拉均为《旧约圣经》故事中的人物。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她先是不育，后因上帝眷顾，晚年得子。

种粗俗姑娘的生活应该一去不复返了，但愿上帝也不要让我重新坠入公主生活的迷网中去。今后再不能光着头背着水罐去镇外泉边了，也不能在得到一定地位、权势和真正爵号——只有这样，穿绸挂缎才是名正言顺的——之前，再去穿戴丝绸了。现在我应该遵循一条正确的中间道路：少出家门，多做衣，勤刺绣，经常步入教堂，望弥撒，做祷告，打扮要普通些，穿细布衣，搭一般深色头巾。看看这样能不能抹去留在人们脑海里的我天真无知造成的不良印象，甚至得一个圣女的名声。”

胡安妮塔尽管心烦意乱，但是想到这里还是不由得笑了起来。之后，继续想道：

“我确确实实不是个坏女人，我对上帝的爱超过了对其他一切事物的爱。我尊崇和信仰上帝；可是，真是见鬼，为什么不直说出来呀？我也爱我自己，尊崇我自己。这也许是一种罪恶，不过，这种罪恶是微不足道的，合乎情理的，几乎算不上罪恶。我应该当心的是，不能让我的这第二个尊崇公开化，保持它的神秘性，这是为了不惊动任何人。表面上，我应尽量装成个可怜的教徒；不过，我为什么不能花点精力把上帝赐给我的这个漂亮身子打扮得雅致些，收拾得干净些呢？我要在不引起任何人猜疑的前提下，精心打扮自己，打扮得象西班牙公主一样。要是让别人，比如说让那个赶牲口的胡利安知道，我的天哪，事情该多可怕！有一次，他在泉边给骡子饮水时大惊小怪地说，他在科尔多瓦给一位侯爵夫人当仆佣时，有人问了他一句话，激起了他满腔怒火。当时他正在厨房里，女仆们端着一个大盆和两大罐水，准备送去侯爵夫人的房间。‘假如你妻子也用这样的盆，’一个女仆问他，‘你怎么办？’他回答说：

‘我将操起一根棍子，把她当作卑鄙的女流氓打个鼻青脸肿。’所以，我洗身子的事一定要严守秘密，绝不让胡利安和与他持相同观点的人把我革出教门。但是，只是这样还不能保持身子的洁净，我还要穿用洁白舒适的内衣。我没有外活的时候，要拿我的积蓄，抽空给自己做几件连奥地利的大公夫人都没有穿过的精致的衬衣和绣花衬裙，外面罩上平常的外衣。这样，我就象一朵掩映在绿叶之中的、也许掩映在野草中的紫罗兰，别人不易发现，除非他有灵敏的嗅觉，或者花香过分浓郁。我要做堂帕斯库亚尔朗诵的歌谣里描写的那个人物，此人穿一件朝圣服，外披一件：

不值分文的披风；
而里面的一件，
却价值连城。”

胡安妮塔读着这句诗，并想自己效法时，不由得忘记了心中的忧闷，爽朗地笑出声来。

“孩子，你笑什么？”一次，她母亲问道。“现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可不是好笑的呀！”

“妈妈，是好笑的事。笑总比生气好。只要把事情往好的一面想，悲痛就会减轻，人就会得到安慰。”

对上述自白中涉及的一切，胡安妮塔并不只是想想或说了事，她要一丝不苟地去认真履行了。

几个月的时间一眨眼过去了。

胡安妮塔的变化开始引起了别人的注目，镇上最虔诚的教徒们对她赞不绝口，特别是安塞尔莫神父，尽管基督教要求

他谦卑，他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无限骄傲，逢人便说他突然创造了一个奇迹，那个就要坠入万丈深渊的年轻貌美但罪恶深重的姑娘被他救出来了。

二十二

胡安妮塔恢复名声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取得的，而且作出了不少的牺牲和努力，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呀！

对她来说，最痛苦的，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在绝对的孤独中度日。

她心烦意乱，常常怀疑自己要得黄疸病。

她不能也不想后退一步。绝不能同以前相交的姑娘们攀谈，重建同她们的友谊。这些已经遭受羞辱的姑娘，说不定对她要猛烈进攻呢；她更不能，即便有这样的愿望，与贵族小姐和那些以小姐自居的富有的农家姑娘接近。由于她母亲地位卑微，她又是私生，加上镇上人强加给她的坏名声在居民中广为传播，那些姑娘小姐们都远远地躲着她。

胡安妮塔也不得不断绝了与安东努埃洛的友谊与交往。这不仅仅是为了不再给别人提供诽谤的口实，也是因为安东努埃洛头脑很简单，她不得不果断地把他从自己身边永远撵走了。

在安塞尔莫神父做了那次有名的布道两天之后，安东努埃洛从鬼混的地方回到了快乐镇。那时，他在镇上听到的全是胡安妮塔制造的丑闻和她从安塞尔莫神父那里得到的受之无愧的严厉训诫。

广场上，教堂旁小丘那里的杨树荫下，年轻人聚会和聊天

的地方，不少朋友和相识拿他开很重的玩笑，说人们都认为他充当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对胡安妮塔象对神似地崇敬、膜拜、效劳，然而那姑娘却瞧他不起，并且不知接受了一个讨厌的情敌多少礼物，关系发展到何种程度。

对于看问题肤浅的人来说，胡安妮塔同安东努埃洛的关系也许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不过，我认为，那关系很平常，要比人们想象的更合情理。

安东努埃洛和胡安妮塔自幼亲密无间。他们年龄相差无几，几乎同龄，可以说，他们是一起长大的。安东努埃洛缺乏教养，粗俗，鲁莽，顽皮。他没有什么天资，非常任性，连父亲也管不了他；别看他毛病这么多，胡安妮塔却待他很好。她取得了并且依然保持着对那个小伙子的支配权，使得小伙子尊敬她，惧怕她，服从她，就象家犬对主人那样。

胡安妮塔从来没有想到要象女人爱男人那样爱安东努埃洛；而安东努埃洛呢，他把胡安妮塔看作是一个高级人物，他对她的爱是出于本能的，因而也是平庸的；他把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都同那种爱联系起来，使那种爱得到满足；他不懂得爱的真正含义，不了解什么是爱，爱的实质，献给胡安妮塔的是一片纯洁、完美、柏拉图式的情意。人们如果认真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对于粗俗的男人来说，产生这样的情感并不奇怪。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有崇拜和酷爱一点什么的渴望和需要。心灵高尚的人，知识渊博的人，行为审慎的人，他们有较强的理解能力，崇拜一个抽象的东西：崇拜上帝，崇拜美德或者崇拜科学。然而，一颗不开化的脑袋，一个甚至连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美德、什么是上帝都不知道的人，只能不假思索地把那种几乎是下意识的感情献给一个可见的、具

有形体的、有血有肉的偶像。

胡安妮塔在安东努埃洛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个偶像，是他崇拜的神。安东努埃洛如同虔诚的宗教徒那样听从胡安妮塔的警告和训斥，并且立刻对天发誓一定要把她的话当做自己的行动准则。安东努埃洛一见到胡安妮塔就感到被后者的影响征服了，被后者超群的智慧迷住了，也感到自己的心同她紧紧连在了一起。不幸的是，安东努埃洛一离开胡安妮塔，那种良好的影响便不翼而飞，他那粗野的本性和卑劣的情感便把他团团围起来，把他同胡安妮塔隔离了，胡安妮塔的那些善意规劝和训诫也被抛到九霄云外。胡安妮塔的魅力曾经神奇般地把安东努埃洛改造成一个有理智的人，远离了她的魅力，安东努埃洛又会变成一个无赖和笨蛋。

胡安妮塔陶冶安东努埃洛的灵魂由于时间较短而见效甚微，但是，她还是喜欢他，关心他，并且为能够哪怕是片刻管束他而深感自豪。

为确切地说明胡安妮塔到底对安东努埃洛的爱慕达到了何种程度，我不妨打个比方：那种爱慕之情恰如某些贵妇对阿拉诺人^①，或对一只体大力猛的猎狗的爱一样，这种猎狗令来访者胆战心惊，它一爪子能把人撂倒，一口将人咬得七零八落，不过，它一见到主人，便乖乖地趴在主人脚下；如果主人用手抚摸它的头，或用脚踢踢它，踩踩它，它就更得意忘形了。

当然，发生我们就要叙述的这件事情时，安东努埃洛听到了伙伴们的恶意讥讽，改变了态度，把他的顺从和温良都抛弃了。他已经不再是一只狗，而是一条狼。

① 阿拉诺人，公元五世纪初入侵西班牙的一个部族。

如果说安东努埃洛要说的话可以称作一篇演讲的话，那么，他是带着一份再三推敲的讲稿去找胡安妮塔的。而且，为了使演讲不丢三拉四，不颠倒顺序，他准备象卸去重负那样，开门见山，和盘托出。当时，周围的环境正好对他实现自己的愿望有利。

胡安娜在厨房里干活，胡安妮塔独自一人在客厅里做针线活儿。

安东努埃洛紧锁着眉头，怒容满面地走了进来。

两个人互相寒暄之后，安东努埃洛说：

“你把我都快气炸了，我要郑重告诉你，你把我骗得好苦呀！你把我蒙在鼓里捉弄我，我再也不干了。”

“亲爱的，”胡安妮塔笑着说，“可是，我不知道你怎样才能不再傻里傻气的。我只知道我对你做的傻事没有任何责任；我什么时候在什么事情上欺骗了你，那我就更一无所知了。”

“你明明是个坏女人，却在我面前装成圣女迷惑我，让我崇拜你。现在全镇都在议论你和堂帕科的关系，说他供养你，给你买衣服穿。”

“难道你相信那些诬蔑？你非但不为我辩护，不对那些诽谤者发泄愤怒，却来跟我发火？”

胡安妮塔不假思索，脱口就说出了这些话；但她很快抑制住了，想修正说出的话。她知道安东努埃洛举止鲁莽，但她并不认为他是个胆小鬼。

如果说他没有挺身为胡安妮塔辩解，那并不是因为他胆小怕事，而是因为他那可恶的无知使他把别人的坏话当成了事实。不过，他这样做更好些。假如安东努埃洛为替她辩护而跟别人争吵，从而导致伤残或更大的不幸，只能使事态进一

步恶化,给她带来更大的麻烦。

于是,胡安妮塔补充说:

“你想的对,你没有为我辩护是对的。我太轻率了。不了解我的人议论我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人家看见的都是些表面现象嘛。我应该忍受、应该原谅骂我的那些人。你也要原谅他们。不过,不要相信他们的话。你非常了解我,知道我对你有怎样纯真的感情,有怎样亲妹妹一样的温情,我现在仍然喜欢你,你不该也不能相信那些中伤的话;怎么啦,你不知道我也可以象喜欢你一样喜欢堂帕科吗?”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安东努埃洛反驳说。“你又来对我耍手腕,想用谎言迷惑我,可是,你办不到。你嘲笑我,把我当傻瓜。我不能沉默了。即使你捂住我的嘴,我咬断你的手也得说话。今后,我再不做你的玩物了,让了解你的人去做你的玩物吧。我算是看清楚你了,认识你了。你是个奸诈的女人,堕落的女人。你母亲,比你更糟。”

这最后一句话,安东努埃洛说出来显然是想要激起刚从厨房走进客厅的胡安娜的怒火的。

“唉,孩子!”胡安娜说。“你怎么这样忍气吞声呀?就任这个木头脑袋的牲口骂你,任这个野性的骡子踢你?”

“太太,”安东努埃洛说,“如果您不想让我忘记您还是个女人,不想让我骂得你狗血喷头,把您的伪装剥下来的话,那您就应该注意您的话,对我别如此无礼。”

听到安东努埃洛如此恶毒地侮辱自己,胡安娜气得说不出话来,她立刻朝安东努埃洛猛扑过去。为了不让母亲和安东努埃洛打起来,胡安妮塔赶紧站到他们中间拉架。

“滚开!快给我从这里滚开!这辈子再别到这儿来。对

我来说，你已经是个死人了，你那个大名我也要永远忘掉。我的所作所为，没必要对你说。不管你对我的看法多么坏，我都不放在心上。快给我滚开！”

生怕母亲同安东努埃洛打起来，闹得满城风雨，胡安妮塔一直站在他们中间，一边数落着，一边把小伙子轻轻推到临街的大门口。她亲自打开了弹子锁，开了门，把老朋友推出门外。当时，胡安妮塔脸上与其说怒不可遏，毋宁说愁容不展。安东努埃洛看到她如此庄重适度，很快消了气，没有再骂下去，耷拉下脑袋，不声不响地离去了。

二十三

胡安娜母女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本来就够苦闷的了，现在又添了一件确实很伤脑筋的事。

开始，在人们中间那么广泛地流传着一个说法，说胡安娜道德败坏到了甚至为女儿拉皮条，连大户人家都不敢再叫她到自己家去干活，惟恐她是第二个塞莱丝蒂娜，把自家的梅丽贝娅^①勾引坏。可是，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那种可怕的局面慢慢缓和了下来；更何况，胡安娜熬葡萄汁，做松仁糖、馅饼、糖饼，指挥屠宰、安排家宴的手艺是那么高超，以致在镇上找不到第二个可以顶替她的人，所以，那些家境宽裕、口味高雅的人，摈弃了对她的疑心，继续叫她来家里干活，只是多留心一些，注意不让她干一点拉皮条的事。这样，胡安娜本来日趋下降的收入和收益又逐渐恢复到了正常水平，尽管没有增加。

胡安妮塔的幽居和简朴终于奏了效，安塞尔莫神父认为自己把一个刚刚误入歧途的姑娘改造成了良女，将一只迷途的羔羊在落入狼爪虎口之前抢救了出来，送回了栏圈。神父的这说法在镇民中引起了反响和回声。于是，胡安妮塔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改变了，如果说她不是一只洁白无瑕的鸽子，起码也是弃暗投明的玛格达莱娜^②了，不过，她不是悔罪，而是忏悔邪念。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胡安妮塔巧用心计，历尽艰辛，才取

得了如此灿烂的成果。

性格严厉的堂娜伊内斯是最难打动的一个女人。她不相信胡安妮塔的美德。怀疑那一切都是伪装。

当堂娜伊内斯仍然固执己见，怀疑胡安妮塔是个伪善女人的消息传到胡安妮塔的耳朵以后，这姑娘暗暗想道：“能识别布料的不是坏裁缝。”她没有惊慌，没有后退，而是沿着她选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说话间到了冬天，堂娜伊内斯想给每个孩子都做一件漂亮的外套。那时，胡安妮塔已经是一位声誉很高的裁缝了，同她的手艺相比，塞拉菲娜和镇上其他女人做的衣服简直粗俗得不屑一顾。她通过寄来的时装杂志，了解巴黎最新式样的服饰。她不只是悉心模仿，从而限制自己的思路，而是自己设计，剪裁，创新，做出的女装可以拿到皇宫去展览，让《基度山伯爵》的作者大仲马和《跛子魔鬼》的作者贝列兹·德·格瓦拉^③浓墨描绘一番；给男童女婴做的服装漂亮新颖，可与英国阔佬和银行家的子孙们穿的衣服相媲美。

请读者完全相信我，别以为我说得象安达卢西亚人那样言过其实，也不是我对胡安妮塔的好感蒙住了我的眼睛。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没有一点夸张，没有添油加醋。我去过快乐镇，亲眼看到过胡安妮塔缝制的衣服，每一件都令我惊愕万

① 塞莱丝蒂娜和梅丽贝娅都是十五世纪西班牙作家罗哈斯的小说《塞莱丝蒂娜》中的人物。青年卡利斯托追寻猎鹰走到少女梅丽贝娅的花园中，一见钟情，立即向她倾诉爱慕，少女嫌他唐突，严词斥责。他痛苦地回到家中，仆人劝他向拉皮条能手塞莱丝蒂娜求助。她施展出哄骗吹嘘的全套本领，很快说动了梅丽贝娅。

② 玛格达莱娜，即抹大拉的马利亚，原为妓女，后改恶向善。见《新约圣经·路加福音》。

③ 贝列兹·德·格瓦拉(1579—1644)，西班牙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

分。而且,大家都知道,我是很有鉴赏力的。

堂娜伊内斯左思右想,觉得孩子们要是穿上胡安妮塔做的衣服,一定俊俏可爱。她打消了对胡安妮塔的厌恶,把她请到家里,让她按照孩子们的年龄和性别给每个人做一件外套。

胡安妮塔去堂娜伊内斯家里时,打扮得是那样寒酸和简朴,象是刚刚从修道院出来的一样;她说话柔声细气,谦恭庄重,不做作,也没有忸怩之态。

堂娜伊内斯看到这一切,无疑将她的心扉打开了,或者至少打开了一条细缝。她这个人见多识广,心里少不了多想一想,暗自说道:

“如果不是伪装,这姑娘确实招人喜爱;如果她是伪装的话,那么,那可真是个心计多的机灵鬼,伪装得天衣无缝啊。”

这就是说,堂娜伊内斯开始对胡安妮塔产生好感了。

堂娜伊内斯对胡安妮塔的好感是有代价的,而且,她出于本能,很快就向她索取了报酬。即使世界上最有权势最有钱财的人也多少有点吝啬的,这句格言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尽管那地方的工钱便宜,堂娜伊内斯只付给了她应得的三分之一的工钱,另外三分之二的工钱,因为这个漂亮的女裁缝如今已取得了她一直渴望得到的那位夫人的好感,而被冲帐抵消了。

十一月一日是万圣节。这一天,堂娜伊内斯的孩子们穿着胡安妮塔制做的外套,漂漂亮亮地走出家门来到大街上,惹得好些人跟在后面盯着看。这大大地满足了堂娜伊内斯作为母亲的虚荣心,即使科尔内丽娅^①把她的儿子拉给别人看时

^① 科尔内丽娅,古罗马一望族之家的女儿,丈夫死时给她留下十二个孩子。

也没有她现在这样得意。但是，堂娜伊内斯并没有象科尔内丽娅那样就此止步；她不但要让孩子们穿戴得体，还想在服装上和孩子们争芳斗艳，甚至要胜过他们。于是，她决定让胡安妮塔为自己做几件衣服。

胡安妮塔爽快地答应了，很快为堂娜伊内斯做好了一件束腹衫和几件连衣裙。

由此，她们之间产生了信任和一定的亲密关系，自然，这种贵妇和普通劳动妇女之间建立亲密关系不能超越正常程度，即不能丢失面子。不过，堂娜伊内斯必须在胡安妮塔面前脱去外衣试穿束腹衫和连衣裙，还有比这更大的信任吗？

后来，胡安妮塔又慢慢地试探着让已经对她亮出身子量体做衣的堂娜伊内斯开始向她亮出灵魂了。当然，这是很有限度的。胡安妮塔早就看了出来，堂娜伊内斯的灵魂有一层比乌龟壳更坚硬的东西覆盖着，它是永远不会完全袒露的。

胡安妮塔有一副清脆柔和的嗓子，读起书来娓娓动听，富有感情，这是十分难得的。堂娜伊内斯很快发现胡安妮塔很有才华，所以，当她读书稍稍累了时，便叫胡安妮塔念给她听。

自然，堂娜伊内斯思想上非常信仰神秘主义，而且，又有点禁欲主义的味道——尽管这主要体现在理性上而不是实际行动上——，所以，让胡安妮塔给她朗读的全是些圣徒传和宗教书籍，诸如《各各他山^①》、《美惠三女神》、《地狱的呼号》、《教徒们的镜子》、《堕落与贞节例谈》、《淫荡之灾祸》等等。

堂娜伊内斯特别喜欢发表议论，发表议论时总想说服听众和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如果说她痛恨自己生为女人的话，

① 各各他，耶稣受难处。

这痛恨的主要原因就是她不能成为讲道士或教授。

胡安妮塔对堂娜伊内斯的脾气摸得很透，在她发表议论时，她既不沉默不语，也不立即接受她的观点，而总是对她的议论和论点提出点不同看法，以便让堂娜伊内斯讲得长些，充分表现她的雄辩口才。而结果总是胡安妮塔让步，说自己不是她的对手，这样，堂娜伊内斯便心满意足，激动万分。因为这证实了她对胡安妮塔的看法是正确的：这姑娘品德好，有知识，有才能；同时也使她看清了，在整个快乐镇，除她本人，也许还有安塞尔莫神父，最聪明、最有才学的要算胡安妮塔了，尽管同她本人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

胡安妮塔同堂娜伊内斯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了。不管在谁面前，胡安妮塔对堂娜伊内斯总是毕恭毕敬，以“您”相称；但是，她们交谈的时候，胡安妮塔全神贯注地听她讲话，时不时提出点反驳意见，最后总是让步认输，堂娜伊内斯便喜形于色，甚至要胡安妮塔在她们单独在一起时对她以“你”相称。

当然，既机灵又耐心的胡安妮塔面对自己取得的奇迹般的收获，也增强了信心。这也为她争了光。如果她认识到她需要这一点的话，她本可以全然置物质利益于不顾，从而获得她更需要的东西。

堂娜伊内斯觉得，没有比她的情感更好更慷慨的报酬了。她认为胡安妮塔的心灵那么高尚，付给她钱就如同侮辱了她。如果她每天在工钱之外多给她一个铜币，那就是对她施舍了。把胡安妮塔当作一个叫化子对待，她太不忍心了。

这可谓是考虑得十分周全了，堂娜伊内斯除了付给胡安妮塔为她做衣服的工钱外，不多掏一文；虽然这姑娘要花时

间给她读书，花时间听她讲话，但为了不使姑娘感到羞辱，她分文不付。结果，托上帝的福，堂娜伊内斯白白雇得了一个读书人、听众和伴侣。

二十四

胡安妮塔结果置身于这种光荣的仆人地位，这对她来说既没有益处，又十分令人烦恼。这是因为，没有比堂娜伊内斯的友情更苛刻更专横的了。而且，她越是热心和温柔，那种友情就变得越是苛刻和专横。

有些日子里，胡安妮塔整天没有一个钟头、甚至一分钟的清闲时间。堂娜伊内斯不是叫她干这个，就是叫她干那个。

我不知道快乐镇一带的风俗习惯最近几年是否发生了变化，至少前几年是这样：一位大户人家的太太外出访问或散步时总得有个陪伴。这样，除了给堂娜伊内斯读书和说东道西外，胡安妮塔还不得不陪她出访或散步。有时候，这位夫人突然心血来潮，想外出访问某人或散散步，而胡安妮塔又不在她家时，她必定要塞拉菲娜陪着她到胡安妮塔家里去找。

散步时，堂娜伊内斯很少读书，或者说很少让胡安妮塔给她读书，但是，她会变成一位亚里士多德^①学派的哲学家，滔滔不绝地演讲起来，而演说多涉及宗教、道德，攻击世俗，赞美幽居和修炼，向往超自然和神化。

有一个情况读者还是知道一下为好。堂娜伊内斯是个性格专制的女人，一切该由她作主处理的事情，如果不经她之手，她是不会默然放过和表示满意的。

快乐镇上出生的孩子洗礼取名时，都由她亲自出面赐名；

每个人应当学习什么，应当从事什么职业，由她研究过各自的天资、能力、才华后作出安排；那些住在镇上，因为具有爵号而应该得到她关照的到了婚龄的姑娘们，得由她代为寻找配偶。

对于肉眼可见的宇宙及宇宙上存在和生存的万物，堂娜伊内斯^①的看法比叔本华^②本人还要悲观；但是，堂娜伊内斯的这种悲观看法已经被她灵魂里的两种因素——乐善好施和旺盛的生殖力——大大淡化了。她可能是，或者几乎是一个罪恶在身的女人了。这一点，我没有弄清楚，所以，我提笔写这部小说时，很可能把这件事写得模糊不清，或者显得遮遮掩掩。不过，不管情况是怎样的，我无须深入探询堂娜伊内斯品行方面的秘密，便可以明确断言，在理论上，她的宗教信仰是最纯洁无瑕的，没有一点做作之态和骗人之举。靠着这种信仰和由此派生出来的另外两种神圣的和令人欣慰的美德，堂娜伊内斯给尘世带来了光明，用天国的光辉把人间点缀得四处生辉。

道德败坏，放荡堕落，病患疾痛，容貌丑陋，病魔缠身，贫穷不幸，痛苦和死亡，这一切在堂娜伊内斯的思想里已不是可怕和苦恼的事了，因为，她认为人们为了上帝必须经受这一切；象曙光出现、黑夜消失一样，面对超自然、超尘世带来的希望，那一切将烟消云散。在堂娜伊内斯看来，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流泪谷^③，是一个考验人的过渡地带，是通往另一更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所以，目前生活即使很糟，也不会永远糟下去的；现在忍受苦痛，而且忍受的苦痛越是深重，结果

①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柏拉图的学生。

②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

③ 流泪谷，语出《旧约圣经·诗篇》第八十四篇。

越好，收获也会越大，而且得到的果实不会腐烂，财富不会被人偷去。由于堂娜伊内斯在什么事情上都不甘落后，而是抢先，想做一个上面提到的那种果实和财富的重要收获者，她天真地认为自己忍受过、正在忍受着极大的苦痛，表现出了应有的耐性，甚至可以同约伯^①比个高低了；她已经赢得了不需要经过任何障碍就可以直奔天堂的资本了；因为，她明白，她已经获得了上帝的怜悯，上帝会宽恕她的罪恶，至于她有没有罪恶，我已经说过，我们并不清楚。

为了给她那叔本华式的世界观的阴暗面上涂上一层白粉，甚至镀上一层金，堂娜伊内斯不假思索信手借助的另一个因素是最为强烈的感情，这是她纯洁快乐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有了这种感情，灵魂便可以感受到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美。把这称之为高雅的情趣还远远不够。一般地讲，高雅的情趣是消极的，不会有任何效果的；堂娜伊内斯的这种感觉却是积极的富有创造性的。她孕育的那种美的形象在她的心灵深处放射着奇光异彩，并创造了另一个理想的世界，一个与外部世界相类似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一切丑恶的东西都已被清除了。

我们看到，堂娜伊内斯并非庸碌无能之辈，而是个值得纪念的人物，换句话说，她的英名将永载青史，正因为如此，我才高兴地把她写入我的小说里。

好心的读者，请原谅我重说一遍，堂娜伊内斯尽管生育了八个子女，但依然十分漂亮；她年华正茂，又会吃又会打扮，保养得很好。

胡安妮塔对她谦恭、温顺、敬慕、忠诚，所以，前者不适时

^① 约伯，《旧约圣经》故事中的人物，极其富有，并具有忍耐精神。

宜地盛装走进教堂那天，堂娜伊内斯头脑里冒出来的敌对情绪很快消失了。摒弃了嫉妒心理之后，堂娜伊内斯的脑海和田立刻对胡安妮塔的善良、才华和美貌产生了好感和敬慕。

胡安妮塔身上的所有美德，堂娜伊内斯都看在眼里，不厌其烦地赞美和夸奖。尽管胡安妮塔用一条简朴的披巾遮住后背和前胸，但她终于发现这个少女身体健美。她的那副面孔，我不必动用任何形容词，只要说象天使就足够了。最后，堂娜伊内斯看到胡安妮塔也具有和她同样的机敏、智慧和善心。堂娜伊内斯端详和研究胡安妮塔，正如博学的评论家、著名的语法学家、出类拔萃的美学家欣赏和研究一首优美的诗歌；又象精通造形艺术的专家学者赞赏和研究一座杰出的雕塑。

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谁都会认为胡安妮塔很可能会左右堂娜伊内斯的意志了，在她面前可以做她想做的事情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胡安妮塔常常担心自己的耐性很快会耗尽，不时地这样想：“现在的情况比以前更糟。”为说明胡安妮塔这句话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将堂娜伊内斯经常对胡安妮塔讲的一段话抄录如下：

“我的孩子，”她感慨地说，“在影响你命运的因素和条件中一定有种矛盾，这种矛盾可能给你带来种种不幸。凭你的美貌、聪明和高尚的灵魂，同一个全才的王子结婚是再般配不过了；可是，你生来不幸，社会地位低微，贫寒得只能在这快乐镇度过一生，这一切都决定你过一辈子单身生活，或者嫁给一个粗俗笨拙的农夫。如果你单身不婚，嫉妒和中伤的毒箭会经常向你射来。另外，那些下流的男人将把你围得水泄不通，说不定什么时候你意志一软就会上钩，因为我们这些女人都都是脆弱的，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永不失足，也不能保证在上帝对

她弃之不管、不用天意关照的时候不跌交的。如果你为尘世的浮华和象你这样年龄容易冲动的感情所左右，并且使你双目昏花，甚至连你所倾心的男人多么卑劣都看不清，最终跟一个与你家境相同的男人，跟快乐镇粗俗的村夫成婚，那我就无话可说了。如果你那样做，该是多大的不幸啊！你婚后用不了多久就会后悔的！算了……我一想到这里就不寒而栗。那简直是把人送进火坑，是最可恶的亵渎神明。把这么一块绝好的珍宝交给一个不识货、不知道其价值的人，这不是罪恶吗？我觉得，那等于是往本来应该填进稻草和大麦的牲口槽里扔花束，往本来应该撒野果的猪圈里抛珍珠。

“再说，我的孩子，结婚以后，要有多少痛苦、艰辛和家务朝你压过来呀？我不愿看到你的丈夫是个穷汉。如果他是个穷汉，又笨拙懒惰，那么，你就得拼死拼活地干活养活他；假如你有了孩子，孩子会给你带来恐惧和痛苦；最为可怕的……当然，从经验上谈我不知道这最为可怕的是什么，但一想到就毛骨悚然……最可怕的是，你在丈夫身上发现使他在你眼里变得可憎可厌的恶习，那时，魔鬼会附着你的灵魂，也就是说，一个固执的想法会把你引向更为严重的危险境地。你得象个理智的善良人那样好好想一想，子弹是怎样造出来的。为了毁灭人类，什么样的绝望办法使不出来呀！作为一个妻子，当她快要做母亲的时候，一想到将把跟丈夫一样卑劣下流的人一个个送到世界上，她的气恼也不会小的。如此可怕的想法会使她反对神明，或者促使她去干蠢事。”

这就是堂娜伊内斯几乎每天都要对她的女友和陪伴者胡安妮塔说的话，只不过稍加润色和改动一下罢了。这位夫人在她的谈话中只是提出了命题，暂时还没有得出什么结论。

有些时候，堂娜伊内斯在胡安妮塔面前用可怕阴森的字眼大谈特谈我们这个世纪如何腐败，人们的灵魂如何卑劣，尘世如何渺小和丑恶。她说，既然尘世满足不了我们任何一个高尚的愿望，还不如退出尘世，痛痛快快地度过余生。

堂娜伊内斯说，她过去和现在一直想寻找一个隐居的圣地。但是，她的愿望无法实现，她承担了许多许多的义务，不管这些义务多么令她烦恼，她都必须去履行。她需要抚养和教育子女，需要照应丈夫，管理好日渐积蓄起来的财产，以便传给孩子们，使他们不致在父母去世后受贫困煎熬时玷污贵族称号。

总之，堂娜伊内斯是想说动胡安妮塔，在我看来，大概连她自己也被说动了，因为她告诉胡安妮塔，她想去当修女，但是无法如愿以偿，而当不上修女，对她来说是一种牺牲。

按照逻辑推理，从堂娜伊内斯的话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胡安妮塔应该逃离险境和这个腐败社会的贫困和烦扰，她不宜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只要活在世界上，就应该待在修道院里，因为尘世不配留她，她有资格升入天堂。

堂娜伊内斯是那样热忱地、旁征博引地对胡安妮塔说教，后者倒越发看不出尘世有多大险恶（她可没有半点恐惧的心理），不相信社会有那么腐败和丑恶，也不相信恋爱和结婚会招致天大的不幸。她对修道院生活没有任何兴趣。但是，堂娜伊内斯头脑里已经产生了让她当修女的想法，计划一旦拟就，就无法让她放弃，可怜的胡安妮塔万分焦虑。

胡安妮塔随时都想把满肚子的气发泄出来，郑重地向堂娜伊内斯提出，上帝并没有唤她走堂娜伊内斯希望她走的那条路。但是，为了不使一年多的辛劳毁于一旦，不惹恼堂娜伊

内斯，不使自己重新处于与有权有势者以及尊重和听命这些有权有势者的全镇居民为敌的地位，胡安妮塔克制了自己。

胡安妮塔没有答应堂娜伊内斯，没有接受当修女的要求；但是，她也没有拒绝，她不是含糊其辞，就是低头不语。

堂娜伊内斯把“不作声就是默认”这条谚语用来解释胡安妮塔的态度，认为这姑娘已经拿定主意进修道院；而且，她已经高高兴兴地想象着胡安妮塔变成了圣女，其经历必将在再版的《基督年谱》中详加记录。堂娜伊内斯把这一胜利成果告诉了安塞尔莫神父，此人顿时满面春风，特别是当他预见自己将替上帝努力使胡安妮塔得以皈依并变成圣女而永被颂扬时，更是兴奋得眉飞色舞。

二十五

幸运的是，堂娜伊内斯并没有急于将让胡安妮塔当修女的计划付诸实施，这样，胡安妮塔就有时间进行充分的准备，来摆脱枷锁，而又不损害自己的利益，不破坏自己的计划。尽管堂娜伊内斯一再表明胡安妮塔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理解她、并可以做她伴侣的姑娘，离开她是一种巨大的牺牲，但她还是愿意作出这种牺牲，因为这样她在凡人中将得到颂扬，到天堂后将受到上帝的奖赏。对于实施她的计划，她是坚定不移的，不过没有立即去做。在拖延期间，她找安塞尔莫神父全面研究了计划的各项细节，使之日臻完善。

堂娜伊内斯决定为胡安妮塔去修道院陪送些财物，不过，她一直犹豫不定的是将她送到哪家修道院去。许多修道院都被她排除了，最后想到了埃希哈的一处修道院。她与这个修道院女院长有书信往来。这个修道院能制作极好的蛋黄酥，高个儿女人胡安娜就是模仿那儿制作的。堂娜伊内斯说，所有会尝味道的人都能立刻辨别出胡安娜是仿制的，没有真正蛋黄酥的“地道特色”，味道也不纯正。我们凭借大胆而又实际的假设，可以想象到，小天使们带着天意来到人间时，如果想吃点什么，或者我们邀他们吃点什么，他们一定非那个修道院修女制作的蛋黄酥不吃的。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堂娜伊内斯无视这样重要的因素，放

弃了让胡安妮塔去埃希哈修道院的想法，而最终选中了格拉纳达的圣地亚哥修女院，那里做不出奇妙的外地人难以仿制的蛋黄酥，不过，能制全安达卢西亚地区最佳的甜食。

堂娜伊内斯声称自己是胡安妮塔的保护人和老师，她在筹划和准备那个对胡安妮塔有益的计划时，对她的被保护人和学生的感情日渐深厚了，不过，她很少流露出来。那种感情中既包含圣洁的一面，也包含世俗的一面。

有一天，堂娜伊内斯竟如此动了感情，拆开了胡安妮塔的发饰，赞叹她波浪形的长发又多又柔软，在她头发上一连吻了好几次；并说，假如让一个农夫肮脏的粗手抚摸她的头发，把手指插进发丝里，那将是多可怕的事情啊！她还请求胡安妮塔在她跪在祭坛脚下，剪下头发宣誓做修女的那天把头发馈赠给她，她将象保存无价之宝那样珍藏起来。

胡安妮塔对堂娜伊内斯这种充满恭维之意的请求深表感谢，含着感激的热泪答应堂娜伊内斯，头发剪下来一定送给她。

两位女友见面如此频繁，相互又如此信任，胡安妮塔几乎每天下午都去堂娜伊内斯家里，直到去那里参加聚谈的老爷和太太们陆续到达时，她才离开她身边，或返回家去。

有些客人常常在前厅里见到胡安妮塔。她不象端庄的女人和修女那样把头包严，将大头巾拉到前额遮住一点脸庞。在他们看来，胡安妮塔并不是个平庸女子，所以常常招来他们那充满邪念的目光。

在这方面名列前茅的是整天笑盈盈的男主人堂阿尔瓦洛·罗尔丹先生了。好几次，他在前厅单独遇见胡安妮塔时，都半似玩笑半当真地对她表示亲热。而胡安妮塔把这位绅士

看做是正好发泄怨气的人，她总是用辛辣的嘲讽和粗暴的话回敬他。可是，堂阿尔瓦洛并不因此而有所醒悟，甚至有一天竟然摸了一下姑娘的脸。胡安妮塔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了一番，用蔑视和气愤的语气说道：

“堂阿尔瓦洛先生，请不要动手动脚的。您还是去做点别的开心事吧，对我，可别胡思乱想，是不是要我到堂娜伊内斯面前说说您干的这种缺德事啊？是不是需要堂娜伊内斯用铁链子把您跟猴子拴在一起，才能叫一个正派姑娘在您家安安稳稳地待下去呀？”

胆小、怯弱、对老婆惧怕三分的堂阿尔瓦洛担心胡安妮塔真的掀起一场风波。他害怕极了，便打消了继续向胡安妮塔调情的念头。

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人物，我们在前面已经认识了他。此人很有心计，胆子也比堂阿尔瓦洛大。这个人就是人人尊崇的快乐镇的大亨，堂安德烈斯·鲁维奥先生阁下。

堂安德烈斯从来没有缺席过聚谈会。他见到胡安妮塔的次数也不少，有时在前厅里，有时在过道里，有时在楼梯上，还有时在门厅里，那是姑娘正准备回家的时候。

胡安妮塔那天考虑不周，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在教堂露面时堂安德烈斯便对她产生了好感，并且一直怀有良好的印象。在聚谈会上，他没有为胡安妮塔辩护，那是为了不触怒堂娜伊内斯，不愿意间接地指责安塞尔莫神父对女人服装的严厉批评，但他内心里从来不认为胡安妮塔那样做有什么危害，只是觉得不该在那种时候穿戴得那么华丽，而在这一点上，母亲比女儿负有更多的责任。胡安妮塔没有什么可悔过的地方，即使要悔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所以，堂安德烈斯不相

信胡安妮塔悔过的说法，更不相信她奇迹般地信起教来，甚至想去当修女。

堂安德烈斯了解堂娜伊内斯的性情，事情很清楚，当初她把胡安妮塔看成了潜在的罪恶深重的姑娘，从而对她满腔怒火；后来，当怒气退去，对姑娘又产生了尊重、赞美和亲热的感情，一发善心，便为她的命运和前途担起心来了，想把胡安妮塔推上一条圣洁之路，一条她本人无意踏入的圣洁之路。

这样，堂安德烈斯偶尔从胡安妮塔身边经过或单独遇见她时，开始都是怀着某种好意的好奇心打量她。后来，不知怎么一来，堂安德烈斯——谁知道包括不包括姑娘本人，因为即使最单纯的女人有时也会被魔鬼般的本能驱使的——助长了这种偶然，把它变成天意了。他们几乎每天单独相遇，或者他从她身边走过，近得几乎碰在一起，或擦身而过。

堂安德烈斯既不是妖怪又不是猛兽，胡安妮塔自然不必躲闪和回避了。

堂安德烈斯是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言谈举止都很文雅。他还不满四十岁，过着单身生活。他是快乐镇的真正主人，八年前就用开明的专制主义在快乐镇行使他的权力了。

在这里，我没有责任表明对这种哪怕是带有开明色彩的专制主义是赞成还是反对，没有义务表明我对大亨的势力是同意还是谴责。人们用这个词通常取其某种含义，我也是这样，尽管我觉得对有大亨的村镇来说此词内含某种辱骂之意，这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是野人，而我并不认为快乐镇的居民是这样的人。这样，我就排除了这个词的那种内含之意，把大亨和大亨的势力这两个词当做表明堂安德烈斯的地位和和快乐镇掌握的权力的最通用最合适的词汇来使了。他的权力是

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之后又不断完善和扩大，这与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堂帕科的积极帮助分不开，堂娜伊内斯的进谏和启迪也起了作用。不知是恶意还是赞颂，人们都说堂娜伊内斯就是那位努马^①的埃赫里亚^②。

在父亲过世、回乡照管财产和过乡镇生活之前，堂安德烈斯就厌透了大城市的喧闹、虚伪和浮华。他在马德里度过了多年，那是为了在那个城市的大学攻读他的学业；之后，又到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旅行过。

正因为这样，堂安德烈斯是位不可多得的学识极其渊博的人，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热情的朋友、新当选的议员是看法一致的。我可以肯定，如果所有的大亨都象堂安德烈斯一样，哪个地方有大亨，那个地方就有福气：那地方就干净整洁，井井有条；在它的大街和林荫道上漫步将是一种享受；小学老师就不至于饿死；还会有充分的自由，以致象堂波利卡波这样的药店老板充当男巫，反对耶稣也不会受到惩处，而且，即使宗教游行搞得再轻率——其中有人扮演犹太人、罗马士兵，举着长矛的隆吉诺^③、盲人的引路童、亚伯拉罕、使徒和先知们的画像——也不会遭到禁绝，反而会得到最热烈、最真诚、最隆重的称赞。

所有这些传统的、奇妙有趣的宗教游行，堂安德烈斯比快乐镇任何一个最普通的教徒都更感兴趣。出于他本人的爱好，这些东西不但没有取消，反而增加了不少内容，形式也大为改观了。

① 努马(公元前 715—公元前 672)，古罗马皇帝。

② 埃赫里亚，罗马神话中的仙女。据说，努马与她夜遇，得到过她的启示。

③ 隆吉诺(213—273)，希腊哲学家及修辞学家。

堂安德烈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赞美一切美好纯朴的东西。既然如此，他象一位不知不觉地在一条平滑的斜坡上摔倒并迅速下滑的人那样，怎么控制得了对胡安妮塔的爱慕与赞美呢？

二十六

转眼已是一月中旬，在这个气候本应温和的时节里，天气却冷得出奇。

堂娜伊内斯家的聚谈会气氛比以往更热闹，来人也更多。客厅中央有个漂亮的壁炉，壁炉上方的族徽跟门楼上的族徽一样闪闪发光。壁炉突出来的，也就是没有砌入墙壁的那一部分，葡萄渣、干葡萄藤、圣栎树枝、橄榄树劈材，在里边发出欢快的火苗，同时给人以温暖。

客厅里摆放着很多舒适的椅子，而且打牌的桌子是从来不会少的。

聚谈会上每天必到的客人有安塞尔莫神父和堂安德烈斯。当然，那位年老古板的医生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寡言少语，但玩起纸牌来却精明得很；只要堂娜伊内斯玩牌，他必定要凑到牌桌上。他玩牌是为了开心，同时，大概也是想赢几个里亚尔，因为人家赌一百，他只赌十个，而他又几乎每赌必胜。这位老医生非要隔天刮一回脸不可，斗篷和礼帽一定要脱在前厅里，绝不披着斗篷进客厅。平常他到别的人家作客时，不用斗篷遮住脸，不把礼帽压到齐眉的地方是绝不进屋的；可见，他对堂娜伊内斯敬慕到了何种程度。

星期四来聚谈的人格外多，所以，常常得摆下两张有时甚至三张桌子。来人有镇长、四五个大富翁，其富有的仅次于堂安

德烈斯的开店的木尔西亚人堂拉蒙，小学老师堂帕斯库亚尔和药店老板堂波利卡波。

对于药店老板来参加聚谈，堂娜伊内斯已经表露出某种反感；但是，堂安德烈斯终于说服了她。他保证先把药店老板教训一顿，让他不要信口开河，不要乱说不敬神明、属于自由思想的话。堂安德烈斯对药店老板说，他比任何人都更尊重意识和教育方面的自由，可是，他如果想参加罗尔丹夫妇的聚谈会，就只能象政府付薪的教授一样，这些人都是很理智和精明，不恭不敬的话，他们都留待背地里说，而在教室里——对他来说，堂娜伊内斯的聚谈会就是教室——，他们都是很克制的，从来不说有损于支付他们薪水或接待他们的人的信仰的话。

药店老板很有兴头去参加聚谈会，所以一口接受了这些条件。每次去堂娜伊内斯家，便把自由思想全都留在家里；当然，他不可能也不想把那只魔棍一样能发火的指甲剪下来留在家中。

以前，堂娜伊内斯一直是聚谈会上唯一的夫人，好象那是个由一位太太当主席的男性俱乐部。

可是，不久前出现了一桩令人震惊的新鲜事。

起初是星期四，以后是每天如此，另一位夫人在聚谈会上出现了。她就是贵族出身的寡妇堂娜阿古斯蒂娜·索利斯-蒙特斯·德·阿连德·埃尔阿瓜。尽管她长得丰满细嫩，容貌俊俏，富有女性美，但已是三十开外的中年妇女了。她有两万八千到三万里亚尔的年度收入。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堂娜伊内斯之所以同意并且十分高兴另外一位夫人来参加她的聚谈会，是因为她已经决定让她

嫁给她的父亲堂帕科。

对这种不寻常的礼遇，堂娜阿古斯蒂娜很是心满意足。她对堂娜伊内斯是那样感激和恭顺，很容易地把堂娜伊内斯要她牢记在心的那个人的姓名、形象和感情记住了，就象在热蜡上打上印记一样。堂帕科穿戴干净利落，仪表堂堂，又有快乐镇最通情达理、最机敏的男人的好名声，就更容易进入她脑海了。再说，堂娜阿古斯蒂娜（堂娜伊内斯已经掌握了可靠的消息）早已过腻了孀居生活，感到心头空虚；或者说，她象一块平滑的木板，早就希望有人在上面刻上她喜爱的东西了。

大概是为了寻找心上人，她精心梳妆打扮之后，跑了好几次外地的游艺会和朝圣会，可是，每次都一无所获，一直没有找到中意的对象。

堂娜伊内斯很有把握地认为，堂帕科会令她满意的。为此，她需要让堂帕科见见她，跟她攀谈，并且要表现得温文尔雅。于是，堂娜伊内斯在考虑这门亲事之前并不硬要她父亲参加聚谈会，现在却激励他，甚至象对待下属那样，以她特有的口气命令他每晚都要参加聚谈。堂帕科只得照办。这样一来，胡安妮塔每天都能在前厅看到他走进来。自然，由于堂帕科遭受了冷遇和拒绝，从来没有停下脚步和她说话，而是从她身边走过时问一声晚安了事。

胡安妮塔佯装无动于衷的样子回答他的问候，实际上总是偷偷地盯着她的这位昔日的追求者，而且越看越发觉他人很不错。他脸上的忧郁神色使他变得越发漂亮和庄重了。胡安妮塔得意地想道，他对她表达的爱虽然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偿，可是摆脱了那种强烈的不大幸运的爱情的烦扰，抛弃了以前用说粗俗的俏皮话来显示自己智慧的那种庸俗表达方式。

他的灵魂变得高尚，外貌变得漂亮了。

这样，胡安妮塔不是慢慢地，而是很快地发现，堂帕科在她身上引起的敬意和友情渐渐转化为爱情了。尽管她的对象已年过半百，她的爱情却变得越来越强烈。

胡安妮塔的担心促进了这一爱情的发展。她担心被她回绝了的仰慕者会给别人拉去，怕他为摆脱不幸爱情的烦恼而最终屈从于他女儿的意志或者命令。

常言说：你不想吃的东西，就让它去煮好了。但是，如果用于爱情方面的事，几乎没有一个女性肯照这谚语去做。胡安妮塔即使已经不爱堂帕科了，她也不肯这样做。让他永远做自己的牺牲品，看着那颗心象燔祭一样为她的美貌在炽烈地燃烧，她感到宽慰和愉快。即使她不想得到这种祭品，当看到堂娜阿古斯蒂娜走来并把那颗祭献给她的心夺走时，她也会万分难过的。更何况胡安妮塔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堂帕科这个祭品，因而，她的心是怎样的煎熬难忍就可想而知了。堂帕科每天从前厅经过时，她常常想拦住他，告诉他，她后悔给他写了那封拒绝的信，请他不要把他的心献给堂娜阿古斯蒂娜，因为她希望那颗心归她所有，她要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女人更精心、更珍惜地保护那颗心。

胡安妮塔看到衣着豪华的堂娜阿古斯蒂娜经过前厅去参加聚谈会时，她血管里流动着的英勇善战的骑兵军官的血液全都沸腾起来，她只有拿出全身力量才能抑制住自己的感情而不致于扑上去抓挠堂娜阿古斯蒂娜。有时，她记起幸福自由的童年时代惯用的一些淘气方法，恨不得上去抓住那位夫人，或者象跟同她年龄相仿甚至比她大几岁的女孩子们打架那样，掀开她的裙子，在屁股上狠狠打一巴掌。

可是，胡安妮塔虽说很泼辣，举止却非常审慎。她心中拿定了主意，一定要谨慎行事。于是，她克制着自己，打消了那些唐突的想法。尽管胡安妮塔没有读过洛佩的十四行诗，但出于偶然的机会，她想象出了牧人的形象，而堂娜阿古斯蒂娜恰是一位牧工头，这位牧工头为了自己的利益，已经把牧女胡安妮塔呕心沥血精心饲养起来的头羊用粗绳子拴到了自己身边。于是，她忍无可忍，对堂娜阿古斯蒂娜说：“放开头羊，那是我的；放开它，它会跑到我身边来的，因为

它和主人的感情，
紧紧地连在一起。”

不过，胡安妮塔只是这样想想和猜疑罢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那时节，她做出任何与堂娜伊内斯的促使她父亲成婚和让她当修女的两项计划相违抗的事，都是对快乐镇大权独揽的女王的冒犯，是对她独裁统治的最胆大妄为的反叛，她和堂帕科很可能象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那样被赶出快乐镇。

另一方面，胡安妮塔是那样高傲，尽管一想到堂娜阿古斯蒂娜可能夺走她的堂帕科心里非常痛苦，却不愿立即把他叫到自己身边来，以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也不愿怀疑他没有被她叫来，就会投向另一个主人。

二十七

在快乐镇谁都知道，堂娜伊内斯发布的任何命令都不得不折不扣地完成，所以，当她宣布的堂帕科与堂娜阿古斯蒂娜的亲事传开以后，几乎没有人不相信那已是既成事实了。

我无须多花笔墨描绘此事使胡安妮塔何等震惊和气愤。

尽管如此，胡安妮塔还是原谅堂帕科的，因为，她已经拒绝了他，他对她无忠贞可守。她想，正如她掩饰自己的想法一样，说不定堂帕科也在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呢。这样一想，她坦然地原谅他没有反对女儿堂娜伊内斯，原谅他每天乖乖地来参加聚谈会。胡安妮塔打听到，有好几个晚上，堂帕科按照女儿的吩咐，亲自陪堂娜阿古斯蒂娜回家，这样，这位夫人就不是单单和前来接她的女仆一起回家了。在堂娜阿古斯蒂娜面前，堂帕科也许显得彬彬有礼，对她大献殷勤；不过，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不使堂娜伊内斯发火，胡安妮塔当然也可以原谅他。

胡安妮塔常常是这样克制着自己想这件事的，可是，她有时也不能自制，被嫉妒的感情所左右。

每逢这种时候，她就骂堂帕科是个言行不一，反复无常，见异思迁的家伙，找机会发泄自己对他的厌恶和蔑视，并且急着想办法报复一下。

这些日子，堂安德烈斯·鲁维奥仍然每天晚上都来堂娜

伊内斯家聚谈；而胡安妮塔，不知从哪儿学来的妩媚之态，总是以一种怪异的眼神瞧着他。那眼神怪异得就象密写的文字，有时连写字人本身也分辨不清，或者显影不成功，只能了解个大概意思，而读这密写文字的人还以为读的就是真正的显影，从而抱着甜蜜的希望呢。

从眉来目去很快就转向攀谈。堂安德烈斯每次去参加聚谈时，都设法单独遇见她，走近她，突然滔滔不绝地对她说上一阵子甜言蜜语。他那张嘴就好象是爱神丘比特的连发箭。

胡安妮塔在谈话上比在眼波上更为谨慎和小心。她要么低下眼帘避而不答，要么表现出反感和冷漠；如果说这种反感和冷漠是和缓的，有节制的，那是因为那样一位超群的人物令她尊敬和崇拜。胡安妮塔无法掩饰那么多恭维和夸奖使她心中产生的快乐和慰藉。

“阁下，请克制点，”她说，“不要取笑一个可怜的姑娘。您是位高贵的先生，整天和贵妇小姐打交道。我怎么能相信您喜欢我这个粗俗的姑娘呢？您是位有眼力的人，应该……算了，我无法相信您的口味变得卑劣了。先生，让我安静些吧，不要打乱我的正常生活。耶稣啊，堂娜伊内斯若是知道您在向我献媚，而我又在这个一派庄重的宅第厚颜无耻地任您奉承，她可要闹翻天的呀！”

胡安妮塔一边说着这样或类似这样的话，一边离开堂安德烈斯，躲到前厅的另一端去。

如果堂安德烈斯追上去，她便跑到过道里。

于是，堂安德烈斯便就此止步，怕别人看到那情景。

他为自己坚持的运动战收效甚微，或一无所获而沮丧，因

而不想成为另一个法比奥·孔格达多尔^①。他要使用一个最佳战略，采用伏击战术，准备突袭。

他不再去前厅找胡安妮塔，而是躲在门厅里等她。他一直等到胡安妮塔离开堂娜伊内斯家回去睡觉才进门。

胡安妮塔谁也不怕，谁也不敢对她怎么样。即使街上漆黑的，她也是只身一人回家。她的家离得不算远。

堂安德烈斯不想佯装与她偶然相遇，而是直率地承认在特意等她；尽管胡安妮塔对他表示厌恶，他还是一连几个晚上陪她回去。

既和堂安德烈斯保持一定距离，不让他轻易得手，又不跟他闹翻，这足以看出胡安妮塔有多么惊人的手腕、智慧和毅力了。她面对的那种情况是难以应付的，然而，她平时性格欢快，又善于在玩笑声中摆脱困境，这都帮了她的大忙。实际上，她既不愿意堂安德烈斯有越轨之举，也不愿意他离她而去；不用平衡竿走钢丝或粗绳，要想既不倒向这边又不歪向那边，保持住奇迹般的平衡，可真是一件困难事呀！

对堂安德烈斯的每一句奉承话，每一个建议，胡安妮塔总是还以一句玩笑，或随便一句什么话，弄得堂安德烈斯尽管非常难堪，心灰意懒，却也只好强作笑颜，不好表示不悦。

只要堂安德烈斯陪在身边，胡安妮塔便加快脚步，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到自己家门口，而堂安德烈斯也总想随她一同进去。

“哎呀呀！哎呀呀！”于是胡安妮塔大声叫起来，“难道上帝已经允许您这样疯疯癫癫的了吗？您不去同正急等着您的

^① 法比奥·孔格达多尔(公元前 275—公元前 203)，罗马帝国将军。

堂娜伊内斯打牌，反而要到我家来同我母亲玩四K，这不是天大的怪事吗？您怎么不去跟堂娜伊内斯玩牌，而来对我做这种不三不四的事呢？我的保护神哪，快救救我吧！我可不能原谅自己呀！”

“看在上帝份上，你别这样折磨我啦，快让我进去吧，让我进去吧，我的心上人儿。”

“天哪，您这是说的什么呀！您怎么用那种词呀？那可是魔鬼的语言哪！堂娜伊内斯为让我去当修女，叫我读了可敬的修士胡安·德·阿维拉^①的一本书，那里面很多地方都提到了这种语言。”

“你真的想当修女？”

“看情况吧。我常常感到那种愿望滋润着我的心田，特别是一想到我这样无人保护的、不幸的傻姑娘有那些危险纠缠着，那种感觉就更强烈了。可是，尽管我傻，我还是不愿辜负堂娜伊内斯的一片心意，她要把我引上一条光明大道，还为我进修道院准备了财物。”

“你说的辜负是什么意思？假如你爱我，怎么会触犯堂娜伊内斯呢？”

“如果我破坏了她的计划，没去当修女，而是变成一个……您认为我对她的触犯还算小吗？算了，您还是去堂娜伊内斯家聚谈去吧，别老缠着我啦。”

胡安妮塔急促地敲起门环，她母亲或女仆刚把门拉开，她立刻就挤进门去，随手把门关上，给堂安德烈斯一个闭门羹。

经过这些接触、交谈和小小的风波，堂安德烈斯心里越来

^① 胡安·德·阿维拉(1500—1569)，西班牙禁欲主义作家。

越烦恼，举止也越来越不审慎了。

不必以溢美之词赞扬胡安妮塔，必须说明，她并没有让堂安德烈斯彻底丢掉幻想，也没有把他赶得远远的，而是把他抓在手里，变着法儿挑逗他，以便从中取乐。

胡安妮塔的确认识到，每天晚上都让堂安德烈斯陪她回家是十分危险的，所以，她总是机灵地刺探着，乘堂安德烈斯不在门厅的时候赶快溜出门外，独自回家。

一连许多晚上胡安妮塔都逃脱了堂安德烈斯的纠缠。痛苦难抑的堂安德烈斯有一次在前厅里碰上了她，兴奋得忘乎所以，动了感情，对她叫起苦来。从他那急促的话语、表情、姿态和激动的声调可以看出，这位大亨的感情是多么强烈了，他无所顾忌地抬高了嗓门。

“看在赎罪灵魂的份上！”姑娘对他说。“您克制点，即使不替我考虑，也要替您自己想想呀，别在这儿弄出让人耻笑的事情来，让镇上人说三道四的，给那些嚼舌头的人议论我们提供话题。”

“如果你能象我为你求神赐福那样为我求神赐福的话，什么流言蜚语我全不在乎。但愿你永远幸福，生你的母亲幸福。”

堂安德烈斯这样说着，便疯子似地向胡安妮塔扑去。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以致胡安妮塔来不及躲闪，被他牢牢抱住亲了起来。他在她丰润的面颊上亲了五次还是六次，历史学家们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不过，她的脸变得绯红确是史实。

堂安德烈斯没有就此罢休，还想亲胡安妮塔的双唇，结果真的亲了。

他和胡安妮塔接吻的时间不如特里斯坦和绮瑟^①接吻的时间长。这两个人接吻到底有多长时间，古代民谣曾有过描述：

一场弥撒念完了，
他们的接吻才算结束。

胡安妮塔刚刚从恐惧和惊吓中清醒过来，那张本来很动人的脸上立刻露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凶相，同时用双手抓住堂安德烈斯的双肩，一把把他推出老远。她用力那么大，堂安德烈斯象醉汉似地摇晃了好几下，差一点跌倒在地。在发生这一切之前不久，堂帕科走进了前厅，所以，他如果看到了她推他的情景，也一定看见了导致这一推搡的接吻。

堂帕科会作何反响呢？他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象往常一样，和堂安德烈斯一起走进了聚谈大厅。

^① 这是中世纪流行于德、法两国之间的爱情传说。

二十八

第二天，快乐镇发生了一件震惊全镇、众说纷纭的事。

平常，堂帕科每天都到镇公所、镇长办公室、法事办事处等处上班的，可是这一天他在哪一个地方都没有露面。有关人员去他家寻找，也没有见到他的影子。整天为他跑腿、照顾他生活的法警夫妇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掉的，说不清他的去向。

一天过去了，堂帕科还没有回来，人们也没有打听到他的去处，全镇人越发诧异了。

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堂帕科失踪的原因。

快乐镇一带物产富饶，经济繁荣，加之治安警察功勋卓著，已有许久没有听人说起过抢劫和绑架一类的事了。

那么，堂帕科到底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人们互相打听，谁也不能给人以满意的回复。

堂帕科的朋友们，特别是堂安德烈斯·鲁维奥，个个显得忧虑不安，只有他的女儿堂娜伊内斯依然故我。她坚强的性格，教徒特有的顺从上帝意志的忍耐精神，几乎始终使她保持着灵魂的宁静；而且，堂娜伊内斯并不认为发生的事有什么了不起。她不但自己这么想，对她的朋友堂安德烈斯和安塞尔莫神父谈起这件事时也神态再自然不过了。她暗暗揣度，她父亲尽管身体健康，看上去还象小伙子，没有老态，却开始衰

老了，腿脚有些不灵便，脑力开始衰退，这大概是他工作和学习用脑过度所致。堂娜伊内斯说，一段时间以来，她父亲已经有言行古怪和年老昏聩的迹象了，虽然不算严重。这就是堂娜伊内斯分析堂帕科失踪的原因。她说，他只不过是心血来潮，跑到什么荒野或附近山丘闲逛去了。她并且预言，他闲逛累了，就会若无其事似地回来。

不过，堂娜伊内斯的预言过了一夜一天也没有实现。

晚上九、十点之间，胡安妮塔回家时堂帕科还没有露面。

胡安妮塔不象堂娜伊内斯那样性格坚强和信仰虔诚，她一直掩饰着内心的焦虑、不安和痛苦。

当她单独和母亲在一起时，再也控制不住了；为了得到一些慰藉，她向母亲敞开了心扉。

“堂帕科还没有回来，”她对母亲说，“我这颗心总是预感到大灾临头。”

“你不要难过，”母亲回答说，“堂帕科会回来的。他能出什么事？”

“谁知道呢？妈妈，我一直没有跟你说。这之前，我一直是把心事埋在肚子里的。可是，现在我要把心里话倒出来，把一切都向你坦白。我是个愚蠢卑贱的女人，我本来可以答应他，可是我却拒绝了他。我一旦失去他，而且是永远失去了他，我方才意识到他在我心中占据了怎样的位置。我爱上了他，痴情地爱上了他。我一边爱着他，一边却做着不忠于他的事，你看，我是多么下贱和卑鄙呀。我用嫉妒的毒剑刺穿了他的心。都是我不对，堂安德烈斯是应该原谅的。我引诱他，勾引他，使他丧失了理智，如果他做了不尊重我的事的话，那也是我自作自受。”

“孩子，我怎么听不懂你的话呀。是我没有听明白，还是你在胡说八道呀？”

“现在我可不是胡说八道，以前胡说八道过。我再说一遍，我挑逗堂安德烈斯，那是为了向堂娜伊内斯报复，激一激堂帕科。我嫉妒堂娜阿古斯蒂娜，怕堂帕科倒到她的怀里。我以前不知道他是那样爱我，现在知道了。你看看，女人们这是怎么回事呀：一想到堂帕科十分爱我，我就欣喜若狂，喜形于色；但是，这个想法又同时令我痛苦和内疚，感到心都要被揉碎了。情况到底怎么样，我根本无法确切地知道，但我脑子里什么都想到了。他一定暗中跟踪我，堂安德烈斯陪我回家的那几个晚上，他一定在漆黑的大街上看到了我，认出了我，听到了我和堂安德烈斯说笑。堂帕科于是生了疑，认为我轻浮而感到悲苦，于是继续窥测我。前天晚上，就是在堂娜伊内斯家的前厅里，正当堂安德烈斯拥抱我，吻我脸，亲我嘴时，我愤怒地推开了他。堂帕科看到了当时的情景，可是，他会猜想我的愤怒是装出来的，因为事情发生之前他就进去了，我也看到了他。为了表明我是清白无辜的，才装作愤怒的样子推开了堂安德烈斯。你知道我担心的是什么吗？我担心堂帕科认为他一向喜爱的姑娘是个放荡的女人而感到失望，跑到了上帝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了。”

“所有这一切过错，”胡安娜说，“全在堂娜伊内斯这条该千刀万剐的母狗身上，不把她活活烧死，下油锅，是出不了这口气的。”

“妈妈，我真不知道我怎么会对她容忍得下的。可是，如果这事没有好结果，闹出什么乱子，活烧油煎的不是她，而应该是我了。不，决不能这样，我又不缺胳膊少腿，我要剥她的

皮，要她的命，把她碎尸万段。你别以为她会永远得意下去的。”

看到女儿这么激动，胡安娜真的怕出事了。于是，她谨慎地、理智地大声说道：

“克制些，孩子，要克制；我倒不是劝你饶恕她，我们一定要达到目的，当然，不是用原谅伤害你的人的法子，而是用别的法子达到目的。上帝如此慈悲，给我们开辟了通向天堂的千百条大道。孩子，你还是走另一条路吧，别总这么忍耐下去了；得让人们尊重你，害怕你；让他们知道你是谁；我还要提醒你，你行事的时候要非常当心，如果你惩罚堂娜伊内斯不小心，法庭就会对你起诉，甚至把你塞进监狱，或送去服苦役。”

“你别吓唬我。这一次要是出了不幸的事，我才顾不上那么多呢：我要跟刺老鼠那样刺她，抓破她的皮，拧她的脖子。那是在神经错乱的情况下做的，用不着负任何责任。”

“对，不负责任。”胡安娜说，“不过，那样一来，人家会把你当疯子，关进什么疯人院一类的地方去。你要是关进疯人院，我可得伤心死了。”

“妈妈，又要狠狠地惩罚堂娜伊内斯，又要不让你伤心死，那我该怎么办呢？”

“她对你那么满意，你们的关系又那么亲密，那你就趁没有人的时候抓住她，大骂她一顿，宣布判决，立刻执行。”

“你让我执行什么呢？”

“你把小时候的那股劲儿拿出来，那时你英勇善战的父亲的血液可在你血管里沸腾的呀。你就抓住堂娜伊内斯，扯开她的衣服，在她的屁股上痛打一顿，打她个屁滚尿流，你看够她受的不；而且，她一声也不敢吭，更不敢去法庭告你。一个

如此娇滴滴、首饰满身的阔太太，不会没羞没臊到当着大小法官的面脱下衣服亮出罪证的。”

听了母亲这样英明的决策，胡安妮塔的火气消了些。尽管她内心仍然痛苦，但想到高傲和威严的堂娜伊内斯从未受过惩罚的身子被抽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不由得笑了起来。她说：

“就是不狠狠地教训她，对她不做任何犯法的事，我也要用我这张嘴痛骂她一顿，骂得她气炸了肺。我要让我的话比药店老板的指甲放出更多的火焰来烧她。我骂的每一句话都要象南蝎的毒汁一样螫她，让她全身中毒。”

胡安妮塔的愤怒和激动很快消失了，沮丧和悲痛笼罩了她的心头。

“唉，上帝哟！”她呼喊着重，“至圣圣母马利亚哟！他要是真的做出什么蠢事来，跳崖呀，进修道院呀，那我可怎么办哪？我只好去当修女了。我不想把头发剃下来送给堂娜伊内斯。送头发，送她一大筐破烂吧！”

胡安妮塔说着失声痛哭起来。一串一串的泪珠顺着她漂亮的脸蛋滚滚流下。她哭得死去活来，一下子扑倒在地上，用双手捂着脸，发出深沉的呻吟声。

母亲对胡安妮塔的发怒早已习以为常了。这次，她看到女儿动火，并没有十分痛心和焦虑。胡安妮塔从很小的时候起，不管如何动气，都不轻易流泪。母亲从来没见女儿掉过一滴泪。现在胡安妮塔这样嚎啕大哭，胡安娜委实动了感情，感到非常难过。

“别哭了，”她劝女儿说，“上帝会让堂帕科回来的；他不会当修士，你也不会成为修女，你们更不会去一个修道院，进同

一所监狱的。”

胡安娜不由得也流起了眼泪。不过，她尽力安慰女儿，把她从地上抱起来，安顿在床上。胡安妮塔终于平静了。母亲深情地吻了她的前额，让她躺好，盖好被子，转身走出了房间，嘴里不停地说着：

“天总会亮的，上帝会让我们好起来的。”

二十九

我不想让读者长时间地为堂帕科的命运担忧，也不愿意让他们过久地悬念他的去向。

事情果真如胡安妮塔说的，我们这位主人公先是看到了她由堂安德烈斯陪着经黑暗的大街回家，边走边说笑；后来，他又听到了他们二人在前厅里的对话的尾声，并且亲眼看到了又拥抱又接吻的热烈场景，这对他是一次多么严厉的打击啊！

他从心底里不愿意承认胡安妮塔是个放荡姑娘，可是，他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天晚上在女儿堂娜伊内斯的聚谈会上，他一直闷闷不乐，沉默寡言。纸牌他是玩了，但那是为了不同别人讲话；他牌打得很糟，甚至因为愁绪满怀而多次出错了牌。几乎没有一把牌不是他下注，不是他输掉。他一连输了五百分，相当于五十个里亚尔。

他第一个从聚谈会退席，闷闷不乐地返回自己家中。

他想入睡却睡不着，整整一夜没有合眼。不愉快的思想袭上他的心头，就象一大群饿鸦扑向尸体，一口口地把它啄碎，将它吃掉。

他本人有生以来一向循规蹈矩，性情平和，不大动感情，可是现在被一种无望的热恋之情俘虏了，他一反常态，动了感

情。他怒火中烧，想来想去，却找不到一个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对之发泄怒气的人。胡安妮塔拒绝了他。她既不是他的妻子，也不是他的情妇，又不是他的未婚妻。她完全可以对他做她想做的事情，而无须担心触怒他。至于堂安德烈斯，更说不上对他触怒和污辱了；此人也许会想到他和胡安妮塔一年多之前是有过某种关系的，但现在，根据堂娜伊内斯向他提供的情况，他肯定会把他看成是漂亮而轻浮的寡妇堂娜阿古斯蒂娜的忠实追求者和未来的丈夫了。

堂帕科觉得自己必须宽恕胡安妮塔和堂安德烈斯。尽管这样，感情却战胜了他的理智，他打算去找胡安妮塔，狠狠地训她一顿；或者去找那位大亨，她的后台老板和保护人，大吵一通，找个随便什么借口砸烂他的狗头。

他胡思乱想着，这种群魔乱舞般的激烈感情一会儿在他头脑中涌现出来，一会儿又隐去，然后重又跑出来，使他一刻也不得安宁。他翻来复去，睡不着，有时激动得从床上蹦起来。

尽管如此，他的表演倒象喜剧演员，而不象悲剧的角色。他放声大笑，只不过那是冷笑。他所以发出这种笑声，并不是出于什么微不足道的原因，而是因为（据我们听说）在古代的撒丁岛人中间，为了祭神，那些被用残酷的撒丁岛人方式折磨和烧死的人就是这样笑的。

胡安妮塔就是一个神，在她的面前，爱情和嫉妒，也就是说她的祭坛的祭司和助祭，都在折磨堂帕科，焚烧他。

由于他无法忍受，自尽的念头不时出现在他的脑际；可是，他的教义，他的宗教情感又跑出来阻挡他。而刚刚打消自尽的念头，堂帕科又开始讥笑和蔑视自己，认为他称之为宗教

和道德的东西也许就是胆怯。

经过一夜几个小时酷似几百年的严重失眠后，堂帕科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当时天还没有亮。

他打开房间的窗户，发现天边已露出了鱼肚白。

清晨的凉爽空气使他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了。但是，他觉得呆在那个新天地里很不舒服，渴望到广阔的天地里尽情奔跑，要到旷野里去放眼远方，要到苍穹作屋脊、大地作地板的地方去。于是他下了决心，不只是一定要离开家，而且要离开这个镇子，漫无目的地走一走。不过，一定要远离人们，到荒凉偏僻的地方去。

他离开家门的时候，没有叫醒听差夫妇，更不用说叫他们看见了。

不过，当时他已经比较平静了，不是疯疯癫癫地出逃的。他不但戴上了礼帽，而且拿上了拐杖，确切地说，那不是拐杖，而是一根棍子。

另外，由于他想做一次长途旅游，尽管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尽管也想到自杀，但从没有想到用饿死的方式绝命，因为他即使在最痛苦最消沉的时候也没有失去胃口。所以，他拿起褡裢，装上几件白衬衣和随手找到的食物，往肩上一搭，上了路。他不是走，而是跑，犹如有些看不见的敌人在追赶他。

他很快走过了快乐镇果园间的几条羊肠小道。那里，春天已经穿上了五颜六色的衣装，显得妩媚动人。在清澈的泉水欢快地流着的沟渠旁，田间的小路边，长满了紫罗兰和各种各样的野草，早开的花朵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苹果树和其他果树也都花开枝头。田野里的幼草、白杨和其他树木的

新枝嫩芽，给大自然抹上了一层令人欢愉的绿色。百鸟唧唧啾啾地欢唱着；初升的太阳给群山之巅涂上了一层金色；一阵阵微风吹得小草不时点头弯腰，树冠的枝叶颤巍巍地发出沙沙声。

堂帕科走着，被可怕的思绪缠绕着，无心欣赏这美好的自然景色。

他很快走出了果园，来到油橄榄园和葡萄园。但是，他要避开行人，不愿看见任何人，也不愿意别人看见他，于是，他选择了很少有人涉足的小径，朝巨石累累的荒山走去，那里土层贫脊，无法耕耘；那里没有人烟，土地光秃秃的，只是间或有些灌木丛，讨厌的蔷薇，苦涩的金雀花，百里香，野生矮油橄榄，栎丛和葡萄牙栎。

堂帕科急匆匆赶路，虽然也感到有点累，但一直没有停下来休息，直到他认为真的到了一个绝对僻静、几乎是荒无人迹的地方，才在一块岩石上坐下来，在那里谁也不会看见他，谁也不会听到他，谁也不会打搅他。

他刚刚坐定，那些令他离开镇子，一直缠住他，此刻稍稍隐匿的可怕的回忆，仿佛又追上了他，开始刺他，咬他。他气愤地想到了本身利益和感激之情使他乖乖地听命于那位大亨的情景，想到了女儿强加给他的那种违背自然的枷锁，想到了胡安妮塔对他的轻蔑，也想到了这姑娘对堂安德烈斯的垂青。接着他又想到，假如人们知道他内心深处在想些什么，肯定会嘲笑他的；于是，他猛然站起身来，决定逃到更远、更荒僻的地方去。

他几乎跑着走下一个十分陡峭的山坡，又走了半小时，来到一条狭窄的山谷里。这山谷夹在两面斜坡中间，在两座小

山间伸展开去。一条小溪在石间欢腾跳跃，不时地发出撞击岩石的响声。溪水流到峡谷最深最平坦的地方，水面平静了，四周长着水烛和绿色灯心草。几株落叶松和繁茂的青刚柳投下了绿荫，一棵棵夹竹桃开满了红花，满是尖刺的野蔷薇开满了红白相间的花朵，把那地方点缀得美上加美。

如此幽静的去处使人留连，使人想尝一口清澈的溪水。平静的水面，时而漾起涟漪，告诉人们，那里并非死水一潭，只不过水流平稳缓慢罢了。

太阳早已从地平线上升起，快到天顶了，把大量的光和热投向大地。堂帕科找一个阴凉处，坐在陡坡上，没有去喝口溪水，而是静静地凝视着水面。

他凝视着，感到胃中有些难受，已经有二十个小时没有吃东西，没有睡觉，却走了很多路。我不得不告诉读者，堂帕科的确饿了。

堂帕科环顾四周，犹如要去作案而又怕被人发现。当他确信四周没有人之后，把手伸进褡裢，掏出一个白面包圈和一个用一张旧《公正报》包得严严实实的小包。

小包里是什么呢？史学家不应该隐瞒任何事实。堂帕科打开纸包，里面有五六块胡安娜腌制和油炸过的猪脊肉，有拳头那么大小，颜色鲜亮。胡安娜做这种肉用牛至、欧莳萝籽、胡椒面等等调料，要么把肉放在沙锅的猪油里加热后吃，要么从油里捞出来冷食。这样的食品，连最伤心最难受的人见了也会眉开眼笑的，因为那东西象是在对你说：“喂，过来，吃了我吧。”

堂帕科准备执行这道不可违抗的命令。可是就在那一刻，他突然想到了那几块猪脊肉是胡安娜，也就是给他造成这么

大痛苦的那个姑娘的母亲制作的。痛苦的回忆又涌上了他的心头。他手里拿着一片肉，正准备送到嘴里咬一口时，忽然加尔西拉索^①的两句名诗哽住了他的喉咙。那两句诗说：

噢，可爱的人儿呀，
我遇到你为时已晚；
只有上帝愿意的时候，
你才会叫人又爱又喜欢。

但是，上帝并不是为降灾于他才让他碰上可爱的人的。尽管他泪花闪闪，食欲毕竟占了上风；当然，他在绝望之际也有过让那些肉片变成毒药的想法，不过，他还是吃了两大块肉和一块白面包。

有一刻他曾想起了酒，后悔没有把酒囊带在身边。他无可奈何地低下头，嘴贴着水面喝了几口水。

他走了这么多路，生了那么多气，又那么长时间没有睡觉，加之外有太阳晒，内有猪肉和面包圈产生的热量，尽管他内心极为悲痛，还是被困倦征服了，舒舒服服地睡了一个大午觉，好象把他所有的不幸和烦恼都沉没在那条酷似忘川^②的小溪里了。

① 加尔西拉索(1503—1536)，西班牙诗人。

② 忘川，希腊神话中的一条河流，又译作勒忒河。亡灵喝了这条河的水就会忘掉过去，故称忘川。

三十

堂帕科从漫长的梦乡醒来时，太阳已经西斜，白天即将结束了。

折磨过他的那些犹豫不定的想法，不但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是更加疯狂地折磨起他来了。

他不无道理地想到，可能大家已经发觉他逃离镇子，都很惊讶。由于他兼职很多，许多地方的人都会想起他。

他想到，他没有向任何人告假，也没有为这种异乎寻常的失踪透露过任何原因，所以，他的同事们肯定都在绞尽脑汁分析他为什么会失踪，最终很可能会猜测到他绝望了，寻了短见。如果他不回去，谁都会为他的出逃惋惜；如果回去，同情必然会变成讥讽和嘲弄。

镇上人都会用讽刺的口气问他到荒山野岭干什么去了，为什么这么快就反悔，不想去当隐士了。而那些猜测他要自杀的人——他一点也不怀疑，有些人肯定会这样猜测的——肯定会把这当作笑料，并说他没有自杀是因为他没有那种胆量。

他想，他回到镇上以后，肯定无法忍受新的处境，因为他已经想象到，谁见到他的面都会嘲弄他一通的。

“既然出走，”人们一定会这样议论，“一定是因为这儿有什么令他不能忍受的事。现在又回来干什么，难道想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下去吗？”

特别是堂安德烈斯，如果想到他的出走是因为自己和胡安妮塔接吻，而现在又回来默默地承认既成事实，甚至还要看到他们再次接吻，会看不起他，在心里嘲笑他。

他又想到，胡安妮塔如果知道他已经为她、或者将要为她而死，她一定会悲痛欲绝，万分悔恨；如果人们把他埋葬了，她知道埋在什么地方，又不很远的话，她很可能为他流下怀念的眼泪，或者到他光秃秃的坟堆前痛哭一场。然而，假如胡安妮塔再次看见他若无其事地走在快乐镇的大街上，照样去完成他每天的例行公事，或者出现在堂娜伊内斯的聚谈会上，向堂娜阿古斯蒂娜献媚，胡安妮塔就会把他看成世界上最卑鄙最懦弱的人，任意嘲弄他。只是想到有可能受到这种愚弄，堂帕科就不寒而栗了。然而不想自杀而自杀是非常痛苦的，那只是为了让人们严肃地对待他，同情他，而不是取笑他。

堂帕科如果有支左轮手枪的话，有好几次都会毫不顾及他的宗教戒律和正统的哲学理论而给自己一枪。他受妒忌折磨，就象俄瑞斯忒斯受复仇女神折磨一样，进行这种荒唐可笑的远征，幸而身边没有火器，既没有手枪，也没有猎枪。有一次，他想爬到一块陡峭的巨石上，纵身跳下悬崖，脑袋朝下摔成肉饼。可是，又转念一想，如果不能立即摔死，而只是摔断一只胳膊，一条或两条腿，那么，他非但不能摆脱精神上的痛苦，反而又增加了肉体上的痛苦，岂不是痛上加痛，活活受罪吗？

堂帕科一边反复思考着这些事，一边信步顺路走去，不知不觉天色黑了下来，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天空浓云密布，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顷刻间，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

我们这位旅行家伤心地发现自己变成了落汤鸡，害怕他

既想望又讨厌的死神会因为他淋雨着凉真的会突然到来；大雨挥舞的不是尖刀利剑，而是风湿痛和肺炎。

堂帕科借着闪电的光发现自己走进了两座山峰之间一片宽阔的低洼地。低洼地里长着绦车轴草和绊根草，散落着一些盘根错结，时时拦住他去路的灌木丛，还生长着许多齐腰深的杂草，那里没有路，或者有路但不知在何方。

他突然听到哞哞的叫声。电光一闪，他隐隐约约看到一个棚子，棚下晃动着的牛影。毫无疑问，那是一些凶猛的公牛、带头牛、牛犊和母牛。

“真是活见鬼！”一个嘶哑的声音说。“这时候，又下这么大的雨，您到这儿来干什么？”

堂帕科没有说明自己是什么地方人，也没有通报姓名，只是说赶路时迷失了方向，不知到了何处，想找个地方过夜。

放牛人心地善良，听了堂帕科可怜巴巴的声调，产生了同情，便钻出棚子，朝他走去，拉起他的手，给他带路。

他们绕了一大圈，来到一间宽敞的茅屋。一个虽然没有族徽，但有一个比堂娜伊内斯家的壁炉也不逊色多少的大炉灶，灶旁靠着火光坐着两位上了年纪的牧人和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那孩子可能是堂帕科带路人的儿子。

炉膛里燃烧着一堆劈柴。牧人们递给堂帕科一个小凳子，他坐在炉火边烤干了衣服。

离他不远，一只三脚炉架架在火上面，架上放着一只沙锅，从破盖里散发出浓浓的香气，不知其中究竟是什么美味。这香气钻进堂帕科的鼻子里，立刻唤起了他的食欲；他赶了那么多路，中午吃的那点东西早已消失在他的脚下了。锅里炖的是火腿、又嫩又大的蚕豆和辣椒，辣椒给这道菜增加了不少

滋味。

牧人刚向堂帕科提供了可以避雨过夜的地方，此刻又请他吃一顿牧人的晚餐。

堂帕科接受牧人的盛情邀请时，不禁两颊发红。然而，他没有无礼拒绝，而是感谢他们邀请。他和牧人比着胃口，足足地吃了一顿。

牧人们并非有意羞辱堂帕科，但他们谈吐是那样直爽，使他颇感不好意思。他们给他这样一个隐名埋姓、不讲真情的人讲述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快乐和痛苦，以及发生在离那儿不远的一个小庄园里的平平常常的事情。他们还吹嘘他们养的公牛是多么勇猛，为它们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发牢骚。他们预言，他们的牛终有一天会打开通向马德里宏伟斗牛场的道路，在那里跟贝拉瓜和米乌拉两个家族饲养的斗牛比个高低，不但要把他们的大量马匹撞死，而且要使得有胆量的“小蜥蜴”和“细口瓶”也心惊胆战。

晚饭后大家聊了一会儿天，便各自躺在干草堆上酣然大睡。

第二天天刚放亮，堂帕科醒来，便学着留他过夜的牧人的样子，从草堆上爬了起来。为了脱身，他假称要去科尔多瓦，牧人信以为真，便告诉了他应该怎么走。

堂帕科再三向牧人道谢之后，便告辞了，迅速地离开了低洼地，急匆匆地走上了他们指点的小路。

当他重新孑然一身向前奔走时，可怕的想法又立刻从灵魂深处钻了出来，开始折磨他了。

堂帕科深陷在自己心灵的深渊里，反复思考着，琢磨着，企图弄明白头脑里出现的这一怪异现象。最后，他觉得找到

了答案。他一直到很晚很老都把时光花费在谋生上，从来没有轻松过一刻，也没有空闲来打扮自己，把那些美丽的装束作为他欲望的诱饵放到心灵之前。直到那时，他的一切理想都是平平常常的，容易实现的；可是，胡安妮塔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他的面前，在他那平静的心田里掀起了波涛，激起了他的遐想：他要腾空翱翔，飞上九天，那儿光芒四射，可是也有他那颗只习惯于宁静和平生活的灵魂几乎无法忍受的暴风雨啊。

总而言之，堂帕科认为，在他青春已经逝去才姗姗来迟的美好图景，如此晚来的只有年轻人才具有的理想，是使他如此失去理智、如此不幸和如此疯狂的原因。带着这种心情返回快乐镇，在返回的借口还不及出走的借口有力的情况下返回快乐镇，毫无疑问，他将被朋友和相识们嘲弄，当然，他又下不了狠心杀掉他几个人，因为他这样一个菩萨心肠的人是干不出这种事来的。另一方面，他也考虑到，即使他在快乐镇呆下去，他也将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人了，不配再当镇公所的秘书，不配当堂安德烈斯的顾问，不配做法事事务所的事，连小小律师的事也无法过问了。

他内心这样胡思乱想一通之后，才下了决心，他要永远离开故土，到别的镇子或城市去寻找宁静，去寻找舒适的生活。

只有这样，他才能治愈妖艳下流的胡安妮塔留给他的爱情创伤，才能继续活下去，扎扎实实地走完人生之路，而不至于浮在云头或者漫游太空，更不至于去杀人或者自杀，而是做一个有益于他人，并能重新获得别人尊敬和爱戴的人。

既然牧人已经告诉了他去科尔多瓦的路，已经不象前一天那样激动的堂帕科便顺着那个方向走去。那儿没有大路，小道却不少，他信步走着，只想逃避行人的眼睛，因为他仍然

羞于被人看见。

他走一会儿，停下来歇一会儿，白天过去了，他流浪的第二个夜晚到来了。

他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不过，他觉得那地方在他脑海里有一种模糊的印象。那是一片宽阔的牧场或打猎场，那里肯定会有很多野兔，坎坎坷坷的地面，覆盖着草丛或矮树林，松树、欧洲山毛榉和圣栎树错落其间。

黑暗很快把一切拉进了它的怀抱。天虽然没有下雨，但乌云密布，他只能模模糊糊地辨认出一些东西来。大地一片寂静，只是偶尔听到微风吹动了树叶，或一只野兔从草丛中蹦跳着穿过时发出一点声响。

我不知道堂帕科那时是怎样辨认出或以为辨认出那里离快乐镇已经不远的。那是堂安德烈斯的猎场，离镇子只两里远。堂安德烈斯经常去那里打猎。

当他象童话中讲的在森林里迷途的小孩那样发现黑暗中有一丝光亮时，更加坚信这种看法了。

堂帕科很有胆量，他不是不信教，但不大相信有什么可怕的鬼怪与幽灵，不相信有另一个世界的灵魂或超自然的生灵。不过，这一次他却有点害怕了，但很快又镇静了下来，坚定地朝光亮走去，想看个究竟。

堂帕科之所以有点害怕，是因为他看出亮光是从猎场的老看守小屋里射出来的，而那位老看守恰恰在堂帕科离开快乐镇的前一天归了西天。堂安德烈斯不大可能那么快又任命了一位看守去照管那块没有什么可以看守的地方。照堂帕科的看法，那间小屋子里此刻是应该没有人的。那么，是谁点了灯，谁还在那屋子里呢？难道是老看守正在受刑的灵魂？他

年青时是出了名的放荡公子，后来成了恶棍，不过被宽容释放了。

堂帕科壮起胆子，朝小屋走去，要看个究竟。他碰上这么一件可以使他在不幸中稍稍喘口气的冒险事儿，反而感到高兴了。

三十一

堂帕科悄悄地来到小屋前一看，发现房门里面上了插销。灯光是从一扇小窗里透出来的，窗上没有玻璃，只是挂了一块破布挡雨御寒。隔着布看不清屋里的东西，可是，他走上前去，发现破布上有三四个小孔，便把锐利的眼睛贴到最近的一个大点的孔眼往里一瞧，立刻吓了一跳，简直来不及思考。尽管那个人是一身安达卢西亚乡下人的打扮，戴一顶圆帽，穿着厚厚的外套和农民穿的套裤，打着绑腿，可堂帕科却以为是个魔鬼。那人的面孔近乎黑色，没有表情，嘴宽得吓人，大鼻头上挂满了内赘，象鹦鹉嘴一样。不过，堂帕科很快就平静了，他认出了那是快乐镇迎神游行中扮演犹太人用的假面具。

戴着假面具的那个人坐在椅子上，双肘支在一张污垢斑斑的破松木桌上，一声也不吭。他对面的一把椅子上还坐着一个人，堂帕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当地仅次于堂安德烈斯的富户、开店的木尔西亚人堂拉蒙，当时我们这个地球上说话最放肆的人。

堂拉蒙是个身材瘦小的干瘪老头儿，可是他却很有精神和胆量，几乎什么都不怕。

堂帕科发现他的双手用细绳反绑在背后，于是推断那是被人强行拉到这里关起来的。不一会儿，那位木尔西亚人自己的话证实了这一推断。堂拉蒙一开口就滔滔不绝。

“不管你是人还是鬼，”他说，“可怜可怜我，不要再毫无结果地折磨我了。今天下午我从庄园回家，那么一点路，还不到四分之一莱瓜，我哪里会想到你和你的同伙埋伏在翁唐河边的青刚柳丛中等我，又把我拖到这儿来呢？我一点儿也没想到，大白天会有人出来劫持，所以，走路时心里很踏实。你应该知道，你们应该得到的就这么多了，别想再多得了，不要落得个偷鸡不着蚀把米。你们可以把我弄死，不过，那样的话，你们也要上绞刑的。”

戴假面具的人仍然一言不发，只是听到绞刑时才哼了一声，那是那地方人表示感叹的一种方式。堂拉蒙又说：

“我真搞不清，你们是怎样打听到我刚刚把最好的葡萄酒卖给了赫雷斯人，口袋里装着一万二千里亚尔的。可是，不管怎么说，你们把这一万二是弄到手啦，怎么还不满足？你们不是已经逼我用你们准备好了的牛角杯里的墨水，让我给妻子写信了吗？我已经写了，如果不想让人绞死我的话，她必须交给你们两千杜罗。”

“你如果交不出两千杜罗，我们就绞死你，碎尸万段。”戴假面具的人用很怪的声音说。很明显，用的是假嗓子。

“那好吧，你们就把我绞死，碎尸万段吧，别再这样折磨我了。因为我那个老婆，我对她太了解了，她宁可让我和她的亲人送命，也不会交出钱的，尽管很爱我们，事后也会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我们。喂，你听说过古斯曼·埃尔布埃诺^①的悲剧吗？”

戴假面具的人没有说知道也没有说不知道，只是又哼了

^① 古斯曼·埃尔布埃诺(1258—1309)，西班牙军人，1293年他的守城被围，敌人先夺去他的一个孩子，并扬言斩首，威胁他交出守城。

一声。堂拉蒙接着说：

“为了不交出塔里发城，古斯曼·埃尔布埃诺给摩尔人送去一把刀子，让他们割下他心爱儿子的脑袋。对我妻子来说，钱就是她的塔里发，你们砍了我的脑袋她也不会把钱交出来的。而且，使计谋让古斯曼·埃尔布埃诺送刀子那种事，她是绝不干的，哪怕是一把破菜刀，她也舍不得给你们送。我想，这也用不着，要想捅破我肠子，你们会找到刀子的。不过，咱们还是清醒些，你们这样做能得到什么呢？可怜可怜我，也替你们自己考虑考虑，别这么鲁莽从事。我老婆都两个钟头没看见我了，大概不等你的同伙——我不知道会是谁又是怎样把信送到她手里——把信送到，她就会在镇上闹翻了天的，还会去报警。治安警察和我的那么多仆人肯定会到处找我。你不要干这种险事了，放了我吧，把骡子给我，让我回家吧。如果你不想等着让上帝给你钱的话，我会给你的。”

戴假面具的人还是没有回答，只是连连哼了几声。

“听到没有，我会给你钱的？除了你和你的同伙已经分掉的那一万二千里亚尔外，你如果放开我，我再给你八千。”

“怎么？”戴假面具的人终于开口说话了。“这八千里亚尔你藏在哪儿？”

“别犯傻了，孩子，别犯傻了。我能藏在哪儿？除了你们拿走的那些钱，我已一无所有了。不过，为酬谢你的善行，我保证能弄到钱给你的。”

“怎样弄到？”

堂拉蒙是个好吹牛的人。他想乱说一气，满足一下他夸夸其谈、甚至炫耀自己的欲望，从而诱惑戴假面具的人，使自己逃过这一关；可是他心里也直打鼓，害怕激起强盗的贪婪后

会变得益发不可收拾，因此，真的说起来就有些支支吾吾了。

夸夸其谈的癖好终于把其他一切周全的考虑置于脑后了。当堂拉蒙解释说，他有个非常巧妙的方法，按照这个方法，他不但可以得到钱，并且想交给谁就交给谁。他只要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上付款的数额，注明“请支付”的字样，再签上名就行了。不管是谁，只要带上这张纸条，就等于腰包里有了纸条上标明的那么多钱了。

喜欢吹嘘和饶舌的堂拉蒙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强盗听了那一番关于支票的话大为振奋，立刻厉声命令堂拉蒙，在那儿为他开一张两千杜罗的支票，并签上名。

木尔西亚人意识到自己干了一桩蠢事，但是，也知道很容易补救。于是，他对戴假面具的人解释说，在那儿随便开张纸条，签上名，是分文不值的。只有用支票簿上撕下来的有固定格式的纸头写好签名才能有效，而他的支票簿放在家里。

堂拉蒙怎么说也无法说服戴假面具的人。也许是怀疑真的需要那种固定格式的纸头，也许是因为他把纸头放在家里没有带来而气恼，强盗根本不听他解释，只管一个劲儿命令他：“快给我写纸条！”同时猛击被捆住手脚的堂拉蒙的脖子。

堂帕科再也看不下去了，跑到小屋门口，使出全身力气，拳打脚踢，推推拉拉，几秒钟就把那破门的铰链弄开来，门板啪哒一声倒在地上，震得四壁直颤。

强盗猛吃一惊。起初，他以为老看守或是因为嫉妒别人要发大财，或是因为他前天还住过的房子此刻受到糟蹋而生气，因而统率了一大群魔鬼前来逮他下地狱呢。否则，深更半夜谁会到这么个偏僻的地方来呢？

但强盗很快从惊恐中恢复过来，冲上去防卫了。

强盗操起放在房间角落里的大口径土枪，冲到门被推倒的隔壁房间，屋子的入口就在那边。里面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因为唯一的一盏灯是用草绳吊在另一个房间的大梁上的。但是，戴假面具的人分辨出了，朝他扑过来的是一个男人的身影。他说：

“站住！要不我就打死你！”说着，他用土枪瞄准那个男人。

这一切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

就在强盗开枪的同时，堂帕科几乎已经扑在他的身上，对着他的左臂狠狠一击，枪从他手上掉了下来，连人带枪一起倒在地上。

子弹已经出膛，但偏离了方向。铅丸没有碰到堂帕科，只是把墙壁打穿了。

戴假面具的人倒退几步，以防再挨打；尽管手臂已经挫伤，他还是从腰带里抽出一把阿尔瓦塞特省制的亮闪闪的折刀，折刀带有铁环和钢簧，上面刻印着：

这条毒蛇咬了你，
药铺里可没有药治愈你。

强盗把铁环压进钢簧，打开折刀，发出一种可怕的响声。他又朝对手扑去。可是，他已经失去冷静了，锐气也被堂帕科的第一次打击挫退了。他无法瞄准，只是拿那杀人的武器在空中胡乱挥舞着。

沉着坚定的堂帕科一跳闪过身子，躲避到一旁；接着，在强盗的后背上狠狠一击，把他打了个狗吃屎。强盗趴在地上。

后，堂帕科又教训了他一顿，毫不留情地又给了他四五棍子。

那人既不叫也不动，堂帕科以为他死了。但是，他还是小心翼翼地弯下身子，把那把折刀夺了下来。

接着，堂帕科走到堂拉蒙面前，堂拉蒙立刻认出了他，对他千恩万谢。

堂帕科解下了捆绑堂拉蒙的绳子。

“您把油灯拿来给我照照亮，”他说，“我看看那家伙是不是真死了。”

借着油灯的光，堂帕科走到趴着的强盗身边，把他身子翻过来，那面具已经掉下来了。

堂帕科和堂拉蒙惊呆了，原来那是安东努埃洛。

三十二

幸运的是，安东努埃洛没有被击中头部，不过，他已经奄奄一息，全身瘫软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堂帕科确信他还活着。这时，他在木尔西亚人的催促下，把安东努埃洛的身子搜了一遍。把抢去的钱收回，至少部分收回，堂拉蒙才会定下心来。堂帕科搜出四千里亚尔，还给了物主。

另外八千里亚尔已被安东努埃洛的同伙拿走了，那人是主谋，分赃时拿去了双份。

安东努埃洛浑身灼疼，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不停地呻吟着。

堂帕科匆匆走出房间，急着同败将、同获得自由的店主返回镇上。

堂拉蒙膘肥体壮的骡子拴在小屋旁的一个大牲口栏或叫做畜栏的小院子里，背上依然备着宽大舒适的鞍子。

堂帕科牵出骡子，让它的主人先跨了上去，然后又费力地把几乎不能动弹的安东努埃洛举起来，放在骡子屁股上。接着，他背起战利品——土枪和折刀，让驮着两个人的骡子走在前面，朝镇上走去。

一路上，堂帕科心里直感谢上帝，因为是上帝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惩罚罪犯，避免更大罪行的机会；是上帝为他作下的

安排，得以理直气壮地返回故土。

他们走得很慢，到夜里一两点才赶到了镇上，一路上没遇见一个人。

一直为堂帕科命运担心的堂安德烈斯派出很多人去寻找他，结果一无所获；店主的妻子也派人外出寻找丈夫，也都两手空空地在半夜之前回到了镇上。

堂帕科一行回到镇上时早过了半夜，快乐镇的居民都已经沉入梦乡。

堂帕科把安东努埃洛放在他父亲的铁匠铺门前，极力做到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也真的没被人发觉。堂拉蒙丢下了那个讨厌的旅伴，向堂帕科热烈致谢后回家去了。

堂帕科也回自己家休息去了。

医生上了岁数，又体弱多病，要做的事情很多，所以，经他认可后，堂波利卡波除了配药，还兼做外科治疗。铁匠立即把他请去为儿子治疗。

堂波利卡波精心地为他进行了诊治，并且保证很快就会治好，因为他的外伤虽然很痛，但没有危险，不必为他的生命担心。

堂波利卡波知道堂安德烈斯对他的朋友，或者如我们所说，对他的宠臣的命运十分忧心，天刚放亮就赶到黎明即起的那位大亨家里，向他讨报喜钱，告诉他堂帕科已经回镇的好消息。药店老板只看到了被打伤的安东努埃洛，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前前后后地想了想，充分发挥他的想象力，对堂安德烈斯说，堂帕科和安东努埃洛之间发生了一场残酷的殴斗；毫无疑问，那是为了胡安妮塔那漂亮的姿容。殴斗是夜间在野地里进行的。堂帕科安然无恙，而可怜的安东努埃洛

伤势那样重，连吃饭都得别人喂。不过，凭着他的医术，加上精心护理，他很快就会使安东努埃洛康复的。

堂安德烈斯得知他得力的镇公所秘书、他最亲密的朋友安全返回镇上，真是喜出望外。

他没有因此而派人去叫堂帕科，也没有立即亲自去看望他，他想，堂帕科很需要休息一下，不宜打搅；但是，他不相信堂波利卡波所想象和讲述的格斗或者厮杀。

堂安德烈斯尽管好奇心很强，但他极力保持着耐心和平静，在了解事实真相而迈出第一步之前，等待了两三个小时。

他知道，小学老师是堂帕科的最好朋友和最信得过的人。所以，八点左右，当学校开始上课，堂帕斯库亚尔已经到校时，他才派人去请堂帕斯库亚尔到自己家里来。

送信的小伙子回来说，天刚蒙蒙亮，堂帕斯库亚尔就离校了，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校，他的助手在给学生上课；又说，堂帕斯库亚尔一回到学校，知道堂安德烈斯叫他，肯定会马上就来找他的。

三十三

堂帕科在荒野里漫游了两天，经受了那么多苦痛、激动，又遇到了一些趣事之后，渴望找个人倾诉衷肠。小学老师是个好人，说话谨慎；他先是胡安妮塔的，后来又成了他的尊贵和无私的朋友。有谁比小学老师更为合适呢？

法警的妻子替堂帕科叫来了堂帕斯库亚尔。

堂帕斯库亚尔来了以后，堂帕科把心里话都告诉了他，没有交给他向胡安妮塔转达的任何使命和任务。但是，出于好意，堂帕斯库亚尔“夺”了堂帕科的权，“篡”了堂帕科的位，自封为使者，前去看望胡安妮塔。这姑娘心情忧郁，几乎彻夜不眠，当时刚刚起床梳妆完毕。小学老师原原本本地对她讲述了堂帕科的愤慨和苦痛，他的妒忌、绝望、自杀念头、远离尘世的想法，最后，还讲到了小房子里的搏斗，安东努埃洛的罪行和伤势；并告诉她安东努埃洛和堂帕科都已经回到了快乐镇。

他告诉胡安妮塔说，那个开店的木尔西亚人和他的老婆怒不可遏，如果三天之内不把安东努埃洛的同谋拿走的八千里亚尔如数交还，他们不告倒安东努埃洛，不把他送进牢房是决不肯沉默罢休的。

根据堂帕科得到和提供的情况，安东努埃洛是至死不会说出与他一起作案的那个外乡人的姓名和身世的；另外，即使安东努埃洛揭发了那人，不管那八千里亚尔能不能通过法庭

收回，只要一审案，铁匠的儿子照样要被牵进去，被判刑和流放。

胡安妮塔忘却了安东努埃洛对她卑劣的侮辱，过去对他的那种如母似妹的既深又奇的感情，此刻重又激荡着她的心了。

胡安妮塔决定救他，设法把事情掩盖过去，免得他身败名裂，被送去服苦役，然而为此她必须搞到八千里亚尔，而要弄这么多钱，对她来说又谈何容易。

胡安妮塔的灵魂里，在这苦痛的感情漩涡里还激荡着甜蜜之情的浪花。那是另一种感情，一种与折磨人的感情截然不同的感情，它真挚，它善美；当她得知自己的爱情得到了如此满意的报偿后，这种感情更加强烈地激荡着她的心，满足她的自豪感。尽管安东努埃洛的罪恶行径及其后果给胡安妮塔造成了痛苦与惊恐，但她依然认为自己是个幸福的女人，而且，毫无疑问，她的确是幸福的。

胡安妮塔没有做的，急需做的，而且刻不容缓的是，要让堂帕科相信她是清白的，而且是一直爱着他的。

堂帕斯库亚尔在与堂帕科的长谈中已经尽了力，设法让堂帕科相信胡安妮塔是清白的。他对堂帕科说，胡安妮塔的高尚和忠诚，他是非常清楚的，这姑娘在没有母亲看管的绝对自由的环境中生活时，保持着贞洁和声誉。母亲不得不到别人家去干活，把她留在家里跟女仆在一起，或者在没有女仆的时候就让她一个人在家。而且，从童年到青年，胡安妮塔一直是在没有人陪伴没有人照管的情况下在大街上长大的，她跟什么人都接触过，交谈过，而从来没有谁敢对她无礼，因为她知道该怎样让人尊重她；而且，即使是专门诋毁他人的人，也

从来没有提出过哪怕一点点能够使她丧失声誉的有根有据的不规之举。

所以，堂帕科所看到的，即令他气恼和绝望的事，和胡安妮塔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堂安德烈斯的疯狂举动；如果说他出其不意吻了胡安妮塔，那么，他也立刻被胡安妮塔粗暴地推开了的呀。

堂帕斯库亚尔还认为，堂安德烈斯的无礼举动肯定不是胡安妮塔挑起的，唯一的原因是那位大亨自负，他以为一切都必须服从于他的意志，满足他的欲望。

胡安妮塔刚刚听完小学老师讲的这些情况，便设法结束那次访问，让他快些离去。

堂帕斯库亚尔一走，胡安妮塔一刻也没有耽误，连招呼也没有跟母亲打，便拿起头巾，胡乱往头上一裹，溜出家门，朝堂帕科家里走去。

三十四

胡安妮塔到了堂帕科的家，叫了门，法警的老婆出来为她开了门。胡安妮塔问她：

“堂帕科在家吗？他起床了没有？是不是一个人在家？我要见他，有要紧事和他说。”

“起来了，一个人待在楼上客厅里呢。”法警的老婆说。

没等对方多说，也没有征得同意，胡安妮塔把法警的老婆推到一边，拔腿就直奔楼梯，慌忙中把头巾都忘在前厅里的凳子上，蓬乱着头发走进了堂帕科所在的客厅。

堂帕科尽管还在怀疑堂安德烈斯的大胆举动中一定和胡安妮塔的风骚有点关系，但一见到胡安妮塔，他还是惊奇和喜悦得难以用笔墨形容。

堂帕科彬彬有礼，对胡安妮塔突然来访深表感谢。不过在表面上，他还是掩饰了内心的喜悦，极力装出一副严肃的面孔。

“你别再生我的气了，”胡安妮塔第一次以“你”跟堂帕科说话，“我嫉妒堂娜阿古斯蒂娜，而且，象你现在生我的气一样，无缘无故地生起你的气来。我只是想激激你。我对你是一片诚心的。我承认我的过错，并为此而后悔。是我挑逗了堂安德烈斯，当时没有想到后果。请你原谅我。他出其不意地吻了我，但我愤愤地推开了他。我向你起誓，请你相信我。”

为了我的灵魂得以升天，我向你起誓：我并不是因为你走进去才推开他的，要不是你走进去，我会更狠狠地推开他的。我来这里把一切都告诉你，是要你原谅我，因为我爱你。我想让你知道我爱你；我悔恨当时不该拒绝你，今后我将为你而死，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了。”

堂帕科从那漂亮红润的嘴巴里听到这些甜蜜动人的话语，除了满心欢喜、感动、燃起热恋之情、原谅胡安妮塔之外，还会作什么表示呢？可是，他却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知道怎么做好，只是象这种场合通常会出现的情况一样，说了不少蠢话。

“我年纪大了，”他说，“你现在不把这看得很重，也不说我可以当你的爷爷那种话了，并发誓说在爱着我，这一切我都不敢相信。你是不是在故意嘲弄我，叫我神魂颠倒？你是不是想用我做梦都不敢想的美事先让我高兴高兴，然后把那种美事变成泡影，最后让我死去呢？”

“不是的，亲爱的；我不想让你的希望破灭，而是要把希望变为现实。如果你认为我做你的妻子是一种幸福的话，我愿意把这种幸福献给你。如果你不瞧不起我，能原谅我，不认为我是个放荡女人，那么，我们就结为夫妻好了，尽管堂娜伊内斯会因为我不当修女而勃然大怒，尽管堂安德烈斯会对你另眼相待，尽管我们无法在这地方待下去，不得不到别的地方去过也许是贫寒的生活。不要怀疑了，即使堂安德烈斯可能在追求我甚至愿意同我结婚。你比你现在穷一千倍，我也要为了爱你而鄙视他，我将给他唱这么一首民谣：

我宁愿一辈子贫寒，

每天以干辣椒充饥，
也不要同乏情的公子哥儿
在一起过日子。”

听到这里，堂帕科几乎无法抑制和掩饰内心的激动了。他觉得一股幸福的暖流在血管里激荡，似乎血管里流动的不是血液，而是光和火，他恨不得俯身下去亲吻胡安妮塔的双脚，但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说：

“我愿意相信而且也相信你这会儿对我的一片赤诚的心。可是，我不如堂安德烈斯，我担心你是神魂迷惑了，头脑不清醒了；你现在这样做，也许以后会后悔的。你这么漂亮，什么不可以得到呀。堂安德烈斯可不是民谣中说的那种乏情的公子哥儿。他是个有头脑的人，人人对他尊崇、敬重，他比我好，而且，比我年轻得多。”

“对你来说，他也许是个百里挑一的人；但在我看来，你比他有头脑，比他年轻，比他漂亮。”

堂帕科推说自己地位卑微，然而那是在设法掩饰他的得意。他的疑心排除了，怨气消散了，他不那么严肃了，微笑着半真半假地说：

“我相信你；我知道你说的都是心里话，你不是想欺骗我；不过，你自己可要考虑好呀！”

为了继续考验胡安妮塔的爱情有多么强烈和有多么坚定，他又说：

“以前，堂安德烈斯没有追求你的时候，受你冷遇的是我；而现在，堂安德烈斯那样疯狂地爱上了你，你却又冷眼对他，而看中了我，爱上了我，这倒有些让人费解了。怎么说呢，难

道你不知道我是个卑贱而可怜的人？我依附于他，他比我有权势，比我富有，全镇人都尊敬他，害怕他，政府宠爱他、器重他，他可是个得过大十字勋章的威风凛凛的人物呀！”

“他威风不威风和我有什么关系？政府应该把大十字勋章奖给你而不应奖给他，因为，我们镇上的好事实际上都是你干的。”

胡安妮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象突然想到了一个什么令她高兴的事情似的，甜蜜地微笑着说：

“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我非要改变一下不可。不过，我首先需要你宣布，我是你的女王，你要做我忠实的臣民，服从我。快宣布我做你的女王吧，你的女王会嘉奖你的。快宣布吧。”

堂帕科没有多加犹豫便照办了，跪在胡安妮塔脚下，兴奋地说：

“我向你宣誓！”

胡安妮塔脑子里产生的这个怪异的念头是那样强烈，在这个念头的支配下，突然取下用饰针别在胸前的手帕，又从围裙的口袋里取出剪刀，然后解下上衣的两三个领钩。

堂帕科跪在地上，着魔似地直勾勾地看着胡安妮塔。她把手从外衣下边伸进去，解开一条蓝色细绸带，那带子本来是把干净平整的衬衣束在胸部的。她轻轻一拉，便把它从精心刺绣的卷边上拉了出来；最后，她从那绸带上剪下了一大段，从堂帕科外衣的饰眼里穿过去，并且打了个活结。

“你功勋卓著，贡献突出，”胡安妮塔一本正经地说，“我给予你比堂安德烈斯高贵一千倍的荣誉，并且宣布你为我的骑士，佩戴这枚漂亮的消除醋意的大十字勋章。所以，这条绸带就象迷迭香花一样是蓝色的。”

堂帕科的醋意荡然无存，因为一切都转化成了爱情。他站起身来，说：

“你给我念了一首民谣，我不能表现逊色，也要回赠一首，可是，在这首民谣里我不能称呼你的名字，而是用你的圣徒^①的母亲的名字：

心爱的伊莎贝尔，
那些迷迭香花儿，
今天是蓝色的花，
明天就变成橙黄的蜜儿。”

“如果明天一定变成蜜的话，那么，这会儿就让它变成蜜，不更好吗？”

堂帕科凑近胡安妮塔，想吻她。

胡安妮塔闪开身子，轻轻推开了他，表情非常庄重地说：

“不要这样，别靠近我。作为我的骑士，你要象对待女王一样尊重我。到时候，那些迷迭香花儿就会变成蜜的。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明天晚上十点半你到我家去，我们一起跟我母亲谈谈。再见。”

胡安妮塔朝客厅的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又转过头来，看了堂帕科一眼，在自己的手掌上匆匆吻了三十几下，然后又吹了吹，把吻传送给她的男朋友。

“我渴望近处的而不是飞过来的吻。”

“我们会把那些吻的翅膀砍掉的。只要你不犯死罪，你会

① 在西班牙，天主教徒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圣徒的名字，该圣徒被称为该人的圣徒。

在近处接吻的，并且让你吻个够。”

胡安妮塔说完，便拾起留在前厅里的披巾，蹦蹦跳跳地走下楼梯，跑到了大街上。

三十五

胡安妮塔为同堂帕科重归于好并且确定了爱情关系而心情十分喜悦。她决定同堂帕科结婚，尽管这样做会引起堂安德烈斯和堂娜伊内斯的反对；她，她的未婚夫和她的母亲会受到这两位有权势的人的怒斥。然而，在高兴之余，她也在为安东努埃洛的命运深深忧虑。他犯下了那样的大罪，实在令她不寒而栗。她这辈子也不想再见他，再和他说话了。不过，她对他依然怀有兄妹之情；她预感到，如果不设法让安东努埃洛免于受审判，不在公众中声誉扫地，又不被送进劳役场的话，即使她本人多么幸福，心里总会不快的，也会摆脱不了内疚。出于爱情的利己主义，她同堂帕科只谈到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可是，一旦离开他而置身大街时，她便想念起安东努埃洛来，开始考虑在没有任何人帮助她的情况下想办法救他，要做他唯一的救命恩人。

胡安妮塔怀着这个想法来到了开店的木尔西亚人家里。店主和他的妻子堂娜恩卡娜西翁在后排房间里单独接待了她。

胡安妮塔没有哭，她把眼泪深深地埋在心里，她很少掉泪；但是，她用动情感人的语调请求店主夫妇不要把发生的事情声张出去，保证六个月之内把异乡人拿走的八千里亚尔还给他们。对于这一点，她母亲也会同意的，因为她象了解自己

一样了解她母亲。她母亲买了巨额彩票，六个月之内就可以收回这笔钱，那足够用来支付八千里亚尔了。而且，她母亲还是她们现在居住的那所住宅的户主。尽管因为登了记而加重了税款，但是，如果变卖掉，差不多也可以得八千里亚尔。

听完胡安妮塔的想法，堂娜恩卡娜西翁抢在丈夫前面，首先开了口：

“你疯了，孩子；我想，你这疯病还不至于有那么大传染性，把你母亲也传染上。你们母女两个竟为了救一个恶棍而不惜倾家荡产，这样的愚蠢简直不可思议。孩子，让那个家伙去劳役场吧，那是他罪有应得，终究是逃脱不了的。就是你们现在救了他，他会很快旧病复发，惹点什么祸让人家抓起来的。这样，你们的牺牲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请您恕我直言，”胡安妮塔说，“您这样劝说我是没有用处的。我已拿定了主意，任您怎么劝说我也不会动摇的。我现在需要的不是劝导，而是钱，是允诺。如果我的箱子里有八千里亚尔的话，我这会儿就带来交给你们，换一张由你们签名的凭据，上面声明安东努埃洛对你们分文不欠，并且对他已没有任何怨言。我现在没有钱，但是，我有把握六个月内凑齐这笔钱。你们能不能签一张我刚才所说的凭据，声明你们对安东努埃洛没有任何起诉之意，而由我交给你们一张保证付清八千里亚尔的字据呢？事情就是这样，没必要拐弯抹角。您说说，堂拉蒙，行还是不行？”

“喂，胡安妮塔，”被点了名的堂拉蒙回答说，“依我说那是不行的，我不想在这愚蠢举动中做个同谋；而且，你这么小小的年纪，签个什么期票是一文不值的。”

“尽管我还不到二十岁，可是，我签名的期票和我三十岁

时签的期票同样有效。我说的话从来都是算数的；我写下的字据更是如此。为了履行我自己的诺言，我没有钱就是把自己卖了也心甘情愿。”

尽管堂娜恩卡娜西翁在场，堂拉蒙听了胡安妮塔的话还是双眼都放出了异彩，他信口说道：

“如果你决定出卖自己的话，尽管我们镇上的人都不很富，我相信，你卖八千里亚尔是不会有问题的；不过，我不希望你出卖自己。”

“我也并不想出卖自己。”胡安妮塔说。“我只不过这样说罢了。我母亲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她钟爱我，为了我，多大的牺牲她都不惜做出的。所以，您放心，六个月之内我会把您借给我的八千里亚尔还到您手里，用不着出卖自己就能还清的。”

这时堂娜恩卡娜西翁插嘴说：

“胡安妮塔，我们对你的印象都很好，你说话诚恳，态度坚决，答应还给我们钱，我们是相信的。可是，或者因为你母亲很喜欢你而不想给你钱，或者因为债户没有还你们，而房子又卖不出去，六个月之内万一凑不到这么多钱，那么，你的诚恳的语言和坚决的态度，从道德观念上讲是很可贵的，从经济上讲可就分文不值了。如果我们把钱借给你，而以后再也见不到这些钱的话，那么，在道德品质上你就失信了；而现在这种空头支票正是告诉我们有失去这笔钱的危险。”

“孩子，”堂拉蒙插话说，“在这件事情上，你如果不是用你的道德而是用你不道德的举止向我担保的话，我大概倒有可能收回这笔钱。这样一来，尽管经营不当，这一重要的抵押品也会增息盈利的。”

胡安妮塔看出了木尔西亚人在用一种现在人们常用的俏皮话取笑她，于是，这个不惯于逆来顺受的姑娘开始失去了耐心。她压低声音，但每一句话都象一把柳叶刀那样刺人地说道：

“喂，我的猪大叔，请不要开这种有伤风化的玩笑。您应该认真考虑考虑我的建议，这建议对您是合算的。如果您告到法庭去，也许能有幸看到安东努埃洛被押送劳役场，不过，您肯定拿不到那八千里亚尔。相反，您现在就当收到了这笔钱，接受我签名的期票，那您就会在半年之内或者更早些得到八千里亚尔和利息，因为我并不想利用自己的漂亮的脸蛋提前付款。这笔帐再清楚不过了，就象我们头上的太阳一样明摆着。”

“虽然你骂了我，叫我猪大叔，但至少看在你漂亮的脸蛋上，我能原谅你。你感动了我，并使我同意借给你八千里亚尔的，并不是你对我的那些肮脏的想法，而是你漂亮的脸蛋。不过有个条件，就是你必须保证你母亲同意我们之间的这个协定。尽管你缺乏经验，但有着超人的智慧；不管怎么说，你是能理解我的，我向人放债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你也知道，期限是不可以松动的，同样，利率也是不能松动的。不过，我很希望你不叫我猪大叔，而叫我大方而慷慨的大叔。你想不到……”

堂娜恩卡娜西翁看到胡安妮塔辱骂了她体弱多病的丈夫，又担心会跟胡安妮塔厮打起来，甚至会被她打败或者挨棍子，因而一直把怒气憋在肚子里。此刻，听到并看到丈夫对胡安妮塔这样甜言蜜语、慷慨大方，终于忍耐不住，大叫着打断他的话，说：

“别鬼迷心窍了，我说，别那样给人家献殷勤，你可别逼着我叫你猪大叔。做什么都得好好考虑考虑，虽然有点利息，风险可也不小啊！”

“我不会鬼迷心窍的，我做什么事都会周全考虑的。”堂拉蒙回答说，“可是，我不想以辱骂对辱骂，我要做一个宽宏大度的人，要以恩相报。胡安妮塔，你签张期票，算是我收下了被抢走的那八千里亚尔，六个月之内还清，外加百分之几的一点点利息。”

“太感谢了，堂拉蒙先生。”胡安妮塔说。“您写两张字据吧，一张保证安东努埃洛身获自由，由您签名，让我带走；另一张写明我是您的欠债人，由我签名，留在您手里。”

“好吧，就这么办吧。”堂拉蒙说。

他走到写字台前，不一会儿就写好了两张字据。期票上写明胡安妮塔保证六个月之内偿还一万里亚尔。

“你看看我有多克制。”开店的木尔西亚人把字据拿给胡安妮塔签名时说。“尽管我冒着钱也得不到的风险，还只收你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因为，不管你的想法是多么美好，你若是六个月之内分文没有的话，我们就不得不重签期票，那样一来，我的损失就太大了。”

“就是嘛，”堂娜恩卡娜西翁说，“我们的生意现在这么兴隆，资金每年都要翻一番。胡安妮塔，你听我说，借给你这八千里亚尔，我们就有可能失去这八千外加两千利息。如果我们拿这八千做本钱去做有大利可图的买卖，钱是稳赚的。可是，话又说回来，有什么办法呢？我丈夫一看到你这么漂亮就象疯了一样。”

“不管怎么说，你们这样开恩，我真感激不尽。”胡安妮

塔说。

她看了看字据，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便揣进衣袋，告别店主夫妇，回家去了。

三十六

这一连串的事件深深吸引了我。我把注意力全都倾注在这些事件上，又想快点向读者讲述，因而忽略了把时间交待清楚。现在，我该把这混杂不清的时间顺序稍稍梳理一下了。

事情也很容易，只要说明堂帕科出走的那一天恰是复活节前的星期日就可以了。

堂帕科在外游逛了两天，回到快乐镇时已是圣周二的早晨了。

那个星期里，快乐镇的每个居民都是那样精神贯注、如迷如醉。要不是堂帕科是个如此重要、如此活跃、平常到处露面的人物，他的失踪和回归谁也不会注意的。

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人们也不会知道他为什么出走，又为什么返回。这里的奥秘依然深深地埋藏在招致和承受感情折磨的那几个人的心底，具体地说，埋在堂安德烈斯、胡安妮塔和堂帕科的心底。安东努埃洛犯了罪，堂帕科使用怎样的方法使安东努埃洛避免了一部分罪行，使他另一部分罪行未遂，这一切都应当严守秘密。而在这一点上有着利害关系的只有两个人，他们是店主夫妇，而他们都已同意不声张。

人们只晓得安东努埃洛是带着伤回来的。尽管大家议论纷纷，谁也说不准被打的原因；至于是被谁打的，也很少有人去过问。

圣周里，快乐镇的百姓最没有心思去注意现实生活中的那些事情，不管这些事情有多么重要。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连续四天的精彩表演上。演出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戏剧的地点是教堂，广场，街道，或镇上随便一个什么地方；半数甚至更多的男人都成了演员，余下的男人、妇女和孩童以及为数可观的外地人便成了观众。

圣周的迎神游行始于星期三，止于星期六。小时候，我在另一个地方看到过同快乐镇相仿的迎神游行，至今我仍然保留着美好的记忆。由此而产生了一个想法，那些指责迎神游行的人，不是缺少审美观点，便是观赏力极为迟钝。一些富有乡土气息的事件，也给我们所说的这种演出增添纯朴的魅力。

也许，这类演出中的某些故事或情节里，神圣的与世俗的，严肃的与诙谐的，喜剧情调与悲剧色彩之间不那么协调。审慎尽职的主教们做得再好不过了，他们删减了这些不协调或违背了传统格调的情节。但是，这种包括迎神游行和耶稣受难故事在内的演出的精华部分还是保留了下来；如果将这些内容也删除的话，那就太令人遗憾了，那将如同阉割民间诗歌的精髓一样是一大罪孽。

我不否认，这种演出需要加工和改进；但是，依我所见，即使在修改、加工和改进时，也需要谨慎从事。如果允许我用文学手法中的明喻直言的话，就会出现在一个作家身上发生的情况。作家出于风格上的刻意求精，对自己所写的诗歌或散文推敲琢磨，迟迟不肯出手，把作品弄得枯燥无味，没有天然美，也缺乏动人之处。

另外，要想真切地看到那一切，洞察其深刻的含义，就应该摆脱人口众多的繁华闹市所特有的那种讲究排场、追求高

雅和注重服饰的影响。只有这样，再认真动脑筋想一想，才能够领会到在象征的罩纱下闪耀发光的教理之高尚和优美。

你如果渴望享用那孕育和包藏在树皮中的富有营养的食物，就不能因为树皮粗糙而畏缩不前。

演出不只是向居民们再现了耶稣受难和舍身救世的情景。从某种意义上说，如同博絮埃^①的著名演说一样，它包括了世界史上的天意和神旨。

毫无疑问，人类认为自己没有资格扮演神圣的角色，认为那样做是不合适的，怕一参加演出就会亵渎神明。所以，拯救尘世的各个片断都是用抬着的圣像来表现的。一位讲道士站在耸立在广场中央、四周围着观众的讲道台上讲解圣像的每一个无声的、严肃的动作。只有凡人才说话，超人是不说话的，除了个别天使，他们用歌表达心声。

比如说，宣读告示的人在镇公所阳台上高声宣布判决：耶稣因以恺撒为敌，兼犯诸多罪行，应判死刑。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夹在两个强盗中间，受尽讥诮。

于是，讲道士高声叫喊道：

“住嘴！骗人的传令官，住嘴！你这张恶毒的嘴巴，听听天使的声音吧……”

镇公所对面一幢更讲究的房子的阳台上，立刻出现一个镇上最漂亮、最聪明、嗓音最甜的六七岁的男孩，他身着缀有点点金星的白缎连衫裙，一副天使打扮。他立即天真动听地唱起反判决，开头是这样的：“这个判决是圣父命令执行的……”

然后，讲道士用有力的声调简明扼要地说明道成肉身和

^① 博絮埃(1624—1704)，法国主教。这里说的演说，指他的作品《关于世界史的演讲》。

救赎世人的秘密。在适当的时候，圣子同人类天性结合在一起，赋予这种天性以荣光，使之符合天意，为了洗刷自己的罪过，还遭受了痛苦。

只有次要人物参与的那些一般情节才由真人去扮演。

不过，有一个重要的情节也是由人扮演的。其实，那是个预演，表现的是父亲拿儿子作燔祭的情节。具体地说，是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要杀以撒献祭，当时有个天使出来阻止了他。广场中央的木台上堆满了绿色的枝叶，那便是摩利亚山。亚伯拉罕和以撒都不说话，只做手势。当亚伯拉罕举起砍刀来杀子祭神时，天使唱起歌谣阻止他。于是，以撒得到了磨难的棕榈叶，在以后连续几天的迎神游行中，他一直把它拿在手里。根据古代仪典，亚伯拉罕祭献了一只羊^①。

迎神游行中，《旧约》中的主要人物通过时都是一副严肃穆的表情，好象《圣经》故事正在我们眼前重现一样。假如百姓的想象力能把那些人物真切地展现出来，那么，即使在这样的迎神游行中没有什么豪华和排场，那种幻觉和考古发现的事实不尽相同，对于天真的大脑和一般人的善良愿望又有什么伤害呢？以利亚，以西结，但以理，以赛亚，阿摩司和其他先知，以及国王，法官，王子，都相继出现在他们面前并依次通过；麦基洗德，大卫，摩西，所罗门等等人物也如此通过。他们个个都戴着没有表情的假面具，头顶上的光环或光轮上都刻有各自的名字，而且，每个人的手上还拿着不同的标志：大卫手托竖琴，所罗门捧着一座神堂的模型，摩西拿着十诫板。

先知们过着冷酷补赎的生活，不很注意穿着的优雅和漂

^① 这段故事详见《旧约圣经·创世记》第二十二章。

亮，大褂和斗篷都是被单做成的，所以被称为“被单人”。相反，君主和领主极力打扮得华丽一些，他们拿妻子或情妇的高档衣服做长衫，用华美的床罩当斗篷，所以被称做“床罩人”。

每次迎神游行要在大街上持续三四个小时，游行中有短剧演出，而且几乎总有一名苦行者唱宗教格言诗进行讲解，另有两三个苦行者口吹小号，以拖得很长的凄楚的声音唤起公众对短剧的注意。我来举个例子吧，当《福音书》的作者们^①在木片上记录发生的事情时，几个刁钻的犹太人做着鬼脸怪相从后边跑上来偷走他们的笔。于是，《福音书》的作者们悲痛至极，无可奈何地张开双臂，交叉成十字；这时，小号重新吹响，宣布这出短剧演出结束。

有些东西称得上是独具匠心的艺术珍品，比如说，用木架子抬着的黑色大十字架，犹如一块饰着精致银边的亮光光的乌檀木；十字架上没有钉基督，想必他已经复活升天了。十字架上挂着标志着三超德^②的绿、白、红三色的七条宽带，每条带子的末端系着一个或一群小孩，它们组成一个漂亮的整体，象征着教会的七件圣事^③。

另外一些穿着齐脚跟的长衫、插着小天使翅膀的男童，肩上扛着《圣经》的约柜，以纪念《新约》和基督教以前的古代律法。

总而言之，那里的一切是如此符合我的口味，要不是怕人指责我不恭不敬和对这个地方的描写拉得过长的话，我会兴致勃勃、不厌其烦地把那四天中快乐镇的节日气氛继续描述

① 指圣马太，圣马可，圣路加和圣约翰四人。

② 指信、望、爱三超德。

③ 指圣洗、坚振、告解、圣体、终傅、神品、婚配七件圣事。

下去的。

这里,我只想交待一下,圣周五傍晚时分举行圣葬时,《旧约》里的人物的形象已经不再显现了,只出现几个苦行者;背着十字架的修士,他们装出身负重物的样子;罗马士兵和不少犹太人——他们都已皈依——手里拿着念珠,一边走一边虔诚地念诵着;同时,还有很多虔诚的男人和小孩举着蜡烛为圣葬照明。

最为隆重和激动人心的是圣周六从早晨九点到中午举行的一次迎神游行。

在这次游行中,人们只举着孤独圣母马利亚的塑像。她如同快乐镇的雅典娜^①,人们尊敬她,把她供奉在位于新教区的另一端、能俯览全镇的一座小山顶上最古老的神堂里,神堂旁边是侯爵遗弃的一座城堡。侯爵和他的近卫军当年就是从这里出发去抗击边境上的摩尔人,并且通过格拉纳达蜂拥而入的。

那尊塑像是西班牙基督教艺术鼎盛时期的杰作;不错,雕塑家只是雕塑了她的头部和双手,但从那完美的构思和雕刻的手法可以看出,他完全可以把他的构思变为现实。塑像的面容和双手给人以绝妙的美感。她的面部将最深沉的痛苦和绝对服从上帝意愿这两种感情融合在一起,显得超凡脱俗;圣母的双眼很美,使人感到亲切,泪汪汪的;脸上挂着两滴泪水,象是玫瑰花瓣上的露珠。

塑像上的其余部分看不出女人的形体和轮廓,由一块宽大漂亮的绣金披风遮裹着。

① 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城的保护神。

艺术家在构思这位永垂不朽的女性时，为了把母亲和圣女的各自特性都融合在痛苦中，大概避开了肉身，只力图给灵魂以可见的形象。

圣母身着长装，在刺绣和饰物上露出了穿过其胸部的七把宝剑的剑柄。

圣周六的迎神游行中，在圣母的塑像面前，《旧约》中所有的人物、犹太人、罗马士兵，全都黯然失色，犹如形退影隐一般。陪同圣母像的只有教士和擎着无数支点燃着的蜡烛的虔诚的人群。

迎神的队伍怀着虔诚的心情按指定的路线行进，但是，一回到教堂，全镇便钟声齐鸣；此时，一头发怒的公牛拖着绳子冲向大街，斗牛爱好者们挑逗它，唆使它；监狱里释放的一个犯人充当巴拉巴^①的角色；与此同时，在一些有杀人危险的地方都有犹大被处死，就是说，把塞满爆竹和乱麻的大布娃娃当作犹大，小伙子们端起猎枪瞄准布娃娃开枪，直至犹大们燃烧起来，并发出啪啪的响声。

圣周里有趣的庆祝活动就这样在耶稣复活的喜悦中结束了。

① 巴拉巴是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囚犯。耶稣受审时他正待处决。总督彼拉多每逢逾越节都应众人要求释放一个囚犯，祭司长和长老便挑唆众人要求释放巴拉巴而处决耶稣，于是他被释放。见《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

三十七

那一天,那位大亨家的楼下忙得乱作一团。为第二天,也就是圣周三的盛大活动,人们都在忙着做各种准备。堂安德烈斯·鲁维奥先生是镇上最重要的一个教友会的兄长,因而,作为所有迎神游行序幕的礼拜三下午举行的那次游行,每年都是由他领头,费用也都是由他支付的。

头一天的迎神游行必须抬出三件杰出的雕塑品,每一件雕塑都很重,要有一大帮苦行者抬着通过大街。

第一尊塑像是一个人骑在驴驹上,即耶稣骑在这头温顺的牲口身上,耀武扬威地进入耶路撒冷。

人群中有许多苦行者、罗马士兵和犹太人,他们个个举着棕榈叶和橄榄枝,走在塑像的前边。接着,描绘“最后的晚餐”^①的塑像紧跟在“被单人”、“床罩人”和“斗篷人”后边抬出来。这组雕塑尤为沉重,因为它包括十三个真人一样大小的塑像和一张也有点重的桌子,桌子上摆满鲜花、自秋天一直保持到那时的最甜美的水果和一个装满各种甜食的糕点盘,那是最能干、最灵巧的糖果师们高超技艺的结晶。

紧跟着“最后的晚餐”的是“果园祷告”,这尊塑像前也有许多人开路。在“果园祷告”中基督跪着,一个本想停在空中、结果却依在橄榄枝丛中的天使递给基督一杯苦水,耶稣的门徒们倒在地上酣然而睡。

迎神游行结束后，堂安德烈斯得把饭食从窗口递出去，供使徒们、先知们、《旧约》故事中的人物、耶路撒冷的平民百姓、苦行者和罗马驻军品尝。

我们介绍的这三件塑雕星期二开始向公众展览，展出地点不是在教堂，而是在一楼的一间宽敞的大厅里，里面装饰着烛台镜、鲜花和青枝绿叶，地板上铺着红锦；入夜，无数支烛光把大厅照耀得通明。

为了照应好这一切，堂安德烈斯选中了高个儿女人胡安娜。礼拜二和礼拜三这两天，除了回家睡觉，她一步也不能离开堂安德烈斯的家。

特别是礼拜三这一天，胡安娜的工作格外繁重。她要为那么多人准备丰盛的斋戒晚餐：菠菜鹰嘴豆汤呀，作为主菜的辣子鳕鱼呀，还有那道清淡菜，也就是味道最为鲜美的辣椒炒茄子、蕃茄和南瓜。这道菜是巴格达最有名的厨师发明出来，奉献给《一千零一夜》中的主人公何鲁纳·拉斯德哈里发的漂亮的宠妃祖白玉黛，并且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即使这位厨师死而复活，见了胡安娜做的这道菜也会赞不绝口的。

当然，作为饭后点心，蜜炸果和用来解渴的大量葡萄酒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尽管咸鳕鱼在水里浸泡过，吃起来还是很咸，加上那天人们要吃很多尖辣椒和葱蒜，口渴是不可避免的。

人们还盼望能及时从马拉加运来鲜鲛鱼，分享一下胡安娜的这道佳肴。如果鱼不多的话，那么，平民百姓就只好忍耐一下，让扮演使徒、先知和君主的人享用了。

① 最后的晚餐，耶稣被出卖钉死的前夕与十二个门徒共吃逾越节的筵席，席间，耶稣指出十二门徒中有一人将出卖他。

胡安娜还许诺说，她要做一个她自己的拿手菜，大家吃了之后肯定会高兴的。这道菜别有风味，它集人类一切烹调之大成，用面包和鱼创造出了奇迹。用二十几个鸡蛋和半块大面包就足可以让一百多个人喝饱。胡安娜先把面包切成细块，油煎后放到蒜制调味汁里，然后放到锅里煮成汤，味道极为鲜美，谁不狼吞虎咽！胡安娜为自己的这道菜定名“无赖专用大菜”。

星期三的晚餐气氛十分活跃，这是因为堂安德烈斯有个非常风趣的仆人特别爱讲笑话。每年的迎神游行中，这仆人都扮演隆吉诺的角色，在向神明投掷长矛之前逞强好胜、风流倜傥，之后又成为追打引路人的瞎子。这引路人逃走之后，在迎神游行过程中一直拿他取笑，嘲讽他。

很久之前主教先生就下了禁令，迎神游行中不准再象以前那样让比隆吉诺滑稽一千倍的人物出场。对此，不少人怨言满腹，而我非但不埋怨，反而要为这道禁令拍手叫好。这个人物就是雅各^①的儿子约瑟^②，根据民间说法，这是个不好也不坏的人物。他不是穿“被单的人”，因为作为法老的宰相和宠臣，他不能穿戴寒酸；可是，他也不身披“床罩”，因为，为表明波提乏的妻子将床罩留在了自己手里，他只穿一件长装，而没有披床罩或披风^③。通常挑选俏皮滑稽的农夫来扮演约瑟，他看到阳台上的漂亮姑娘，不是装作一副受惊之态，便是捂住眼睛不看她们，或者做着怪相，尖叫着逃跑。

① 雅各，犹太人的祖先之一。

② 约瑟，犹太人十二列祖之一。他给酒政、膳长和法老解梦，法老立他为埃及宰相。

③ 约瑟到埃及后被法老的护卫长波提乏买去，波提乏的妻子勾引约瑟，拉住他的衣裳。约瑟不从，把衣裳丢在她手里跑出去了。

所以，如果描述的情况是准确无误的，而且也没有把假装正经的约瑟的忸怩作态和可笑之处加以夸大的话，那么，应该承认，主教先生下禁令取消这个形象是完全必要的。不过，不管情况如何，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不必放在心上，因为它在我们这部小说中并不是什么至关重要的事情。

至关紧要的是胡安妮塔几乎整整两天没有见到母亲，而只能等到星期三晚上十点之后才有时间和她母亲平静地谈一谈。

正因为这样，胡安妮塔才把和堂帕科在她家相会的时间推迟了半个小时，即十点半。

现在，我该讲讲有胡安妮塔参与的值得怀念的事情，而不再说那些离题千里的话了。

三十八

别看堂安德烈斯家里吵吵嚷嚷，乱作一团，他本人却非常安静，什么事情也用不着他插手。以理事能手胡安娜为首的堂安德烈斯的下属和仆人们照应着里里外外，争先恐后地干这干那，干得非常出色。

堂安德烈斯的宅第是那么宽敞，如果少些乡土风格，多些建筑装饰的话，完全可以同宫殿相媲美。所以，堂安德烈斯完全能避开喧闹，就象我上边说过的那样，安安静静地呆在他一楼的房间里。

不过，诸位读者应该知道，堂安德烈斯是身宁神乱，因为这位大亨的脑子里思绪如麻。

堂安德烈斯曾叫人把小学教师请来，同他谈了一会儿，把小学教师知道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

堂帕斯库亚尔自以为在为朋友办好事，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堂安德烈斯。他说堂帕科离家出走是因为吃醋，感到绝望；他讲了堂帕科在野外游荡的那两天发生的事情，胡安妮塔如何象堂帕科爱她那样深深地爱着堂帕科；胡安妮塔怎样为安东努埃洛愁肠寸断，为了拯救他，又是如何迫切地想弄到八千里亚尔，以堵住那个开店的木尔西亚人的嘴巴。

堂帕斯库亚尔只知道这些，所以，堂安德烈斯也只能知道这些，至于后来发生的期票和胡安妮塔到堂帕科家里去的事，

堂帕斯库亚尔则一无所知。

根据自身的经验，堂安德烈斯不大相信女人们的贞操，也没有任何理由认定胡安妮塔与众不同，是个心地纯正的女人。相反，他把她看成是由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平庸无知的母亲、一个基本上已经悔悟了的放荡女人在完全自由的环境里教育出来的，喜欢卖弄风骚的姑娘。

堂安德烈斯如此之高的社会地位不是祖传的，他和他父亲都是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奋斗从庶民中脱颖出来的，所以，他不由自主地，或者说，别看他老于世故，在对平民百姓的看法上，他比那些世袭贵族或经过数代努力才争得贵族称号的人更糟。这些人往往把自己的优越和别人对他们的敬重归因于幸运的条件和他们出身的门第，归因于在灵魂深处不敢引为骄傲的社会上和法律上的假设。这些人内心里往往比较谦逊克制，从本质上看，他们认为他们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最不幸的人们没有多大区别或者略优于他们。堂安德烈斯却不然，他跟不少靠自力奋斗爬上高位的人一样，总觉得自己比周围的人高出一头；而且，他那精明的头脑总是想着、善于观察的眼睛总是盯着自己的优势，尽管他不敢不承认他自己也有许多缺点和恶习，但他看四周的人毛病更多，从而认为自己可以统治他们，任意贬抑他们。

这样，堂安德烈斯便自然地根据掌握的材料，在头脑里勾画出了胡安妮塔的特性，并依照自己的方式编织出了胡安妮塔的历史。

他确信胡安妮塔一定要挽救铁匠的儿子，因为他们从幼年起便是朋友；至于胡安妮塔对堂帕科的爱情，他认为那只是姑娘要跟快乐镇一个仅次于他的最主要的人物结婚。

这两件事都令堂安德烈斯极为不快。尽管安东努埃洛还是他的一个远亲，但在他看来，搭救这个人简直是让人无法忍受的荒唐行径；堂安德烈斯认为，为了警告其他流氓无赖，保证正直平和的居民们的人身安全，应该对安东努埃洛判刑。我国某些人对罪犯抱同情态度，堂安德烈斯对这种现象一向持谴责态度。美国人对司法机关不予惩处的人进行肆无忌惮的私刑拷打，堂安德烈斯对这种严酷手段十分赞赏。

堂帕科同胡安妮塔的婚事更令他烦恼不安。胡安妮塔起初对堂帕科也许有过好感，但很快就觉察到了两人年龄相差悬殊，男方的岁数是胡安妮塔三倍之多。所以，堂安德烈斯先知似地预见到，胡安妮塔最终会把这位赫赫有名的镇公所秘书置于可笑的境地，弄得他人财两空。另一方面，如果堂娜伊内斯一旦发现胡安妮塔用谎言和伪装欺骗了她，不但不去当修女，反而同她的父亲堂帕科结婚，同除侯爵外在当地是最显贵的家族联姻，一个粗俗女仆的不合法的女儿一夜之间变成她的继母，她不气炸了肺才怪哩。想到堂娜伊内斯怒不可遏的样子，堂安德烈斯便不寒而栗。

这件事如果真的成为事实，堂娜伊内斯很可能控制不了自己，或者象炸弹一样爆炸。

堂安德烈斯琢磨着，他能在两个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他可以让堂娜伊内斯阻止她父亲同一个出身如此低贱卑微的姑娘结婚，从而不致使她这个做女儿的脸上无光。另外，他可以让堂帕科睁开眼睛，认识到胡安妮塔爱他纯粹出于私利，他不应该跟她结婚，她不值得他那么倾心。

要想让堂帕科觉悟，对于当事人是件很残酷的事；但是，堂安德烈斯一想到“忠言逆耳利于行”和“学问大，血汗作代

价”，便觉得这种残酷是值得并且是可以原谅的了。

要进行这两方面的工作，堂安德烈斯不能不清楚地看到，他必须冒极大的风险。一方面，堂娜伊内斯很可能知道他有意勾引或已经勾引过胡安妮塔；这样，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堂娜伊内斯肯定会动怒的：第一，他破坏了她把胡安妮塔送去当修女的计划；第二，使堂安德烈斯本人七年多来同她的爱情（毫无疑问是柏拉图式的爱情）受到了玷污，或者失去了光彩；这种爱情大概给她的生活赋予了诗意，对有一个放荡丈夫的她来说，也是一种安慰。他也要冒第二个风险，堂帕科很可能忍受不了他的教训，放弃他给予的一切恩惠，跟他争吵起来。

堂安德烈斯尽管预见到了决斗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想后退。他会击剑，枪法也不坏；而堂帕科对剑术一窍不通，又从来没有摸过手枪。不过，堂帕科是个乡下人，不讲究礼节，不习惯客套，说不准哪一天他就会丧失理智，把他打个头破血流，因为他出手很重，又会玩棍弄棒；这方面，除了给安东努埃洛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是个明显的例证外，就是心平气和的时候，也有好几次让人领教过他的厉害。

他认为，堂帕科首次离镇是因为受到了胡安妮塔的冷遇；由于他认为胡安妮塔爱上了另一个人，另一个人成了幸运的情人，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现在，情况已经大不一样。堂安德烈斯虽然不知道，但他猜想胡安妮塔与堂帕科会见面，说不定已经见过面并且重归于好了。所以，胡安妮塔对他流露的任何爱慕之情都是她不忠的表现，而对堂帕科来说都是挑衅，堂帕科对她很可能不会忍气吞声，说不定要采取报复行动。

虽然有这许多障碍，堂安德烈斯却没有后退之意。在快

乐镇，他是至高无上的人物，受到如此冷遇，不能不使他心痛如绞。正是这种冷遇使他的欲望倍增，甚至出于自尊他也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胡安妮塔夺到手。这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但他并不认为那么难以达到目的。胡安妮塔向他调过情，引诱过他。不错，他在前厅里吻她时，她气冲冲地推开了他，可是，那会不会是因为堂帕科当时走进了前厅，她看到了他之后装出来的气愤呢？堂安德烈斯断定那是假装出来的。

“等着瞧吧！”他心里想。“哪一天，我找个堂帕科不会露面、不会去打搅我们的地方，看她还推不推开我。”

堂安德烈斯尽管一时恨之入骨，但对堂帕科还是一片真心。他承认堂帕科功绩卓著，高度评价他在各方面的贡献，绝没有要伤害他的意思。相反，他急切想做的事情是让他及时醒悟过来，取消那桩荒唐的婚事。

不管怎么说，为提防堂帕科不听劝告，甚至因为一时不冷静动用棍棒，平时不带武器的堂安德烈斯把一支六发子弹的小型左轮手枪装进了衣兜。

上午十点左右，堂安德烈斯离家之前对他最信任最精明的仆人交待了几句话。那是他的贴身仆从兼私人秘书，最宠爱的心腹，同时也是个滑稽小丑，因为他特别爱说俏皮话，这从他在迎神游行中扮演隆吉诺这个角色就可想而知了。

堂安德烈斯叮嘱仆人行动要隐蔽谨慎，他说：

“我需要跟一个人单独会面，而这个人肯定不愿到我家里来，至少头一次是不愿来的，也许以后认识了路就会愿意来了。如果我直接去见面，或者派你去约此人跟我见面，这个人很可能会拒绝。所以，你要记住，你要去找这个人的女仆，通过送礼或其他什么方法，把她说通，让她出面去说服她的女主：

人，促使她的女主人同意同我约会。我希望此事今天一天或明天一天，最迟到明晚九点之前能办成。这两天最为合适，千万不要错过这机会。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所追求的这个人愿意跟我见面，但是，怕女仆出卖她，从而不愿意主动约会，而装模作样，希望我不管她怎么样都直接去找她，而她装作吓一跳的样子。如果这样的话，就应该约准时间，我天黑之后去找她，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发现，不想冒犯任何人，不想使任何人不快。”

“阁下，您要约会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呀？为什么这么隐秘？”隆吉诺壮着胆子问。

“这个人嘛，”堂安德烈斯又压低了嗓音，说，“就是高个儿姑娘胡安妮塔。”

隆吉诺听后大吃一惊，这倒使堂安德烈斯喜出望外，因为，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他追求胡安妮塔这一秘密，直到那时一直是无人知晓的。既然连隆吉诺也一点儿没有发觉，那么，镇上人就更不会有什么猜疑了。看来，这秘密只有他、堂帕科和胡安妮塔三个人知道了。

隆吉诺对主人交给他这个如此棘手的使命感到分外得意，保证要施展全部本领，不走漏一点儿风声，圆满地完成任务。他还告诉他的主子说，他认识胡安娜母女的女佣拉伐埃拉，这个女人非常老练，机灵，对事情守口如瓶，因为她已经年近五十了，年轻的时候他曾经追求过她。如果说命运一直跟他作对的话，那么，只有她知道他的靴子紧在什么地方。

“假如命运不是如此捉弄人，不如此眼瞎的话，”隆吉诺又说，“事情完全会是另一个样子，她是绝不会去当女仆的。”

主仆二人密谈之后，堂安德烈斯离家以前又进行了一场

有趣的谈话。

和他谈话的是一个经常来看望他的女人。这个女人在他和堂娜伊内斯·洛佩斯·德·罗尔丹夫人之间传递口信，当然，口信的内容说的都是他们共同从事的慈善事业。

我这么一说，读者大概立刻就会知道，跟堂安德烈斯交谈的女人便是堂娜伊内斯的女佣塞拉菲娜了。

她来是告诉堂安德烈斯，她的女主人有事要与他相商，请他午睡时间到她那里去一趟。

堂安德烈斯如此忧心，平时把堂娜伊内斯的哪怕是最微小的愿望都当成圣旨，这次他却推说家中有一大堆事，不能脱身，无法前往，只是答应晚上去她家聚谈聚谈。

为了让堂娜伊内斯独自一人，或跟胡安妮塔一起时解闷，他把书店老板费寄给他的在马德里刚刚出版、装帧非常漂亮的两本宗教书籍交给了塞拉菲娜。他知道，快乐镇的这位贵妇主张禁欲，喜好神秘主义。这两本书，一本是佩德罗·德里瓦德内依拉修士的《论烦恼》；另一本是胡安·德·洛斯安赫莱斯的《征服上帝的王国》。

塞拉菲娜告诉堂安德烈斯说，她的女主人很想知道是谁又是为什么打了安东努埃洛的。堂安德烈斯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说出实情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于是，他请塞拉菲娜转告她的女主人：堂帕科莫名其妙地出走之后，发现有人劫持了那个开店的木尔西亚人，为了搭救他，同时也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堂帕科不得不打了铁匠的儿子。当然，他当时并没有认出是他，因为安东努埃洛戴着假面具，以后才知道是他。塞拉菲娜把事实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女主人，这样，堂安德烈斯排除了堂娜伊内斯脑子里的一切猜疑。

三十九

胡安妮塔向堂帕科表达了爱情，并且确信不会有人对安东努埃洛起诉之后，一块石头落了地，也感到非常高兴，以致放弃了向堂娜伊内斯报复的一切打算，尽管堂娜伊内斯把她害得那么苦。同时，她也后悔自己不该掩饰这么长时间；所以，她决定不再拖延了，第二天，也就是礼拜三晚上十点至十一点之间，把她的婚约，将同堂帕科结婚的事公布于众。

直到那时，胡安妮塔还没有把握能不能让堂娜伊内斯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使她不至于生气。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只要堂帕科定下决心，她是不怕堂娜伊内斯和全镇人大怒的。即使她、她未来的丈夫和她母亲无法在快乐镇待下去，不得不离开故土，并且失去他们在镇上的地位，她也要高高兴兴地成婚。

她盯着母亲看了一会儿，但她不相信母亲会那么谨慎和冷静，所以没敢立即和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她。她要等到第二天晚上，即她母亲在堂安德烈斯家中干完活儿回到家里，届时堂帕科也会按约定时间来她家，让他和她一块儿跟母亲说一说，以便三个人取得一致的看法。而在这之前，胡安妮塔应该谨慎体面行事，不与堂帕科见面，并且要克制自己，不给堂帕科提供找她的机会，甚至不让他产生这种想法。胡安妮塔有那么多事要处理，有那么多事要考虑，她暂时不想

让爱情分散自己的精力。

胡安妮塔十分崇敬圣母。她来到座落在古堡旁、供奉着圣母像的教堂里，为她已经得到的恩惠感谢圣母，同时，热切地恳求圣母给她以力量，去实现她认为是神圣和善良的想法。

那一天，几乎全镇人都聚集在山下平坦地段上，古堡和教堂所在的山坡上行人很少。

胡安妮塔在几乎无人的神堂里祷告了很长时间。走出神堂时，堂安德烈斯突然出现在她面前，这使她十分不快。他一直窥探着她，看到她爬上了山坡，便跟上了她，并且一直在门外等着。

姑娘十分不安和惊愕。虽然她认为她已经消除了堂帕科的怀疑，并且取得了他的一定信任，不至于再监视她，可是，她仍然害怕堂帕科亲眼看到或通过某人得知她和堂安德烈斯在一起。如果那样的话，就是堂帕科不生她的气，也很可能因为堂安德烈斯死死地追求她而感到受了侮辱，跟堂安德烈斯闹翻。

胡安妮塔看到堂安德烈斯向自己走来，心中更加不安和担忧。堂安德烈斯跟着她朝山下走，热烈多于尊重地向她献殷勤。他回忆了那次在前厅的接吻，向她提出了更大胆的要求。当时，堂安德烈斯并不知道胡安妮塔同那个开店的木尔西亚人之间已有密约，违心地对某些罪行不加追究，除了其他许诺外，还答应给胡安妮塔八千里亚尔，使安东努埃洛免遭起诉。

“安德烈斯先生，我已经不需要钱了。”胡安妮塔说。“堂拉蒙该得到的钱都已经到手，并且保证不再声张了。我现在只请求您放开我，别缠着我，不要提出那些我办不到的事来让

我生气。即使您不从尊重我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放弃对我的纠缠，您也应该想想，您不离开我这儿，会惹恼您的朋友的。我是真心向您提出这种请求的。”

“我才不怕那些人生气恼火呢。”

“不过，我可怕呀。我害怕我的女主人堂娜伊内斯太太发火呀。她待我很好，我欠她很多情。我更害怕堂帕科动怒，他……好吧，还有什么好隐瞒的，如果您还不知道的话，现在该是让您知道的时候了……他是我的未婚夫。”

“怎么？”堂安德烈斯说。“你是不是担心堂帕科再次出走，到荒野里去游荡？”

“他如果那样做的话，”胡安妮塔说，“我会十分痛心的。不过，现在情况变了，让我痛心一千倍的不是他出走，而是另外一件事。我希望您和欠您很多情的堂帕科永远是好朋友。这样的话，就需要您克制一点，对我不要做失礼的事。”

“情况正好相反，”堂安德烈斯强作笑颜说，“失礼的是你而不是我。约个时间吧，让我到你家单独见见你，到时候你会知道的，我不会对你做任何失礼的事情。我一定尊重你，不把事情声张出去，既不让堂帕科知道，也不让堂娜伊内斯知道，他们根本不会找到什么理由生我们的气的。”

他们说说着走下了山坡，来到了广场。胡安妮塔只担心别人看见她和堂安德烈斯走在一起，因为那儿人很多，所以，她没有注意堂安德烈斯最后几句说的什么。她心急如焚，高声说道：

“看在上帝的份上，堂安德烈斯先生，您让我安静安静吧，别把您牵连进去，也别把我牵连进去。”

毫无疑问，堂安德烈斯知道姑娘说的很在理，于是，接受

了她的请求，离开了她的身边。胡安妮塔只身一人朝家里走去，想到别人对她是这样不尊重，不禁觉得心情十分沉重和苦恼。

胡安妮塔想到那几天里，就连经常受到呵斥、刚刚出走归来的白痴堂阿尔瓦洛竟然也对她那样放肆和无礼，更感到受了屈辱。

胡安妮塔走进自己的房间，愤怒地握着拳头，一头趴在床上，伤心地啜泣起来。

四十

堂娜伊内斯·洛佩斯·德·罗尔丹这个人物的性格复杂得令人难以理解，所以，我常常后悔把她当作了本书的两个女主角之一放到了显要的位置上，因为我发现，要想描写好这个人物，让读者在探讨和明确地说明这个人物的感情和她的行为动机时与我构思这个人物时得出同样的看法，这实在太困难了。

堂娜伊内斯是个勤于动脑思考、空闲时间——她的空闲时间很多——读过不少书、学了不少东西的女人，她自己也在一直在进行自我认识，可是，到头来，她对自己的认识仍然十分模糊。

被称为通神论的学说，尽管在印度已是老掉牙的学问，在欧洲却还是一门新兴的理论。至于在快乐镇，至今还没有人研究过，因而，堂娜伊内斯也就无法依据这种学说去推测她的本性是否包含七种不同的要素；但是，这位夫人知道，柏拉图大概赋予人三种灵魂，于是，作为柏拉图的崇拜者，她认为自己也有三种灵魂。

堂娜伊内斯发现，那种思想不但远没有异教色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同最为健康的天主教哲学是一致的，于是，她更加坚信了她的猜测，进而把这种猜测变成了坚定的信念。

堂娜伊内斯常常饶有兴趣地阅读的一本书是知识渊博、

思想开明的修士米盖尔·德·拉·富恩特写的《人类的三种生命》。由此，堂娜伊内斯很快想到她也有着三种生命。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而且几乎认定她确有三种生命。只有这样，我才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她的道德形象和她性格的怪异之谜。

堂娜伊内斯身上有三种不同的活力，或者说，三种不同的能量，它们垒叠在一起。在她这个独特人物的一生中，这三种因素虽然永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有时协调一致，有时又互相独立，有时甚至互相排斥。

堂娜伊内斯为这三种活力各找了一位部长，确切地说，各找了一位女部长。为她的感官灵魂，即熟悉并在有形的粗俗事情和事务中发挥作用的灵魂担任部长的，是克里斯皮娜，她的任务是向堂娜伊内斯及时报告全镇发生的一切不那么高雅、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为她的感情——欲望、愤怒和思维——灵魂，即为她的爱慕、憎恨和筹划，特别是为她用于尘世的、肉眼可见的事情上的能力担任部长的，是机警的女仆塞拉菲娜；她洁净的灵魂，就是说，她灵魂的高雅部分，包括智力和最崇高的那部分感情，即属于纯精神、纯智力、纯思维的那部分灵魂，堂娜伊内斯多年没有能为此物色到合适的部长人选，最后，她终于找到了，确切一点说，她自认为找到了合适的人选：高个儿姑娘胡安妮塔。而对这位姑娘，由于她以前轻信道听途说，加上第一次见面没给她留下好印象，她曾经蔑视过，憎恨过。

象是垃圾堆里发现的珍珠，一旦知道它非常贵重，便分外珍惜它。又象是在果园外边荒野上发现的一朵鲜花。正因为如此，它使人感到意外，也就格外招人喜爱，发现者暗暗地照管它，生怕肮脏的野兽顺脚踩踏它。

这样,在我看来,堂娜伊内斯是把胡安妮塔当成珍珠和鲜花珍爱和细心看管的,她认为,胡安妮塔是她想象中的百里挑一的理想人物。

堂娜伊内斯也许痛苦地认识到,由于外界的影响,她的另外两个灵魂,即处于中间地位和低下地位的灵魂,在许多方面都已占据了优势,取得了胜利,她的最高灵魂在某种程度上就被污染和毒化了。为了不使她找到的珍品胡安妮塔的那颗纯洁高尚的灵魂也受毒化,堂娜伊内斯想让胡安妮塔去当修女,就是说,把生长在野外缺乏保护的鲜花移植到有围墙护卫、有专人照管的果园里;而另一方面,她又很喜欢这姑娘,舍不得让她离开自己身边。所以,她一直犹豫不决,迟迟没有强迫胡安妮塔进修道院。

我们的这部小说情节发展到这里时,堂娜伊内斯已拿定主意,要把胡安妮塔送到修道院去。她预见到危险已迫在眉睫,应该立即着手挽救胡安妮塔,即使隔断她们之间的亲密交往,让她的好朋友离开身边也在所不惜了。

只要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让读者了解一下事情的背景,就会明白罗尔丹太太害怕的是什么样的危险了。

但愿上帝保佑我不堕落成一个诽谤家和居心不良的人。我上面提到的危险是药店老板的恶言毒语,表面看来,塞拉菲娜对这位老板恨之入骨。

塞拉菲娜也是个嘴上不干不净、喜欢嘲弄人的女人。她到处嘀嘀咕咕,话里总带着讥讽。她传播说,法事书记员的小女儿——她糟糕的身体和矮小的身材我们已经知道了——迷上了药店老板,希望嫁给他,尽管她的目的无非是不甘落在她姐姐后面,因为她姐姐堂娜妮科拉西塔很快就要同著名的法

学博士、驮鞍商的儿子佩比托结婚了。只等议员给新郎找一个收入有一万或一万二千里亚尔的差使就可以举行婚礼了。他们求议员帮忙已经一年多了。堂娜妮科拉西塔比谁都着急，议员被她骂得一钱不值，说他屁事不顶，而且合计着要在下次选举中另选一位找差使更快更省事的议员。

这期间，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装，她的妹妹一病不起了。经医生许可，也经常出诊，并且签订了不少医疗合同的药店老板负责护理这位可爱的病人，他每天得去看望两次，最少一天也得去一次。堂波利卡波佯装不知道她究竟害的是什么病，更不愿意对症下药。法事书记员和他订的合同是镇上最大方慷慨的合同之一，每年五十里亚尔。而药店老板却感到每天出诊所得太少，所以，据塞拉菲娜讲，药店老板为了弥补损失，开了大量的药方，迫使法事书记员花好多钱去买他自家药房配制的药品。

我认为，塞拉菲娜的这些嘲弄激怒了药店老板，于是，他也散布了不少她的坏话。我把听到的这类话如实记录在这里，至于真实与否，有否夸大，我不敢担保。

以前，堂阿尔瓦洛·罗尔丹放荡不羁，经常远离家乡，到别处去寻花问柳，纵酒作乐，把钱大把大把地花在住到他乡间别墅的那些少女们身上；可现在看上去却变得安分守己了，很少出门，有节制，花钱也不大手大脚了。心术不正的药店老板说这一奇迹般的变化是塞拉菲娜搞的鬼，更有甚者，他竟然认定堂娜伊内斯是佯装不知，把此事不放在心上，只是在内心深处为这一奇迹给她带来的好处暗暗欢喜。

不管怎么说，实际情况是，塞拉菲娜一直没有发现堂安德烈斯追求胡安妮塔。退一步讲，即使她有所发觉，也不会说，

因为她不便说。可是，她却真真切切地发现了堂阿尔瓦洛在追求胡安妮塔，并且有过放肆的举动。她担心发生意外，气鼓鼓地跑到堂娜伊内斯跟前嘀咕起了这件事。

起初，堂娜伊内斯对她的告发没有很在意，但是，这几天，塞拉菲娜反反复复地在她耳边嘀咕，把事情说得越来越严重，堂娜伊内斯这才感到坐立不安。犹如园丁看到一只癞蛤蟆或一只可恶的小动物要糟踏一朵她最心爱的花儿一样，她真的动了感情。

堂娜伊内斯恨透了那只癞蛤蟆，同时又担心无处不在的恶魔插手，癞蛤蟆会达到它罪恶的目的。胡安妮塔天真单纯，又是在没有管束的环境中长大的和生活着；再则，她没有任何人庇护，没有一位审慎的母亲规劝她，这使堂娜伊内斯惊恐万分。正因为这样，她宁可作出牺牲，忍痛与姑娘分离，也要尽快把姑娘送进修道院。

四十一

胡安妮塔心情特别不好，可是，为了不违犯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义务的那个习惯，还是照常去堂娜伊内斯家里。同这位夫人单独在一起，不是阅读书籍，便是互相交谈。

这天下午，尽管堂娜伊内斯刚收到了一些新出版的宗教书，她们并没有阅读。

高贵的夫人心潮翻腾，没有兴趣读书，也没有心思去谈论同她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或者说，没有心思去谈论同使她如此心神不宁的事无关的问题。

堂娜伊内斯对胡安妮塔特别亲热。她自称牧人，把胡安妮塔看做一只无辜的羊羔。她长吁短叹，甚至双眼噙着泪水向胡安妮塔表明，她真担心她落入恶狼的尖爪利牙之中，如果真的这样，她将痛苦死了。她用牧人的隐喻大声说道：

“是啊，我的孩子，如果因为我预防不严和疏忽大意而让你落入渴望着吃掉你的野兽的魔爪里，看到羊羔的身上洁白的绒毛染上血迹或者留下魔鬼肮脏的口水污迹，我心里会是多么痛苦啊。我应该保护你，让你免遭祸殃。但是，我只身一人难以保住你。我所能做到，并且要立刻着手去做的是把你送到畜栏里，你要乖乖地去那里，那里很安全。一旦让你离开我身边，我估量不出，你也想象不到那将意味着我作出了多么大的牺牲，因为你给我以宽慰和快乐。可是，上帝希望我们分

离,我只好服从上帝的意志。”

胡安妮塔与其说是害怕还不如说是吃惊,把一双眼睛睁得老大,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也不知道该怎么考虑。她一声不响,只是心里思量:

“堂娜伊内斯所说的要吃掉我的魔鬼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莫非她已经知道堂安德烈斯在追求我、向我求爱了吗?难道就因为这个把他叫做魔鬼、猛兽吗?不管怎么说,我现在还不能跟她说我不愿进畜栏,也不能说在畜栏外即使没有牧人或其他什么保护我自己也照样会当心不被狼吃掉。眼下,最好的应付是不吭声,任她说什么做什么好了,畜栏离我尚远,到时候我会反抗,会找到机会夺下女牧人手中的牧羊棍的;如果她要逼我进畜栏,随意支配我的话,我甚至会操起棍子揍她一顿。”

胡安妮塔打定了主意,她对貌美的女友和保护人说的那番充满激情的话并不作答,只是微微动动嘴唇,敷衍了事。

不过,胡安妮塔也快要忍耐不下去了。我们完全可以断言,胡安妮塔实在难以再忍耐二十四小时了。过去的一年半中,她忍受了极大痛苦,尽量不露声色来,结果却一无所获,到头来,仍然要退回到战争的状态,退回到安塞尔莫神父布教之后造成的形势中去。现在,她决心再忍耐一下,等到第二天再说。

晚上七点钟,胡安妮塔告别了堂娜伊内斯回家,在前厅里碰上了堂阿尔瓦洛先生。这位先生殷殷勤勤地朝她走去,说: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你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迷人的女人。你为什么这么傻,这么固执?爱我吧,听话点。你不知道,你不爱我,损失可是难以估计的呀。”

“我有什么可损失的，你这个蠢货？”胡安妮塔大发雷霆，在那里，她没有任何理由要控制愤怒。

她走下台阶，可是，还没走到大街上，又在门厅遇见了埋伏在那儿窥伺的堂安德烈斯，他企图拦腰抱住她，不让她走掉。

没等堂安德烈斯的手碰到她，胡安妮塔就敏捷地闪开了，纵身一跳，跑到了大街上。堂安德烈斯紧紧尾随着。

“放开我。”胡安妮塔说。“别太过分了，太无礼了。您想想，这样对您有什么好处！”

“嗯！你这是想威胁我呀？”

“不是威胁，堂安德烈斯先生，这是为您好。我并不想恐吓您，只是劝您不要一时心血来潮或为轻浮的欲望所左右，去占有已经有了主人的东西。”

“我并不想剥夺主人的财产，”堂安德烈斯厚颜无耻地反驳说，“就当这财产是一座美丽的花园，难道因为一个有鉴赏力的外人悄悄进花园呆一会儿，或者时不时光顾一下，以便欣赏鲜花绿草，花园就不再属于它的主人，花园就会失去其魅力，百花就会凋谢吗？”

“堂安德烈斯先生，您说的花园里，除了属于主人的鲜花绿草外，没有别的鲜花绿草了。对于别人来说，您当然也不例外，花园里只有荨麻、荆豆、刺苍耳、刺菜粉苍莖。所以，您别再梦想进花园寻欢作乐了，因为那样您会有被粉苍莖胶粘住的危险的，会被荨麻刺扎得遍体流血而乱蹦乱叫的。”

胡安妮塔一边这样数落着堂安德烈斯，一边加快脚步，快到家时，放开腿小跑起来，几步靠近了家门，随后急匆匆地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开了门，一转身又突然把门关上。

胡安妮塔想分散一下烦乱的心情，拿起针线活儿刷刷地缝了起来，象是一件急活儿等着赶完一样。

老女仆拉伐埃拉不时丢下厨房的活儿，跑到胡安妮塔缝衣服的底层客厅里，这不难让人看出她是在设法跟胡安妮塔搭话。她开了好几次口，但胡安妮塔一直心不在焉，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了几声，没有兴趣搭话，因此，一直没有谈成。

拉伐埃拉终于停在胡安妮塔身边不走了，默默地看着她缝了一会儿衣服，说：

“咳，姑娘，看着你总这样一天忙到晚，辛辛苦苦地干活，真叫人心疼啊！你母亲也是两手不停。你们这样干活，能赚多少钱呢？少得可怜。女人的劳动就是不值钱，还谈什么积蓄呢，也只是够个温饱吧。要是上了岁数，或者有个什么病灾，日子可就苦了。我们往往到那时才后悔虚度了青春，错过了许多良机。”

“拉伐埃拉，我看你倒很会说话，”胡安妮塔说。“你说这些话，是想告诉我什么呢？”

“我是想说，你的日子很窘迫，你这样没命地干会伤眼睛，手也会变粗糙的。而且，你让你母亲也象仆人那样整天干活儿，这些又有什么结果呢？生活仍然很贫寒，吃不好，穿不好，头上蒙一块很不象样的头巾；可是，只要你愿意，完全可以打扮得皇后一样，镇上最有地位的阔太太也会羡慕你的，就连堂娜伊内斯本人也会另眼看你的。

“那么，我怎样才能制造这种奇迹呢？”胡安妮塔问。

“这再容易不过了，”拉伐埃拉回答说。“这里就咱们两个人，我直说了吧。咱们镇上最有权势的男人深深爱上了你。你有迷人的地方，他为此如痴似醉；但是，你对他冷眼相看，让他

痛苦。一切都取决于你，别自作清高了，你只要说一句话，想要什么有什么。”

胡安妮塔掩饰着内心的愤怒，微笑了一下，说：

“请问，要我说句什么话呢？是什么魔法能使那惊人的财富一下子落到我的手上呢？是哪位法师应我灵魂的召唤，对我如此慷慨呢？”

“姑娘，你说还能是谁呢？”看到或者说猜测到胡安妮塔没有生气，反而接受了她的暗示，拉伐埃拉来了劲儿。“除了堂安德烈斯·鲁维奥先生，还会是谁！”

“你是从哪儿知道的？是谁让你给我捎这个口信的？”

“是……那不是很自然的事吗……是堂安德烈斯的心腹捎来的，这人就是隆吉诺。”

“原来这样，我明白了。隆吉诺很喜欢开玩笑，他是在拿我们开心呢。我猜想，他不会把我看成基督，也不会在我身上扎一长矛的。”

“这既不是玩笑，也不是长矛。隆吉诺特别敬重你，因为你是他主人的偶像。他郑重其事地请求你在你的圣堂接见一次他的主人。”

“拉伐埃拉，我告诉你，”胡安妮塔说，“你也郑重地告诉隆吉诺，就说他是个不要脸的无赖，他和他的主子是一对混蛋。”

“姑娘，别生气，何必这样暴跳如雷。”看到胡安妮塔动了火，拉伐埃拉说道。“只是试探试探你，这对你有何损失，有何冒犯呢？”

“你这个巫婆还是去试探试探魔鬼吧！滚，滚开去！搞你的巫术去吧，把你的那群妖魔带到别的地方去！”

“何必发这么大的火。我这么说都是为你好，没有别的用

意。不领情的人可要进地狱的呀！”

拉伐埃拉嘟嘟囔囔地朝厨房走去。

不一会儿，胡安娜从那位大亨家里回来了。

胡安妮塔还是默然不语，只字未提刚才发生的事。

那天夜里，胡安妮塔忐忑不安，彻夜未眠。她在感情上受到了屈辱，自尊一直折磨着她的心，使她无法合眼。难道她自己就无法赢得别人的尊重吗？难道一定要去找堂帕科，把他也牵连进去，由他来保护她吗？难道真的应该象堂娜伊内斯说的那样去当修女吗？难道她的先辈们竟如此卑劣，以致一定要在一个向她求婚，将她从似乎是泥潭一样的生活中拉上来的慷慨男人的监护和保护下，她才能得到别人的重视和尊重吗？

这一连串的想法可怕地折磨着姑娘，刺激着她的高傲性情。

天刚放亮她就起了床，神色阴郁，眼圈发黑。

她一会儿凝神思索，一会儿怒火中烧，脑子里想着各种各样的方案，这样一连过去了两三个小时。

她好几次想去找堂帕科，可是，她已经规定晚上十点半之前不让他见她，她自己下过在这之前不见他的决心。她想把堂安德烈斯无耻的企图告诉堂帕科，让他教训教训他；可是，她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懦怯的打算。

胡安妮塔非常虔诚，最后，她拿起头巾，跑到教堂祷告去了。她想从那儿得到启示和安慰。

胡安娜又到堂安德烈斯家里去了，她要继续完成她的烹调任务，准备盛大的晚餐。

胡安妮塔这一次没有去小山顶上的圣母老教堂，而是进

了她曾因为安塞尔莫神父的布道而受到冷遇的新教区的圣多明我老教堂，在那儿至诚地祈祷了好长时间。

她刚走出教堂准备回家，突然遇上了隆吉诺。他走到她跟前，半嘲弄半文雅地向她道过安，然后压低声音，几乎是贴着耳朵说：

“您别这样冷酷无情，可别让那个害相思病的人为了您死去。他那样低三下四地求您，您就见他一次吧。”

犹如遇到了一样令人恶心的东西，胡安妮塔倒退了一步，朝隆吉诺投去极其蔑视的一瞥。

隆吉诺没有明白她的意思。

接着，如同一个人下定决心，知道自己该怎么说和该怎么办那样，胡安妮塔平静而镇定地回答说：

“告诉你的主子，今晚八点整，我在家里等他。拉伐埃拉会给他开门的。我在楼上的客厅里等。”

四十二

那一天，堂帕科从胡安妮塔家门前走过好几次，但是，他不敢在约定的时间之前走进去。

胡安妮塔看到了他，但是她不想叫他，也不想跟他说话，也许，她怕把闷在心间的烦恼不自觉地暴露出来。

下午四点钟，她还待在家里，心情极其平静地做着针线活儿。

这时，她把拉伐埃拉叫了来，对她说：

“听着，拉伐埃拉，我被你讲的道理说服了，我已经改变了主意。今天晚上我要接待堂安德烈斯先生。他已经知道了，我想他是不会失约的。你注意看着点，如果可能，不等他叫门你就把门打开，让他到楼上的客厅去，我在那儿等他。你别上去，不管出什么事你都不要上去。直到我母亲回家之前，家里就象只有我和安德烈斯两个人一样。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了，我一定照你的吩咐去做。”拉伐埃拉回答说。

说完，胡安妮塔就往堂娜伊内斯家里去了，因为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

由于时值圣周，胡安妮塔异常虔诚和平静地为她的女保护人读了一些圣周祷文。

堂娜伊内斯利用讲经师胡安·德·阿维拉神父的著作，即刻开始训导胡安妮塔，为她当修女作准备。堂娜伊内斯很

喜欢那位讲经师，他为一位修女写的书里全面阐述了神圣的大卫王的话，比如说，大卫王说：听着，女儿，垂下你的耳朵，忘掉你的民族和你母亲（堂娜伊内斯在这里把母亲换成了父亲，她认为这样对胡安妮塔更合适）的家，国王一定会渴求得到你的美貌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国王无疑就是基督，堂娜伊内斯希望胡安妮塔与他成亲。堂娜伊内斯成段甚至整章整章地给胡安妮塔诵读那位讲经师的颇有教益的著作，同时，边读边发表议论，并且畅谈她的收获与体会。

堂娜伊内斯极力称颂和赞扬胡安妮塔高尚的思想；但是，她也指出，尽管有这些高尚的思想，灵魂里照样会冒出丑恶的想法的，因而，她必须对这些丑恶想法带来的烦扰和危险努力抵御。

自负和妄自尊大是非常可恶的，会使上帝勃然大怒；上帝为了惩罚我们，羞辱我们，或更好地考验我们，甚至会允许灵魂的敌人向我们灵魂最低下的部分发动猛烈的进攻；而灵魂最高尚的部分，无论是在私下的交谈中，还是在同神灵最密切的接触中，都自以为没有得到足够的赞颂。摩西在西乃山上的事就是一个明证。他在山顶和上帝谈话，而老百姓却在山下边对他起哄，并且崇拜偶像，尽干那种轻浮愚蠢的事。鉴于此例，堂娜伊内斯劝胡安妮塔不要相信自己有多么果敢，不要以为自己有能力制伏那些会闹事的百姓，不要以为自己在修炼的道路上有多么先进；因为，即使走上了这条道路，道路两旁完全有可能埋伏着强盗，并且会突然窜上来，夺走你的贞操。为了保住贞操，恭谦庄重和处处留意是象堡垒一样或者说比堡垒更牢固的防御。

要想不失贞操，一时一刻也不能麻痹大意，而应该极力避

开危险，因为，喜欢冒险的人必将在危险中丧生。

堂娜伊内斯能言善辩，她对上述每一点又作了多方面的详尽发挥，所以，她的演说——胡安妮塔不时打断她，但那不是要中断她的谈话，而是想激发她继续说下去——到七点之后才算结束，而这正是胡安妮塔所希望的。

约堂安德烈斯见面的时间快到了，胡安妮塔认为有必要把一些严重的情况透露给她的女友了。

“你刚才说的这些，”姑娘说，“我都认真听了。可是，我得告诉你，我心里很难过，很害怕。”

“孩子，你为什么难过呢？你害怕什么呀？”

“唉……真难为情……你既然是我的导师，我就全说了吧。你今天的劝告和提醒已经晚了，自负和妄自尊大早已控制了我，也许已经使我犯下了死罪。”

“怎么？”堂娜伊内斯吃惊地打断她的话，问。

“我把实情都告诉你，”胡安妮塔回答说。“我过去没有回避危险，而是设法寻找危险，迎接危险。我几乎没有想到这就是危险，所以，我一直藐视危险。不仅如此，一些愚蠢举动和经常性的威胁使我失去了耐心，敌人的威胁和挑逗我都听厌了，我怒不可遏，于是，自己设计了一场奇特的战斗，并且已经约定和召唤敌人上战场了。”

“我不明白，你说清楚点；你说的威胁是什么？挑逗你的敌人又是谁呀？”

“这个敌人是一位高贵的绅士，他既大胆又非常富有。在他看来，没有任何障碍阻拦他，没有任何人敢违抗他。”

胡安妮塔把她的敌人描绘成一位崇高而富有诗意的绅士；可是，堂娜伊内斯却认为，这种高尚和富有诗意全是胡安

妮塔想象出来的，她摒弃了姑娘描述的特性，心想，那个敌人肯定是她的丈夫堂阿尔瓦洛，因为，塞拉菲娜已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过她，她对他的放荡早已生了疑。只是出于难为情，她没有请胡安妮塔说出那个魔鬼的姓名，不说她也知道是谁了。

堂娜伊内斯心里焦急，想了解一些重要的情况，于是说道：

“我问你，你说的约会是怎么回事？你设计的是什么样的战斗？”

“我要孤注一掷了。”胡安妮塔说。“一切，一切你都会知道的，尽管你会骂我胆大包天，或者说我是疯子。我跟你说的这个男人总是纠缠我，跟踪我；无论在大街上，还是在教堂里，甚至在你家里，不知什么时候就出现在我的面前，而且，向我提出最无理的要求。他勾引我，说得天花乱坠，想让我眼花缭乱，最后达到征服我的目的。他自以为很了不起，一定能得逞。所有这些都是对我的羞辱，侮辱，冒犯。我要报复，一定要报复。我要让这个男人清醒清醒，用最厉害的手法让他清醒。他或自己出面，或通过卑劣的中间人传话，硬要我在我家里单独接待他，要我同意跟他约会。我多次拒绝了他，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这个想法。我要让他象对待所有正派女人那样看待我，对待我，尊重我。我烦透了，于是，同意跟他约会一次，我要让他来看看，让他知道我是什么人，我要让他得到应有的教训。”

“哎呀！”堂娜伊内斯双手抱着脑袋，惊叫起来。“你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呀！这样太冒险了！即使你善于应付，不被诱惑，也不犯罪，你就没看到那要冒名声扫地、他可能降服你的危险吗？即使他没有降服你，为了报复，他会说他已经得

手，这样，你的名声不也就毁了吗？你想在约会上取胜，可是，你就没看到，对于一个少女来说，这类约会是很不体面的吗？你答应跟他约会后，什么可怕的事他想不出来干呀？你得派人去告诉他，就说你后悔了，约会取消。”

胡安妮塔知道，抛弃温顺与恭谦、宣布独立于她的导师和女友、表明她不屈不挠、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再屈从的时刻来到了。

她站起身来，走到堂娜伊内斯身边，说：

“你还不了解我。我既不后悔也不退缩。如果那位先生以为我一时心软以后又后悔了的话，事情就更好了。你难道没有注意到，我说过我应当受到惩罚，如果不是因为有罪的话，那也是因为有未遂罪。不，我并不那么软弱。你一直认为我是只绵羊，而我却是一头狮子。你对我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你讨好我，并且把我比作书拉密^①，把我说得跟耶路撒冷一样迷人和温和，你以为这样就会使我高兴。你应该知道，我象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骑兵中队一样可怕。”

胡安妮塔站在堂娜伊内斯面前，把猫一样的眼睛盯着她，目光里充满了火与血。

接着，她又说：

“你要我不要丢掉体面，体面指的是什么？象我这样一个私生女，一个为了维持生计成天跟猪下水打交道、整日做血肠的女人的女儿，谁承认我的体面？所有的人都瞧不起我，拿我不当人看，把我想得很坏。直到现在，我一直忍耐着，可是，我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如果需要的话，我一定会变得非常残忍

① 《旧约圣经·雅歌》中的女子。

的。你让我阅读的那些书里并没有只是赞扬路得^①的忍让，不也更多地称颂了刺死亚述人的首领的犹滴^②和雅亿^③用锤子和橛子钉穿了西西拉太阳穴的可怕的英雄业绩吗？”

胡安妮塔发现，堂娜伊内斯每听到她一句引用《圣经》的话都望望她，而且有些心惊胆战的样子，于是她微笑着说：

“你不必担心，也不要着急，现在还用不着走得那么远，鲜血是不会流到河里去的。尽管我会狠狠地教训他一顿，但不会闹出悲剧的，充其量是一出独幕喜剧罢了。”

“可是，我的孩子，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要疯狂到什么地步？”堂娜伊内斯既激动又亲切地问。

“你如果愿意的话，你会看到的。”胡安妮塔回答说。“一切我都考虑好了，可是，你要想知道，就得亲眼去看看。”

“说得具体些，在哪儿？”

“你跟我一块儿到我家去，离约会只差几分钟了。有你在场，我胆子会更大。”

“你又来了。”堂娜伊内斯回答说。

堂娜伊内斯肯定会想，自己得意的时刻快到了：让堂阿尔瓦洛得意洋洋地去赴约吧，那时将遇上他严厉的妻子在场，并且帮助胡安妮塔戏弄他。

的确，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不是悲剧而是独幕喜剧。

堂娜伊内斯不再害怕了，一股无法抗拒的诱惑力驱使着她去看看这幕喜剧，甚至充当剧中的主要角色。

“好吧，胡安妮塔。”堂娜伊内斯说。“我陪你去，帮你一

① 路得，《旧约圣经》故事中的摩押女人。

② 犹滴，犹太女英雄。

③ 雅亿，《旧约圣经》故事中基尼人希百之妻，用计杀死了西西拉。

把。从这儿你会看出我对你真挚的友情了，因为我也是很可能被牵进去的呀。”

“我们先把话说清楚，”胡安妮塔说。“我不需要你的帮助。如果那样，就是我胜了，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不会被扯进去的，因为你要躲在一边，谁也不知道你去过我家。你也不会冒任何风险，因为你是从看台上看斗牛的。”

“好吧……可是，你得把事情说清楚，……别让人稀里糊涂的呀……；你说说……”

“时间就要到了，得赶快到我家里去，没有时间给你解释了，你也不需要听我解释。快，快收拾一下，拿条头巾，把脸遮好，别让人看出来。人们都在聚精会神地看迎神游行，而且游行就要结束了，谁也不会注意你和我的。”

说着，胡安妮塔找到一块头巾，给堂娜伊内斯蒙在头上，拉了她一把，又用手一推，把她推出了屋外。

堂娜伊内斯一切都由那个心情急切的姑娘支配，跟着她上了路。

两个人到了胡安妮塔的家。胡安妮塔为了不让拉伐埃拉看到有人陪她进屋，自己掏出钥匙开了门。

两个人蹑着脚，悄悄地到楼上的客厅去。

只差几分钟就到八点。

胡安妮塔的卧室同客厅相连，那一点点光线就是从门上方开着的圆形小窗透进来的。客厅——我说的是客厅，而不是卧室——不太宽敞，胡安妮塔每天早晨都是在那儿梳洗，穿戴。卧室里除了一张床、一只床头柜、一只衣柜和三把椅子，再没其他陈设了。

胡安妮塔把堂娜伊内斯带进她的卧室。

“你，站到一把椅子上，从那个小窗口观看发生的事。也许你会看到许多令人惊讶或者可笑的事情的。”

说完，胡安妮塔走出卧室，随手带上门，从外边上了锁，把堂娜伊内斯象犯人一样关在房间里。

“你这是干什么？”堂娜伊内斯惊呼道。“你要干什么？为什么把我锁起来？”

胡安妮塔笑着回答说：

“我把你锁起来是为了让你保持中立，我不想让你当我的盟友，只是要你当个见证人。你别说话，好好看着就行了。”

堂娜伊内斯满腔怒火，抗辩说：

“给我打开门，我真不该相信你。这开的是什么玩笑？”

“对不起，对不起。”胡安妮塔用温柔的口气请求说。“你是我的保护人，我不愿意也不应该嘲笑你。你别怀疑，我做的都是有缘由的。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吭声了。你千万小心，只用眼睛看，观察，别说话。别再出声，有声音了，我们的男人进屋了，正从楼梯往上爬呢。嘘，安静。如果他猜到家里有别人，那就是你闹出来的乱子。”

堂娜伊内斯只好照胡安妮塔吩咐的去做，没有再说话。

只过了几秒钟，堂安德烈斯就进了客厅。

四十三

不管事先考虑得是否周到，胡安妮塔对自己所做的是从来不后悔的。但是，如果说她意志坚强，近似固执的话，那么，她的想法却又是经常变幻不定的。这是因为，她在观察事物的过程中，能逐渐看出利和弊两个方面。

当她置身堂安德烈斯面前时，她便疑虑重重，并有一种不安和内疚的感觉。

“我想嘲弄这个男人，”胡安妮塔想，“能够嘲弄到什么程度，嘲弄到什么程度对他来说才不算过分呢？我是不是被他逼到非这么做不可的地步了呢？”

没等堂安德烈斯开口，胡安妮塔象是回答自己心中的疑问一样说道：

“堂安德烈斯先生，请您原谅，我请您到我家里来，您可以把此举看成是欺骗。您要和我约会，表示您对我的爱情，我之所以同意……”

“那么，”堂安德烈斯说，“那就谈不上什么原谅了，我应该万分感激您才是。”

“情况也许是这样。”胡安妮塔说。“如果我失去我的忠诚的话，我今天也就不会在这种场合欺骗您了。”

堂安德烈斯处事冷静，老于世故，他认为姑娘是在故意装腔作势：不会立即宣布就范，而是步步退却。于是，他拉过

一把椅子，不慌不忙地坐了下去，不管姑娘说什么，他都准备听下去，甚至还可以心平气和地跟她讨论一番。即使这种讨论和交谈持续半个小时，那也将是二重奏的行板，并将使随之而来的快板更加欢快和悦耳。

堂安德烈斯作了这番估计，采取相应的举动，说道：

“我惊喜地发现，我到这儿是来充当你的忏悔神父这样一个奇怪角色的。你承认你不忠诚，欺骗别人，你想得到什么呢？不忠和欺骗都是可恶的罪恶，可是，犯有这种罪恶的人又是这么漂亮，只要她悔过，我就宽恕她，宣布她无罪。”

“我没有什么要悔过的。凡是我做过的事，都是我应该做的。您追求我，逼迫我，这就使我——同时您自己也是这样——冒着与我未婚夫发生冲突的危险。我一向是忠诚的，我有了未婚夫，我爱他，世界上任何人任何事都不会使我不忠于他。所有这些我并没有向您隐瞒过。您也亲自听我说过，我的未婚夫是您最要好的朋友。如果说您给了他不少好处的话，那么，他也给您很多帮助。如果这还不能使您作罢，您还要继续追求我纠缠我的话，那么，请问，是您还是我不忠诚？是您还是我欺骗别人？”

“从我这方面来讲，”堂安德烈斯回答说，“谈不上不忠诚和欺骗别人。你同堂帕科刚刚建立起来的关系，完全可以以建立关系的那种速度破裂，因为这种关系无论对你还是对他都不合适。我要作出努力，插足你们二人中间，让你们的关系破裂，而这于你于他均有好处。也许，他暂时会感到痛苦，但以后会感激我的，会因为摆脱了一桩荒唐的婚约而感到高兴的。”

“您说的婚约，”胡安妮塔气呼呼地大声说，“既不荒唐，也

八
不仓促。堂帕科两年前就爱上了我；当所有人都冷眼看我的时候，他却很尊重我；当人们视我为荡妇的时候，他却象对待贵夫人和女神一样对待我；他向我求婚时从来没有羞怯过，也从来没有动摇过；甚至在我回绝了他之后，他仍然一心爱着我，并且一直在暗中照顾我。有几天，他以为我迷上了另一个男人，以为我特别轻浮，随便向男人表示爱慕，因而难过得死去活来。这种婚约荒唐吗，草率吗？我爱他；如果我不爱他的话，那么，我将是世界上最忘恩负义的女人。尽管我昨天才正式向他表示了我的爱，告诉他我是属于他的，其实我早就爱上了他。我现在是他的人了，而且永远是属于他的。假如我有毁弃婚约的念头，哪怕是一闪念，那我也是一个极其卑鄙的人。”

“你所说的这些都是对的，可我不是来跟你讨论这个的。我同你约会，既不是来听你唠叨也不是来跟你商议什么的，而只是因为你同意和我会面。我不是一个可以随便让人取笑的人，你没有权利胡乱嘲弄我。”

“堂安德烈斯先生，我是忍无可忍了。如果我有什么不对的话，千万请您谅解。我出身卑微，社会地位低下，所有的人都轻视我，阁下也是一样。我跟您说句实话，我一直想报复，甚至想把这种蔑视变成尊重，您应该知道，我比您想象的要高贵。”

“胡安妮塔，这你就错了。”堂安德烈斯说。“我认为，我讨好你，没有小看你，也没有使你屈辱。其实，我的出身几乎和你一样，也是平民。你母亲是加工猪肉的，而我父亲在发迹之前也只不过是脚夫、农夫一样的人，小时候是个猪倌，靠放猪为生。这就是说，我们谁也不比谁强多少。你以为我追求你

是因为你门第卑微，这就大错特错了。不管你是在那偏僻的地方迷路的女王还是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世袭公主，只要我爱你，我同样会追求你的。再说，你是自由人，我也是自由人。我们相爱，违背什么誓约，未尽什么义务呢？你什么时候认真跟我说过你跟堂帕科已订了婚约了？难道我不能认为这是一种轻浮的、不会有好结果的卖弄风情？清醒清醒吧，你无缘无故想嘲弄我，想把别人而不是我对你的冒犯，或者你臆想中的对你的冒犯，都要一古脑儿在我身上来报复。实说了吧，如果你是这种动机，那应该激起安塞尔莫神父的爱情，约他来你家。责备你穿丝挂绸的是他而不是我。你穿得漂亮，我非常赞成，拍手叫好。而且，就我的心愿来说，我愿意你每天换一身漂亮华丽的服装。”

胡安妮塔没有料到堂安德烈斯会说出这种话来，真有些不知所措了。

她几乎认为他说的完全在理，埋怨自己举止轻率，遇事太欠考虑了。

她终于这么说道：

“我现在认识到，我对您言谈不恭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我是说，我一直，甚至现在仍然不能自制。人们认为我不配穿戴丝绸，不配穿毛料，甚至连棉布也不配穿，而只配披树叶裹干草，这对我倒没什么，我所关心的是应该受到尊重。我身上到底有什么连洗礼都无法洗去的第二原罪呢？我身上到底有什么无法洗刷的污点呢？我的血液里究竟有什么我无法洗涤净的先天恶习呢？人们为什么要把我看得那么脆弱，不进修道院就无法抵御尘世的危险和诱惑呢？堂安德烈斯先生，您应该相信，即使我有当修女的气质，可一想到进修道院是为了逃

避我根本不放在眼里、我完全有能力有勇气对付的危险，我也会失去那种气质的。”

看到胡安妮塔这样发泄心中的怨气，堂安德烈斯觉得她很可笑，有点失去了理智，于是微微一笑，温柔地对她说道：

“亲爱的，你说的这些只能表明你是对堂娜伊内斯不满。你找个机会向她发泄去吧，不要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我没有想叫你去当修女，而且恰恰相反，因为我怎么也看不出你身边有什么危险。我不希望你向堂娜伊内斯或任何人报复；可是，不管怎么说，如果你向她报复的话还是情有可原的，而向我报复就没有道理了。而且，请原谅我直言，长期以来你一直在坚持着一个过错，那就是伪装。既然你不是个虔诚的教徒，那么，你早就应该有勇气脱去伪装，跟堂娜伊内斯说清楚，而不应该一直欺骗她。你如果不伪装起来，也许会有危险的，当然，你把这种危险夸大了；不过，既然你认为自己勇敢，那就应该正视这种危险，而不应该采取伪装的方法来避开这种危险。”

胡安妮塔咬了咬嘴唇，现出一副难过的样子。她开始认识到，她本来是想教训堂安德烈斯的，现在倒被他教训了。但是，她很快镇静下来。她说话太不讲情面，她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

胡安妮塔没有象堂安德烈斯那样坐下。她一边说话，一边不安地踱来踱去。

她停下脚步，面对着堂安德烈斯，说：

“您指责我虚伪，这是多么不公正呀！我能怎么办？您说赞成和赞赏我穿华丽的衣服，谁能看出您的这种意思？既然谁也看不出，您的那种赞成又有什么用，分文不值！全镇人的

非难铺天盖地压到我和我母亲身上，您对此默不作声，没有站到我们一边。人们把我看成是堕落的女人，他们就象逃脱瘟疫一样远远地避开我，生怕传染给他们。甚至连那个倒霉的安东努埃洛也骂我，不理我。只有堂帕科一如既往地爱着我，尊重我；可是，我再说一遍，我怎么办呢？尽管我那时非常敬重堂帕科的为人，但并没有爱上他；我能滥用他的豪爽气概，把他当丈夫和盾牌，拽着他同我一起走进全镇人把我推入的垃圾坑里吗？如果我真是那样堕落，或者有这种不良的想法，堂安德烈斯先生，您以为我会傻到连那样干会得到什么都不知道吗？本来想在那些乡巴佬中间展示我美妙的身姿，结果反使我陷入了难堪的孤独之中；那时，我要是离开这儿，不象您指责的那样伪装起来，而是去马德里，去巴塞罗那，或者去能理解什么叫漂亮和优雅，卖身能赚大钱的巴黎，那说不定我早就住进了宫殿，出门坐汽车，一个星期花的钱比您全部家产还要多。可是，我从您指责的伪装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呢？我比以前生活得更贫穷更窘迫了。我的时间全都花在了听堂娜伊内斯的长篇议论和跟她一起阅读宗教书籍去了。而且，直到现在，除了她的友谊外，我什么也没有得到；当然，她如果不是专横地约束我，而是无条件地待我如友，我是会非常珍视这种友谊的；再有，我的伪装也唤醒了您对我的注意，尽管迟了些，使您现在，而不是过去，对我表示赞同和赞美了。可是，您赞同和赞美的方式却使我不愿意接受这种赞同和赞美。”

“胡安妮塔，我到这儿来不是跟你争辩的，”堂安德烈斯说。“你埋怨所有的人，这也许有些道理，但你对我的怨气应该比对任何人都少。如果说我有过错的话，那就是为时晚了点，没有能及时出来保护你。现在，我将功赎罪，但是，你得爱

我。你不是希望别人尊敬你吗？那么，我也是喜欢受到别人尊重的，我不能让你把我当成你的玩具。”

“我这个人心宽脾气好，所以有幸避免充当悲剧的角色，对什么都不以为然，一笑了之。这对我大有好处。乡亲们是那样令我恼火，我要是都放在心上的话，我早就会变成火柴盒或汽油桶，把全镇毁之一炬了。所以，最好我还是拿您当玩具，而不去毁掉咱们的快乐镇。”

“我倒愿意一场火把镇子烧掉而不被你嘲弄。”

“堂安德烈斯先生，这话您就说得不对了。”胡安妮塔几乎是温柔多情地说。“如果一个情感高尚的男人遇到一个忠厚老实的女人——这女人希望得到这男人应有的尊重，以热忱的友谊对待他，并真诚地向他伸出双手——而不是去渴求和享受一个没有羞耻的女人的廉价的柔情和殷勤，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认为自己被嘲弄了呢？”

胡安妮塔说到这里，热情地向堂安德烈斯伸出双手，后者立刻紧紧地把自己的双手抓在自己的手中。

堂安德烈斯看到胡安妮塔是那么可爱和漂亮，于是说道：

“为什么只是向我表示友谊，而不献出你的爱呢？我们两个人都是自由的。两人相爱，不需要瞒着任何人。我们不应该把我们之间的爱情视做罪行和偷摸行为那样掩饰和伪装起来。”

“这不行，我不爱您。”胡安妮塔说。“从爱情的角度讲，我爱的是另一个男人。”

说着，胡安妮塔把手从堂安德烈斯手中抽了出来。

在他们两人交谈的过程中，堂娜伊内斯一直从小窗里看着他们，常常想插上几句话，只是担心受到嘲弄才克制住没有张口。

四十四

堂安德烈斯一反谨慎和平静的常态，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爱我吧。”他说。

堂安德烈斯说着向胡安妮塔扑去，双手把她紧紧搂到自己怀里。

在这紧要关头，胡安妮塔记起了小时候与男孩子们赤手空拳地打架时如何把他们抛进小河的情景，于是，她用力抱住堂安德烈斯，下巴颏儿顶住他的胸口，同时，双手紧紧搂住他的背，脚下灵巧地绊了一下，便把堂安德烈斯撂倒在地上。

胡安妮塔立即把双手和身子从摔倒在地的堂安德烈斯的双臂中挣脱出来。她直起身子，右膝跪在地上，左膝象一把重磅铁锤，死死压住了堂安德烈斯的胸腹。

胡安妮塔左手按住堂安德烈斯的脖子，不让他抬头，右手紧紧抓住他的左臂。

胡安妮塔是那样漂亮，她虽然没有双翅，但跟正在惩罚魔鬼的天使圣米迦勒一模一样。

堂安德烈斯迷恋地凝视着胡安妮塔，几乎没有因为败在她的手下而气恼。他熟悉古代神话和传说故事，立刻想起了彭忒西勒亚^①、克罗琳达^②、布拉达曼提^③和世界上——从埃布罗河（那里以萨拉戈萨女人的英勇著称）到流水清澈的德莫

冬得河④（那里肥沃的两岸曾由巾帼英雄称霸多时）——出现的其他女性豪杰。他觉得，在胡安妮塔面前，这些女中豪杰就都不值一提了。

堂安德烈斯没有被按住的左手偶尔碰到了外套的口袋，痛心地想起里面装着用以征服、攻击和自卫的两样东西：一包费尔南多六世和卡洛斯三世时的二十五枚金币，今天，这种金币已非常罕见，它完全应该摆在古钱博物馆的陈列室里；口袋里还带着一支六响左轮手枪，子弹已压进了枪膛。但是，用它来对付一个女人未免太卑劣了，于是，他还是让它安静地躺在口袋里，留待以后再用。

这一切发生得是那么快，比我用来叙述的时间要快得多。就在这工夫，堂安德烈斯伸出右手乱摸一气，但胡安妮塔给他设下了重重障碍，从而使自己处于胜利的地位。

胡安妮塔感觉到他罪恶的意图以后，羞得满面绯红，两只眼睛喷射着怒火，漂亮的脸蛋变得十分可怕。

堂娜伊内斯惊恐万状，从小窗口探出脑袋大声惊呼起来，但是，谁也听不见她的喊声，特别是堂安德烈斯，他听不见任何声音，看不见任何东西了。

胡安妮塔双手掐住了堂安德烈斯的脖子，使他象一条气喘吁吁的狗，把舌头伸出足有三寸长。

万一把他弄死，事关重大。胡安妮塔没有料到事情会发

① 彭忒西勒亚是希腊神话中阿玛宗人女王。

② 克罗琳达是意大利诗人塔索（1544—1595）叙事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人物。

③ 布拉达曼提是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1474—1533）的叙事诗《疯狂的奥兰多》的主人公。

④ 德莫冬得河流经古代西亚诸侯国朋多。

展到这地步；但是，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不管多么严重，她也顾不得了。

阻止了堂安德烈斯的无礼举动之后，胡安妮塔对他说：

“你要不服输，就让你死在我手里！”

堂安德烈斯没有作答，他已经不能回话了，只是乖乖地抽回了右手。

胡安妮塔松开套在他脖子上的绳套，对他说：

“你无条件投降，公开承认自己输了吧！”

“我承认我输了，你随便处置我吧。”

“你现在同意和赞成我同堂帕科结婚，并且在婚礼上作他的证婚人吗？”

“我同意，同意，我赞成你们结婚，在婚礼上做证婚人。”

“而且，你不要记我的仇，象我尊重你一样尊重我，象我对你那样给予我纯洁的友谊，永远做我的好朋友，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我一定做你的好朋友，你应该有这样一个好朋友。”

于是，胡安妮塔一跳站起身来，放开了堂安德烈斯。堂安德烈斯随后也站起身来，显出一副沮丧、不快、被杀了威风的样子。

胡安妮塔由气恼变为怜悯，为了掩饰，或者说为了解释她为什么胜利，半似天真半似狡猾地说：

“你别难过，”她说。“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在一个身强力壮的人身上，在歌利亚^①身上也发生过。击败你的并不是我，而是卡死后来成为托比亚斯妻子的那个女人的不道德的情郎们的魔鬼，目的是为了把一个童贞的女人完好地交给托比亚

^① 《旧约圣经》故事中的非利士勇士。

斯。毫无疑问，对科尔多瓦的保护神圣拉斐尔非常敬仰的堂帕科，在他去过的荒野里遇到了那个魔鬼，在大天使的帮助下释放了它，并把它派到这里来保护我，你差一点死在它的手里；如果你还敢放肆的话，还会象田鹌似的落到我棍子一样坚硬的手指里，被我掐死。不过，你现在别想这件事了。要是我无意中让臭名远扬的快乐镇举丧一天的话，那该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呀！现在，除了一场短战之后为了恢复友谊而高兴外，我们什么也不该去想了。我们两个人中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让我们——你对我，我对你——一齐这样说吧：

首领，你勇敢异常，
你勇敢而又彬彬有礼；
你的宝剑，你的为人，
俘虏了我本人，也俘虏了我的心。

你作了我的俘虏，而我也希望是你的俘虏，就是说，对你比以前更好。”

说着，胡安妮塔重新向堂安德烈斯伸出了双手，态度比第一次要亲切和真诚。接着，她又补充说：

“现在，你走吧，过一会儿，十点半你再来。到时候，当着我母亲和几个朋友的面，我和堂帕科举行订婚仪式。”

“我一定按照你的要求再来。走之前我给你留下一笔赎金。对我的亲戚安东努埃洛，我比你更有义务来保护他，这八千里亚尔就交给木尔西亚人店老板吧。”

“事情已经解决了，八千里亚尔已经不需要了。”

“你不需要也得留下，而且，你和堂帕科还将会得到我的

另外八千里亚尔,那是我为你们结婚送的礼。”

堂安德烈斯说完便走上了大街。临别时他并没有忘记深情地吻了吻胡安妮塔的那只险些要了他的命的漂亮的手。

堂安德烈斯刚刚离去,胡安妮塔立刻打开自己房间的门,堂娜伊内斯象牲口一样一直被圈在那里。她带着一副惊愕的面孔走了出来,哑然无语,但她神色非常温和,尽管让胡安妮塔当修女的想法是彻底破灭了。她象以前喜欢她的已经化作烟云的神秘主义一样,现在迷上了胡安妮塔的飒爽英姿了。

不管怎么说,堂娜伊内斯仍然很佩服胡安妮塔的品德,甚至认为胡安妮塔远远胜过了《圣经》故事和世俗故事中那些可以作为我们榜样的古代女性英豪。堂娜伊内斯想,不管怎么说,苏珊娜^①提防的只不过是两个无足轻重的老人,而胡安妮塔对付的却是象那位大亨这样漂亮、富有并且仍然年青的男子。而路克雷西娅^②,据堂娜伊内斯所知,在自杀之前毕竟还是忍辱被污了。至于被普鲁塔尔科^③捧得那么高、受到马其顿人亚历山大钦佩的蒂莫克莱娅^④,堂娜伊内斯认为并不是完人,因为在底比斯大劫时,她并没有提防色雷斯人的首领,只是以后当那个蛮人跟她要钱时她才把他扔到井里结果了他的性命。所以,假如不是他向她要钱,而是送给她钱的话,他大概也就不会丧命,以前的暴行也就不会受到惩罚了。

正因为这样,堂娜伊内斯依然钦佩胡安妮塔。对她来说,她非常高兴认她作继母,愿意放弃让她当修女的想法,从而可

① 苏珊娜,犹太女人,以其美貌和贞洁著称,但被两个老人错误地指控为有通奸行为。

② 路克雷西娅,罗马贵妇,被辱后自杀。

③ 普鲁塔尔科(50—125),希腊历史学家。

④ 蒂莫克莱娅,出处待查。

以避免使她成为修女之冠，令修女阿尔费雷斯^①黯然失色；而且要把为她置办出家用品的全部费用都当作结婚礼品送给她。

胡安妮塔叫来了拉伐埃拉，这女仆看到堂娜伊内斯在场，惊愕得张大了嘴巴。她陪着堂娜伊内斯回了家。

堂娜伊内斯答应十点半钟和堂阿尔瓦洛一起再来。

① 阿尔费雷斯(1592—1635)，真名为卡特利娜。她逃出修道院，女扮男装，几乎走遍了整个西班牙。

四十五

房间里只剩下胡安妮塔一个人了，她洗了脸，洗了手，梳理好头发，从衣柜里拿出了堂帕科送给她的那件极漂亮的丝绸连衣裙。

胡安妮塔一直注意保存着连衣裙，并精心修改过，使其更具时装特色。她还用做衣服多下来的料子做了一件为参加聚会或游艺活动穿的半袒胸的紧身背心。她穿好衣服，对着镜子照了照，觉得很漂亮，心里乐滋滋的。

拉伐埃拉回来看到胡安妮塔一身盛装，心里更加惊奇。

然后，胡安妮塔和这位女仆点燃了三盏各有四个灯心的油灯，同时，还点起了二十一、二根蜡烛，象是准备迎接隆重节日那样，屋子里灯火通明。

不一会儿，胡安娜回家了。她是个善于自制，举止谨慎的女人，并没有表现出惶惑不安，但是，她心情很好，而且有点过于兴奋，因为她在堂安德烈斯家里主持了豪华的晚宴，并且坐在大卫王和圣彼得中间享用了丰盛的菜肴。

胡安娜不知道事情的原委，看到家里点了那么多灯，她有一刻曾以为是她多喝了酒而眼花缭乱了呢。

胡安妮塔把事情经过告诉给了母亲，让她立刻放了心。

胡安娜心里乐开了花。

时钟刚刚打过十点半，客人们几乎蜂拥着进了屋，他们是

堂娜伊内斯、堂阿尔瓦洛、堂安德烈斯·鲁维奥，小学教师堂帕斯库亚尔，店老板木尔西亚人和他的妻子恩卡娜西翁，安塞尔莫神父，以及仪式的主角堂帕科。堂帕科打扮得漂漂亮亮，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身穿胡安妮塔亲手缝制的长礼服，扣眼上吊着她颁发给他的蓝色勋章。

事情的真相大白了，有的人是直接从小胡安妮塔那里听来的，这种情况我们已经介绍了；有的人是小学教师代胡安妮塔转告和邀请而来的，所以，没有必要解释，更没有必要长篇大论地讲一通。房间里洋溢着欢乐、热烈的气氛。

在专门为此而请来的小卡尔沃的帮助下，拉伐埃拉准备了味美的小吃。为没吃晚饭或尚有胃口的宾客们预备了巧克力千层饼和巧克力油饼；为所有的人预备了杏仁饼、面包圈、酒味香酥饼干以及两三种美酒。

就在大家情绪十分高涨，甚至达到了极点的时候，胡安妮塔让他们手拉着手围成了一圈。她虽没有学过音乐，却放开了圆润动听的歌喉，唱起了卡布拉伯爵那首有名的歌曲：

我不爱卡布拉伯爵，
卡布拉伯爵啊，我真可怜你！
我的心上啊，只有，
只有，咳！只有你。

当唱到“咳！只有你”的时候，胡安妮塔那双多情的眼睛盯着堂帕科。过了一会儿又接着唱道：

米饭拌牛奶，

我要嫁一个
仪表堂堂的
漂亮的小伙子。

唱完，胡安妮塔开始用手拍打圆圈中所有人的肩膀，连乐呵呵地看着她的神父也没有放过。她边拍边说：

“不是这一位，不是这一位，也不是这一位。”

胡安妮塔有意把堂帕科放在最后。她拍着他的肩膀，说：“而是这一位。”说着，张开双臂，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

堂帕科朝她尖叫着，拦腰托起她，把她悬空举起了两三次。

在场的人都鼓掌，高呼道：

“未婚夫妇万岁！”

当宣布很快就要举行婚礼后，这对未来的夫妇受到了人们的祝贺。

安塞尔莫神父看到堂安德烈斯和罗尔丹夫妇都馈赠以厚礼，也想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做到大方些。为表示和解和改正错误，他答应让人从马德里给胡安妮塔买一块丝绸衣料。

小学教师堂帕斯库亚尔囊中羞涩，但是，他那里有几本好书。他想把里瓦德内拉丛书中的几册书，其中有《歌谣集》和《蒂尔索喜剧集》，立即送给胡安妮塔，因为胡安妮塔性情随和活泼，很象书中的主人公。

皮夹子里装着期票准备让胡安妮塔附签从而完备手续的堂拉蒙，没有把期票拿出来，因为他已得到了二十五个金盎司，就是说，八千里亚尔。堂拉蒙是那样兴奋，在慷慨解囊方面

绝不甘落在别人后边。他咬着老婆的耳朵说了自己的想法，而堂娜恩卡娜西翁尽力控制着才没有抓挠丈夫。不管怎么说，慷慨解囊的想法终于在店老板木尔西亚人心里取得了胜利。

“胡安妮塔，”他说，“我给你两千里亚尔，你自己买一副镶钻石和珍珠的金手镯吧。”

说着，堂拉蒙把胡安妮塔签字的期票退还给了她，并且立刻补充说：

“这张期票规定，你欠我一万里亚尔，你已经给了我八千，那二千我给你免了。”

堂拉蒙如此形式的慷慨激起大家一阵热烈的掌声，室内的气氛显得更加热烈和隆重。

我们上面讲述的场面过去二十天后，堂帕科和胡安妮塔举行了婚礼。

镇上年轻人有给新郎闹新房的习惯，他们也没有放过堂帕科。

胡安妮塔已经搬到堂帕科家里。他们在新房里快活地听着年轻人尽情地吹打和起哄，直到夜里一点还没有入睡。听差夫妇二人给闹新房的吹奏者频频斟酒和分送蛋皮卷和小面包，再加上人们对这对新婚夫妇感到亲切，吹奏声终于停止了，被欢呼声和喝彩声取代了。

伴随着宁静，堂帕科终于安然入睡了；胡安妮塔也象一只温顺的绵羊，而不是凶猛的母狮子，又如温柔妩媚的耶路撒冷，而不是勇猛的骑兵中队，紧挨着堂帕科睡着了。

结 束 语

堂帕科和胡安妮塔结婚已经六七年了。

不管我是多么自作多情，这部小说中出现的主要人物很可能谁也不感兴趣；可是，因为我和他们打过交道，又描写过他们的性格，所以对他们特别喜爱，而且，对他们目前的处境也总是悬念不已。

我这部小说是我那位新当选的议员朋友提供的素材，自然，我还得向他打听书中人物的现状。他向我提供的消息，我将作为小说的结束语或尾声转述如下，我并不怕评论家们指责为多此一举。

堂帕科仍然受到那位大亨的宠信，以他的名义掌管着全镇大小事务。胡安妮塔同他结婚之后，对他既敬重又体贴，还给他生了两个漂亮娃娃：女孩也叫胡安妮塔，成了第三个使用这个名字的女子；看得出，这孩子会跟她母亲一样，是个出色的女性，因为她嘴巴很厉害，又很漂亮，很讨人喜欢；男孩叫里卡尔迪托，跟他的外公一样健壮，机灵，好斗，是个小淘气。父母已经说好，将来让他和他的外公一样，当一名骑兵军官。

胡安妮塔没有发胖，还象以前一样苗条和漂亮，她穿着缎衣绸服，而安塞尔莫神父再也不利用布道责备她了；她象个迷人的公主，时光的流逝在她身上没留下任何痕迹。堂帕科也不显老，因为幸福是能维持生命，保养身子，甚至使人恢复青

7
春的，而他的的确确是幸福的人。

真正垮了下去的是可怜的堂阿尔瓦洛·罗尔丹。他早已呆傻，瘫痪在床，手指曲成钩状，不知道是没了舌头，还是某个发音器官出了毛病，反正他是不能说话了，要说也只能发出：

“哒，哒，哒，哒。”

作为妻子，堂娜伊内斯精心而温情地护理着他，但由于她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又是那样喜欢说教别人，所以，免不了要常常责备他几句，不过，口气总是温和的。

别看他处境那么可悲，还常常以挑逗的目光看着侍候他的塞拉非娜。不过，一旦被堂娜伊内斯发觉，定会数落他一顿的：

“阿尔瓦洛，难道说你就不能摆脱魔鬼的驱使？你身上散发出来的恶习又全都返回到你脑子里去了！不害臊，真让人恶心！”

“哒，哒，哒，哒。”阿尔瓦洛回答说。

在他肚子饿得好象不是一只小羊，而是两三条牛犊哞哞叫，用手势表示抱怨时，堂娜伊内斯就会大喊大叫起来：

“我跟你说过不下几千次了，你总是这副饿死鬼的样子；可是，亲爱的，你不能再那么吃了，你的消化能力已经很弱了，该节制点儿啦，你如果不想让肚子爆开的话，该少吃点儿了。”

堂阿尔瓦洛回答说：

“哒，哒，哒，哒。”

小卡尔沃已经不是孩子，早已成了朝气蓬勃的英俊小伙子。可他还是很淘气，心眼又坏；当他看到堂阿尔瓦洛既说不了话也写不了字，无法发怒以抗议他的顽皮举动时，他就常常以触怒他取乐。

为了达到目的，小卡尔沃常常去找塞拉菲娜。她仍然如花似玉，身体健壮，而且跟前几年一样性格欢快。小卡尔沃当着堂阿尔瓦洛的面跟塞拉菲娜嬉闹调情，急得堂阿尔瓦洛嘴里直翻泡沫，狂怒地乱叫：

“哒，哒，哒，哒。”

从他的声调可以听出，每一个“哒”似乎都包含着一连串的诅咒和谩骂。

堂娜伊内斯常常在这时走到他的面前，说：

“你这个鬼东西，穷叫个什么劲？跟给耶稣喝苦胆和醋比较起来，你受这点罪算得了什么！约伯尽管在圾垃堆里，也从来没有象你现在这样叫苦过，这你想过没有？吃点苦吧，否则你进不了天堂。”

“哒，哒，哒，哒。”堂阿尔瓦洛无可奈何地说。

堂娜伊内斯有时发起怜悯来，便对小卡尔沃说：

“孩子！去和堂阿尔瓦洛开开玩笑去，让他高兴高兴。”

而小卡尔沃则回答说：

“我开的玩笑越多，主人就越生气，而且叫得更厉害。他那么心烦，就象……”

堂阿尔瓦洛又惊叫起来：

“哒，哒，哒，哒。”

镇上人说（我们不愿意相信有这种事情），堂阿尔瓦洛病情见重，全身疼痛四起，不停地发出讨厌的“哒，哒，哒”，弄得家里不得安宁，个个心烦意乱时，堂娜伊内斯有两三次都失去了她经常赞扬的谨慎和耐心，对丈夫说：

“别叫了，讨厌的东西！看在上帝份上，你就忍着点儿吧。上帝不是无缘无故惩罚你的。你要是不那么堕落，不会落得

这种样子的；而且，我看，你到现在还没有为你的恶习有半点悔恨之意。你现在害怕了，因为你临死不远了。得了，得了；你这辈子真是恶贯满盈，我看，你死的时候也不会让人痛快。”

堂阿尔瓦洛声音非常凄楚地回答：

“哒，哒，哒，哒。”

这时，妻子那颗高尚的心又不由得软了下来，她后悔脱口说出了那么多无情无义的话。于是，又亲热地走到堂阿尔瓦洛身边，在他的颈脖上轻轻拍一下，用白嫩的手摸摸他的鼻子，或者用手指亲昵地弹一下他的下巴，也就算做赔礼道歉吧。

而堂阿尔瓦洛也便欣慰地微笑着，象是接受了赐福一样叫道：

“哒，哒，哒，哒。”

堂阿尔瓦洛的贵族证书上指明他是十二对英雄中最杰出的一对英雄的显贵后裔；然而他现在只是在世界上苟延残喘着。

至于堂娜伊内斯，我的议员朋友说，她依然象天使一样富有风姿，漂亮和迷人，尽管显得胖了些。她仍然保持着多方面的能力，包括生殖能力。最近这几年来，她使这个高贵家庭中孩子的数量达到十二个之多。

那位大亨仍旧过着独身生活，象古罗马的安敦尼努们^①那样，以他的智慧，审慎统治着快乐镇。

堂娜阿古斯蒂娜·索利斯-蒙特斯·德·阿连德·埃尔阿瓜太太默默地遭受了几次打击，有一桩很重要的官司败诉了。她的收益比以前减少了一多半，现在，年收入最多不超过

① 指古罗马安敦尼努一家的七个皇帝。

一万二千里亚尔。收益虽然大减，结婚的欲望却变得十分强烈了。她一直在物色一个能给她带来宽慰的家庭伴侣。也许是因为找不到更合适的对象，她最后迫不得已选择了药店老板堂波利卡波。堂波利卡波虽然相貌丑陋，但人很精明，言谈诙谐，凭他的口才赢得一个有天资的女人爱上他，任何人都不会感到惊奇的；更何况，堂娜阿古斯蒂娜本人又很得意，因为她和一个固执的光棍结婚煽起的厌恶情绪已经被她驱散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她还把一个步入迷途的不敬神明的人拉入了教徒的行列，此人现在每天都去望弥撒，严格履行各项戒规。

有人推测，自从堂娜阿古斯蒂娜对堂波利卡波有了好感之后，堂波利卡波大抵是这么想的：

“人类的演化过程经历了几百万年，经历了原子的偶然结合，经历了盲目的然而是一贯向完美状况的转化，才得以出现在我们的地球上。然而，无法解释和探明的是，经过了漫长的一系列变迁之后，我们这个星球上何以能够又出现了一个象堂娜阿古斯蒂娜这样一个如此娴雅迷人、具有如此敏锐的智力、温和的性情、杰出的口才、能把我头脑里和心中的愿望愉快地接受和传播出去的哺乳动物的。如果没有一个操纵一切、知识极其渊博的人格化了的上帝的话，那么，这个哺乳动物能保持着一万二千里亚尔的收入、能穿戴得这般雅致、漂亮和讲究，那事情就越加不可思议了。一方面，为了创造法律，维持和平，促进农业，使人类享有遗产和私有财产，社会是一代代发展了；另一方面，只要悉心研究一下政治经济学就不难明白，这发展中也包含着商业、工业、纺织业、服装业、皮革业以及其他许多最新发明中出现的无数奇迹，比如劳动的分工，

一种商品的价值,并以此为标准定出其他商品的价值,这大大方便了流通和交换,特别是作为这种价值的补充的更精细的发现,就是说标志着值多少钱,不值多少钱或分文不值的所谓信用;不过,这种信用是很难获得的,我本人就缺少信用,尽管我很希望得到它。如果把所有这一切看作是意外,那是荒谬的,因为第一因^①是先于一切的十分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给了人类最初的动力,为人类指明了道路,并引导人类在没有尽头的发展之路上行进。”

这大概就是堂波利卡波的想法,并由此开始信奉上帝,变成了教徒。

为了讨得堂娜阿古斯蒂娜的爱,为了表示他新生的信仰,他剪去了那根魔棍——小指指甲,再也没有用它发电、产生磁力,也没有用它点燃油灯或使试管发生电火花。

堂波利卡波剪去指甲,无异于斗牛士退出斗牛场去过安逸的生活。

由于堂娜阿古斯蒂娜用剪刀剪去了他的长指甲,魔术的和神奇的力量便从他身上消失了。堂娜阿古斯蒂娜已经成为新参孙的大利拉^②了。

堂娜阿古斯蒂娜把指甲当做战利品,为了显眼起见,把指甲放在底下衬着紫红色缎子的镜框里,挂在卧室的墙上。

堂娜阿古斯蒂娜很想在指甲下方加一篇说明文字,并请了堂安德烈斯来做这件事。我们已经知道,堂安德烈斯博学多识,又爱捉弄人。他眉头一皱,想到了拿破仑一世在其生命

① 第一因,哲学术语,指上帝。

② 参孙和大利拉都是《旧约圣经》故事中的人物。参孙是力大无比的勇士,大利拉是他的情妇。

的最后几年中有过令人瞩目的变化；他认为堂波利卡波身上的变化具有不亚于拿破仑一世变化的意义。于是，他把孟佐尼^①的诗借用了来，端端正正地写在指甲下方，并用玻璃保护着：

你貌美，你长春，你慈善，
信念伴随着你，
永远生活在人间，
请把我的话记心里。

高个儿女人胡安娜看到女儿女婿美满幸福，心中格外欣喜。她特别钟爱两个外孙。不管他们言行是多么笨拙可笑，她都不绝口地夸赞。

为了让孩子们长得健壮，胡安妮塔断奶之后，她给孩子喂些灌肠、香肠和猪肝。

尽管胡安娜年纪一天大似一天，但她依然下厨房做饭炒菜。她继续到几户人家做工，制做香肠，槲棒肉，熬葡萄汁，做糖果；她在地方风味上有所创新，引进甚至发明了两三种菜肴，令镇上讲究吃喝的人赞不绝口。

安塞尔莫神父已经很老，且体弱多病，但他一心希望来世生活美好，心情又愉快又平静。胡安妮塔没有去当修女，他非但没有感伤，反而感到高兴，因为他很喜欢她。看到她那副漂亮的面孔，听到她甜蜜的声音和机敏的谈吐，他简直如醉如痴了。

^① 孟佐尼(1785—1873)，意大利作家。

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堂娜伊内斯，因为她非常虔诚，而且精通神学。

最后，我的新当选的议员朋友也常常向镇上人打听并且经常得到安东努埃洛的消息。那位大亨强迫他迁到拉普拉塔河之后，他经商了，很快就发了迹。为节省三四个杜罗，他从来没有去领事馆注册，却经常到办事处去，请求西班牙通过外交途径为他在阿根廷受到的侮辱和损失向阿根廷政府提出抗议，并且要求该国政府给他一笔数目可观的赔偿，否则，他要轰炸阿根廷。可是，他没有得到分文，也没有轰炸成，自己反倒信誉扫地，落了个坏名声，最后不得不明智地离开阿根廷跑到了古巴。在哈瓦那，这个面色红润的英俊的白种青年很快赢得了一位深褐色的女产业主的那颗多情的心，跟她结了婚。他生活非常豪华，经常宴请宾客，乘坐双轮马车，在穿得跟萨瓦^①女王一样华丽的妻子陪同下外出兜风。他们开始欠债，抵押房地产，最后债台高筑。据说，为摆脱困境，自我安慰，他现在已经成为古巴这颗安的列斯群岛的珍珠的独立运动的拥护者，而且正梦想着象弗朗西亚博士在巴拉圭，罗萨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福斯蒂诺一世在海地那样，即使用黑烟把脸抹黑，也要在自由的古巴当一名独裁者，而且，已经正正经经地拟定好了一个许多人认为错误百出的方案，实际上也许并非如此。他希望通过解放运动党人和劳动者冻结它的全部财产，据说，这样他就可以跑到纽约去，变成伟大的共和国的公民，成为西班牙的科里奥拉诺^②，迫使他的可憎的祖国给他一笔头等赔款。即使把以耐心和半强制手段从西班牙榨取的

① 萨瓦，今属也门。

② 古罗马将军。

五分之四赔款让给在波托马克河沿岸的劣等，或者说第五等级的法布里西奥^①、辛西纳托^②和卡顿^③们，那最少还能得到五分之一的钱呢；靠着这五分之一的钱，他照样能象王子一样住进第五街的一所豪华住宅，让他的褐色夫人在那里出人头地。当然啦，她那时就该象一位优雅风趣健谈的英国贵夫人那样，用莎士比亚和弥尔顿^④的语言说话了。

太阳东起西落，
照耀着肥土沃地，
一年四季，
人人欢喜，
因为明亮的阳光
伴随着我和你。

①② 古罗马最高执政官。

③ 古罗马政治家。

④ 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政论家。

译 后 记

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西班牙文学史上小说创作的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内同时出现了几个驰名欧美文坛的优秀作家,胡安·巴莱拉便是其中的一个。

一八二四年十月十八日,巴莱拉出生于西班牙科尔多瓦省卡布拉市的一个望族家庭,父亲是海军军官,母亲是女侯爵。因其父亲工作地点的变化,巴莱拉幼年曾辗转生活多处。在马拉加读完中学后,他先后在圣山学院、格拉纳达大学和马德里大学攻读法律,最后毕业于格拉纳达大学。上学期间,巴莱拉在格拉纳达的几家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些诗歌。一八四四年,他父亲拿钱为他出版了诗集《诗的小品》,诗集没有什么反响。大学毕业后,巴莱拉于一八四六年进入马德里,企望在政界或文坛有所成就。一年之中,他虽然结识了不少显贵和文人,但事业上进展甚微。为了他的前途,他父亲通过朋友的关系使儿子成了西班牙驻意大利使馆的外交随员,谋到了这份不给薪水的差事。巴莱拉于一八四七年赴任,在驻意大利使馆待了近三年。一八五〇年,他被调到西班牙驻葡萄牙使馆当外交随员,这时他才有了薪金。一八五一年,他去西班牙驻巴西使馆工作。一八五三年,他回到马德里,开始在报上发表散文,为《两世界杂志》和《伊比利亚半岛杂志》撰稿。从一八八四年到一八九五年他先后担任西班牙驻葡萄牙、美国、比利时、奥地利等国的大使。在驻外使馆

任职期间，巴莱拉写下了大量书信体裁的散文和文学评论文章。成千篇书信体文章，几乎构成了他一生的内心独白，把在异乡的见闻、感受和他个人生活中的一些际遇表达得淋漓尽致，其中尤为人称道的是《美洲通信》。就小说创作而言，巴莱拉五十岁之前虽有试笔，但无所成就。然而，同时代的人对他的为人都很尊重，所以他从一八六二年起便当选为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在国内他还曾当选为国会议员、部长等职务。

五十岁那年，巴莱拉发表了头一部长篇小说《佩比塔·希梅尼斯》，获得极大成功，受到国内外的普遍好评。此后，长篇佳作相继问世，晚年双目失明后仍坚持口授写作，直到一九〇五年四月九日去世。主要作品有：《佩比塔·希梅尼斯》(1874)、《小浮士德博士的幻想》(1875)、《门多萨骑士》(1877)、《聪明过了头》(1878)、《堂娜卢斯》(1879)以及《高个儿胡安妮塔》(1895)等。

巴莱拉的几部主要作品都有较积极的社会意义，写作方法也各有特色。从艺术欣赏的角度看，《佩比塔·希梅尼斯》和《高个儿胡安妮塔》的价值要更高一些，尽管两者的风格不一。如果说前者是以心理描写见长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以情节和人物塑造取胜的。

《高个儿胡安妮塔》是一部爱情小说，写的是快乐镇的秘书与平民姑娘胡安妮塔之间的一段爱情故事。快乐镇的秘书堂帕科是个五十出头的鳏夫，他性格随和，谈吐诙谐，忠于职守，非常能干，深得上司和百姓的喜爱，掌管着镇上的实权。几次偶然的相遇，他爱上了平民少女胡安妮塔。胡安妮塔是其母胡安娜与一位骑兵军官的私生女。她出生后，母女相依为

命，凭着母女俩的勤劳能干，家境才逐渐好转。堂帕科爱上胡安妮塔的消息传开后，首先是他的女儿、嫁给了本镇贵族之家的堂娜伊内斯怒不可遏；接着，胡安妮塔又因为穿了一件堂帕科送给她的漂亮的衣服参加圣周活动而遭到教区神父含沙射影的指责，激起全镇人对胡安妮塔的不满，胡安妮塔的处境非常难堪。这些反而坚定了堂帕科要娶胡安妮塔的决心，他跟女儿彻底摊牌，吵了一场，回家后立即写信向胡安妮塔正式求婚，却遭到了胡安妮塔的拒绝。这时的胡安妮塔对堂帕科虽有好感，却没有爱情，同时考虑到他们如果结婚将会使堂帕科和她本人陷入非常困难的处境，因而她理智地说服母亲，拒绝了堂帕科的求爱，并且从此处处谨慎从事，过着适合自家身分的简朴生活，使人们逐渐消除了对她的坏印象。同时，她还利用替堂娜伊内斯家做衣服的机会，接近堂娜伊内斯，渐渐博得她的同情和好感，成为堂娜伊内斯不可缺少的女伴。堂娜伊内斯认为，胡安妮塔太漂亮、太善良了，当地没有什么男子能与她相配，提议她去当修女，一切费用由她负担，胡安妮塔对此不置可否。这期间，堂娜伊内斯为了让其父亲堂帕科打消对胡安妮塔的念头，创造了让堂帕科与本镇一位富有的年轻寡妇阿古斯蒂娜接触的机会，企图让他们成亲。胡安妮塔这时真的爱上了堂帕科，生怕堂帕科被阿古斯蒂娜夺走，心情极不平静。经常去堂娜伊内斯家聚谈和打牌的大亨对胡安妮塔一直垂涎三尺，纠缠不休。一天晚上，他在堂娜伊内斯家的门厅里又遇上胡安妮塔，顿时兽性大作，搂住她求欢，正好被刚进门的堂帕科撞见。于是，绝望之下，堂帕科连夜出走，镇上人个个莫名其妙，唯有胡安妮塔明白其中原因，知道堂帕科仍一心爱着她。胡安妮塔悲痛万分，向母亲吐露了她对堂帕

科的一片深情。堂帕科在野外迷迷糊糊闲逛了两天两夜，第二天的夜里，他在野外一所庄园看守的小屋子里抓住了自幼与胡安妮塔为友，现已沦为强盗的小伙子安东努埃洛，搭救了店老板堂拉蒙，三人连夜返回镇上。这时，胡安妮塔设计制伏了大亨，让堂娜伊内斯无话可说。她得知堂帕科回家后，立即赶到他家里，表白了真挚的爱情，不久两人结婚，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

在《高个儿胡安妮塔》这部作品中，巴莱拉塑造了一个劳动姑娘的优美形象，同时，通过对她的对立面的描写，抨击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由等级观念和宗教信仰而产生的一些偏见和邪恶现象。

小说的主人公胡安妮塔是个漂亮的平民少女，她出身卑微，又系私生女，自然容易引起别人的歧视。然而，她具有劳动妇女的许多优秀品质。她勤劳善良，机智勇敢，冷静刚强，泼辣大方。这些优点，在她处理与堂帕科的爱情关系中都有充分的表现。

胡安妮塔出身卑微，社会地位低下，但是，她敢于藐视权贵，敢于与邪恶抗争，她不想利用自己的美貌改换门庭，也不想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处境。堂帕科向她正式求婚时，她的母亲胡安娜非常高兴，想通过这桩婚姻高人一等，压压众人的气焰。胡安妮塔虽然对堂帕科抱有好感，但是还没有产生爱情，或者说这方面的感情还很淡薄，因而劝母亲回绝了堂帕科。这一方面说明胡安妮塔处事冷静，同时也说明她尊重自己的感情，没有把社会等级看得多么重要。在处理与镇上最有权势的一男一女，即镇上的那位大亨和堂娜伊内斯的关系中，胡安妮塔的这种精神尤为明显，她顶回了大亨的百般纠

缠，最后又把他打倒在地；她先是不动声色地忍受了说一不二的堂娜伊内斯的专横，最后终于瞅准机会让她服服帖帖承认了她这个年轻的后妈，这对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的劳动女性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胡安妮塔不但勇于面对邪恶和权贵，而且她沉着冷静，颇有心计。她善于审时度势，变被动为主动。在处理与堂帕科的爱情关系中，她面临的对手是以堂娜伊内斯为中心的快乐镇的政、教权势。大亨也好，教区神父也好，他们与堂娜伊内斯的私下关系，我们没有必要细究，但有一点是明显的：他们对堂娜伊内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出于等级观念的偏见和继承遗产的私欲，堂娜伊内斯极力反对和阻挠其父亲与胡安妮塔的婚事，自然，大亨和教区神父都站在她的一边。而胡安妮塔的目的是，不仅要让婚事成功，而且要体面，还要力求不伤害堂帕科与大亨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平民姑娘来说，面对这样的对手，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谈何容易。然而，胡安妮塔却有软有硬，不慌不忙，终于一一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除胡安妮塔外，小说中的其他几个人物的形象也很生动。堂帕科的真诚、平和、厚道、能干；堂娜伊内斯的心术不正、专横霸道；教区神父的人云亦云；店主堂拉蒙的视财如命；药店老板的弄虚作假；甚至作品中寥寥几笔的堂娜伊内斯身边的那个包打听的女仆，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高个儿胡安妮塔》这部作品在塑造人物、写作技巧方面除了成功的地方以外，也有其若干不足之处需要指出：如作者企图把男女主角写成完人，对他们的优点和长处有时过分夸张，未免给人产生一点不太真实的感觉。特别是在塑造胡

安妮塔这个人物时，作者赋予了一种十分复杂的性格，这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一个平民少女的形象。此外，作者的本意是要把胡安妮塔塑造成一个纯贞的漂亮姑娘，比如写她在对堂帕科的感情不深时回绝他的求婚，写她敢于抵御大亨的纠缠等。但在写她处理与大亨的关系中，却使人感到，胡安妮塔虽然没有让大亨得手，却也没有让大亨彻底失望。这一情节的描写，不能不说是一处败笔。

《高个儿胡安妮塔》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欠缺地方，但总的说来，无疑是巴莱拉的一部成功之作。现在我把它从西班牙文本译成中文本出版，奉献给我国读者鉴赏。

因水平所限，翻译中差错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一九八六年十月于天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高个儿胡安妮塔

作者 = (西班牙) 巴莱拉著顾文波译

页数 = 2 6 2

S S 号 = 1 0 3 3 8 4 3 8

出版日期 = 1 9 8 7 年 0 2 月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正文